

| 康乃狄克州附身殺人紀實 |

審判魔鬼

THE DEVIL IN
CONNECTICUT

From the Terrifying Case File that inspired the Film "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1980 年代備受矚目的謀殺案

◆ 電影《厲陰宅 3：是惡魔逼我的》靈感來源 ◆

◆ 美國知名靈媒華倫夫婦探案紀錄 ◆

審 判 推 薦

翁煌德 粉專無影無蹤版主 | 苓菁 華文恐怖小說家

偷聽史多利 靈異驚悚 Podcast 節目 | 惡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誌 Podcast 節目 | 廖士涵《粽邪》系列電影導演

鄭印君 輔大宗教學系系主任 | 龍貓大王通信 影評

Gerald Brittle

傑拉德·布里特爾——著 聞翊均——譯

| 康乃狄克州附身殺人紀實 |

審判魔鬼

THE DEVIL IN
CONNECTICUT

From the Terrifying Case File that inspired the Film "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靈媒華倫夫婦的神祕事件檔案之一

Gerald Brittle

傑拉德·布里特爾 著 閻翔均 譯

或許有些時候，我會想要逃跑，我會感到害怕。但我靠著對上帝的信任堅守陣地。我可以在工作中感到神的指引。你必須相信你正在做的便是神要你做的事。

——羅琳·華倫

惡魔之力是非常難以對付的。那是一種不滅的力量，至今仍存在於人間。童話故事說的是真的，惡魔確實存在，上帝確實存在。對身為凡人的我們來說，命運取決於我們選擇跟隨的是惡魔還是上帝。

——艾德·華倫

引言

一九八一年二月，康乃狄克州一位名叫厄尼·夏恩·強森的年輕男子遭警方逮捕，被控謀殺。

在一般狀況下，當地媒體只會小篇幅報導此類犯罪案件，社會大眾很快就會把這件事拋在腦後。然而這個案件非同尋常，在一個月內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報紙頭版。這個謀殺案之所以會引來這麼多注意，是因為該名年輕男子聲稱他受到惡魔附身，所以不應該被判殺人罪——這是前所未見的辯護理由。

由於案件的基礎事實仍受到保密機制的限制，當時媒體並不知道，這起謀殺案其實是一樁可怕宗教事件的高潮，而且早在整整八個月前就已於該州布飛鎮揭開了序幕。

本書從令人不安的起源直至悲劇的結局，重新建構了整個布飛鎮附身案件。讀者可以尋找官方紀錄來證實書中提到的地點、人物、日期與事件。書中主要內容是由特定調查資料構成，這些資料來自此事件的受害者、本案的主要調查人員華倫夫婦，以及超自然現象發生當下拍攝的照片與影片。

此案之所以獨特且有別於其他案件，不只是因為黑暗的暴力邪靈對這個典型美國家庭的可怕攻擊，也因為精心策劃這場謀殺攻擊的並不是普通惡魔，而是位階很高的惡魔。這場攻擊的結果充滿了純粹的邪惡。這個案件是二十世紀的附身事件中，最糟糕的一件。

——傑拉德·布里特爾

一九八三年二月

惡魔附身是一種獨特的行為類別，唯有在上帝的特殊允許下才會發生……附身是一種粗略的擬態，一種在人間模擬出煉獄的體現，受到上帝旨意的允許；附身出現在人間的目的是要展現，當人類為黑暗的君主服務而非為天國的上主服務時，會變成什麼樣子。

——摘自《惡魔》（The Devil）

德拉伯特神父（Father Delaporte）著

巴黎，一八七一年

第一章

白色的教堂尖塔矗立在綠草如茵的山坡上，遠眺過去，就能看見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古樸又充滿歷史氣息的布飛鎮（Brookfield）。

這座高聳的尖塔是當地的公理會教堂，打從兩百多年前清教徒長老定居在這片地區時，尖塔就屹立於此了。

布飛鎮的歷史和美國歷史一樣悠久。這座小鎮見證了美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小鎮養育的世世代代投入了從美國獨立戰爭到越戰的每一場仗。

早在美國人寫下《獨立宣言》的七十五年前，殖民者就開始占領這個區域了。當地的早期居民大多都是農民，他們非常重視宗教——也就是強調地獄磨難的基督信仰。

最開始定居在這個區域的公理宗清教徒認為，聖經是不容挑戰的上帝救贖計畫，也是不容置疑的人類行為引導之書。他們為那些不接受「福音」的懺悔者建造了手足枷和鞭刑柱。因此布飛鎮在日後變成了善與惡的戰場，或許也能說是不出意料的事吧。

事實上當地人最開始建立這個社區的過程，就和宗教脫不了關係。一七五五年，這裡的信徒數量已經成長到足以獨立的程度了，於是這裡成了紐伯里堂區（Newbury Par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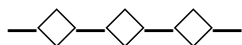
兩年後，在一七五七年的九月，這裡的第一座禮拜堂落成了，位置就在如今的布飛公理會教堂。這棟建築完工的那個秋日具有雙重特

殊意義，因為禮拜堂在這天完成了第一個重要任務，一位名叫湯姆士·布魯克（Thomas Brooks）的年輕神學院學生在這裡接受了神職授任。一七八八年，此地以這位神職人員的名字命名為布飛鎮。

湯姆士·布魯克和喬治·華盛頓同樣在一七九九年逝世，而布飛鎮則繼續繁榮發展。小鎮中央是一條付費公路，居民們沿著公路建造了豪華的住宅、學校、教堂、畜舍與磨坊。

當時的紐伯里堂區變成了如今的布飛中心區。乍看之下，這裡似乎在過去幾百年來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曾經的付費公路現在變成了二十五號國道，但沿路建造的白色木造房屋、矮柵欄和石製拴馬柱仍一成不變。春天一樣開滿了紫丁香與連翹花，秋天的景色依舊如火一般紅豔，而夏天每個溫暖的週六下午，山坡上都會迴盪著冰塊在琴通寧烈酒中撞擊的脆響。布飛鎮的生活總是平靜無波。

不過一九八〇年的夏天，一直生活在公理教會庇蔭下的一個安穩家庭，卻遇上了突如其來的可怕悲劇。



已經是傍晚了。

這天是一九八〇年七月一日。

響徹小鎮的渾厚教堂鐘聲宣告時間到了晚上八點。

在葛萊索家的後院，工頭決定要在今晚收工回家之前，多載運一卡車的土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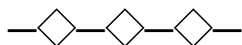
和煦的微風吹動了一株株高大的白樺樹，紅色的傾卸卡車倒退至土壤堆積成的巨大土丘旁。接著，黃色起重機將大量肥沃的康乃狄克州表土裝載進卡車中。

「把車開走。」工頭威嚴地說。

大衛·葛萊索（David Glatzel）慢慢將裝滿土壤的卡車從土丘旁往另一側移動，一邊製造出柴油引擎的低沉聲響，一邊把黑色土壤從他的雙腳左側載運到右側。

「大衛，」他的母親在後門喊道，「回家了，兒子。今天的遊戲時間該結束了。」

小男孩把卡車丟到一旁，整車的土壤都散落出來。「來了，媽咪。」他回答。



卡爾·葛萊索（Carl Glatzel）和茱蒂·葛萊索（Judy Glatzel）的家，是一棟二十五年前建成的淺棕色單層樓寬闊平房。他們在一九六九年從康乃狄克州諾瓦克（Norwalk）搬到這裡。葛萊索家距離著名的美國老公路國道七號不到一點七公里遠，房屋座落在山丘上，周

遭是占地一英畝的林地。從房子的正面看出去，天空、山丘和橘紅色夕陽所構成的如畫美景令人心曠神怡。

卡爾和茱蒂已經結婚二十七年了。他們養育了四名小孩。卡爾現年四十六歲，身材高大粗壯，蓄著茂密的灰色鬍子。他看起來就像聖誕老人和舒味思汽水（Schweppes）廣告中那名司令官的綜合版。卡爾是重型施工機械的專業技工，負責維護價格高昂的精密設備，他必須長時間辛苦工作，每天晚上都睡得很沉。卡爾的個性直率誠實，不能容忍任何懶惰與幻想的行為。雖然他的孩子很崇拜他，不過若他要孩子們跳到半空中，孩子們只有在取得他的同意後才敢落地。

茱蒂是位充滿魅力的女性，她留著一頭金髮，眼神深邃，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四十四歲還要年輕得多。雖然她的個頭嬌小纖瘦，但卻是名務實的母親。茱蒂的一生都圍繞著家庭打轉，她很喜歡身為家庭主婦的生活。儘管她說話輕聲細語，不過她敏銳的觀察力總是能突破他人心房，並且會在遇到謊言的第一時間將其拆穿。

葛萊索夫婦養育了一名女兒與三名兒子。二十六歲的黛比（Debbie）是長女，她下面有三名弟弟：十四歲的小卡爾（Carl Jr.）、十三歲的艾倫（Alan）和十一歲的大衛。

黛比的體型高挑結實，有一雙深邃的綠眼睛，還有一頭常常向後綁成馬尾的紅棕色長髮。她育有一名早熟的七歲兒子傑森（Jason），來自她在青少年時期的一段短暫婚姻。黛比的身高比母親更高，但外型與母親非常相似。

葛萊索家的三名兒子都和父親一樣體格健壯高大，不過他們的個性天差地遠。小卡爾熱愛機車與舉重，他和同齡的其他男孩一樣，已經等不及想要拿到駕照了。

艾倫則比較安靜深沉。他善於觀察，嗜好是攝影與家用電腦。全家人都預期艾倫將來會成為白領階級。

接著是大衛——圓滾滾的十一歲男孩，他就像是家中的小泰迪熊。大衛個性純真愛笑又討人喜愛，他喜歡戶外活動，時常在後院玩耍，指揮他的卡車與推土機車隊重新布置地景。

大衛回到家後，茱蒂立刻要他直接去洗澡。

「我洗完澡之後想看大力水手。」大衛跑到客廳告訴他哥哥。

艾倫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這天是伊朗人質危機的第兩百四十一天，電視報導指出大使館官員理查·奎恩（Richard Queen）有機會在當週回家。

在樓下的工作間裡，小卡爾正在幫忙父親修理一臺三百四十c.c.的雪上摩托車的引擎。他們一家人最喜歡的消遣之一就是騎雪上摩托車，家裡共有四輛車子。

黛比站在壁櫥前的一張椅子上，她身邊的地板上擺著一個半滿的紙箱。

「媽，你們還有在用這些白色的棉布窗簾嗎？」她問。

「你可以把窗簾帶走。」茱蒂回答。

黛比把窗簾遞給母親，茱蒂將窗簾折好放進紙箱裡。

黛比正在整理行李，她打算要在明天展開新生活。

當天深夜在男孩們都上床睡覺後，卡爾和茱蒂與女兒進行了一場漫長且嚴肅的討論。儘管黛比已經在外居住好幾年了，但這次搬家仍是非常重大的改變。她的父母想要確認她是否做出了正確決定。

黛比目前在一間狗舍擔任專業的犬隻美容師，工作地位於鄰近的紐鎮（Newtown），但她住在瑪麗·強森（Mary Johnson）家裡，地點在往南三十二公里遠的橋港市（Bridgeport）。瑪麗是離過婚的單親媽媽，獨自養育三名年輕的女兒和十八歲的兒子厄尼·夏恩·強森（Arne Cheyenne Johnson）。黛比已經和瑪麗同住四年多了。在這段期間厄尼和黛比墜入了愛河，計畫要在該年秋天結婚。

然而對於黛比與強森一家人來說，橋港市的生活逐漸變得難以忍受。不只是因為黛比得通勤工作，更因為橋港市是個犯罪猖獗的低俗城市。厄尼痛恨橋港市，希望能離開這裡。他一直都想要去更好的地區生活——不只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他的母親和妹妹。看著街上打架、喝醉的人與各種危險事件，他下定決心要離開這裡。

厄尼和黛比因此花了六個月時間在報紙上找房子，希望能在橋港市北邊的上費爾菲德郡（upper Fairfield County），找到一棟位於林地中的大房子，而且屋主還得接受租客帶著小孩與寵物入住。他們原以為不可能找到適合的房子，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末的某一天，他們在《橋港報》（Bridgeport Post）上找到了完全符合要求的出租廣告。

這棟房子與喧囂的郡道路相隔一座樹林，位於紐鎮上，距離布飛鎮的邊界不遠。那裡簡直就是完美的居住地點，他們想要的一切應有盡有，就連他們的邊境牧羊犬喬治也可以帶過去那裡住。

「這裡以後就是你們家了，」屋主用怪異的熱切態度告訴黛比，「我很希望你們住進來。」這棟房子會在七月空下來。

他們之所以決定要租房，是為了解決一些十分複雜的問題。瑪麗必須在沒有丈夫與子女贍養費的狀態下，獨自撫養她的三名孩子和一名九歲的姪女。正因如此，厄尼打從會走路的那一天開始就一直在扮演家中的男子漢。他是凝聚這個家庭的力量。他在高一時放棄讀書，幫忙支撐家中經濟。他還是孩子時就展現了極高的同情心與責任感，他用送報賺來的兩百五十美元替母親買了一輛老車，如此一來，母親就不需要每天為了去假日旅館當清潔工，而沿著高速公路走上四點五公里左右的路程。

如今四十二歲的瑪麗罹患了無法治癒的結腸癌，甲狀腺疾病使她的健康狀況變得更加複雜。他們一家人的目標是由厄尼和黛比外出工作，支付開銷，減輕瑪麗的負擔，讓她能夠休息和接受醫療照顧。厄尼和黛比決定要讓瑪麗住在主屋，他們兩人則一起住在增建的房間裡。

「你們的計畫聽起來很不錯，」卡爾告訴女兒，「但是你現在不但要養育自己的兒子，還要負擔三名年輕女孩、需要昂貴醫療照顧的婆婆、一間大房子、一份全職工作和你的先生。這可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知道，」黛比承認，「但除了我和厄尼目前還沒結婚外，搬過去之後的生活其實不會有什麼變化。我們不會因為搬家而花更多錢，而且市區也沒有厄尼能做的景觀工作。」

「好吧，那麼接下來我們談談你們的經濟狀況。住在那裡每個月要花多少錢？你們目前已經付多少錢出去了？」

「我們簽的合約是每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含所有水電雜支。如果我們除了房租還要另外支付油電等額外費用的話，我們不可能負擔得起。」她坦白回答。

「你們有簽書面合約嗎？」

「瑪麗今天會去簽約。」黛比告訴他。

「你們付了多少押金？」茱蒂問。

「一個月的房租，」黛比回答，「總共一千一百美元。」

「老天啊！」卡爾說，「你們哪來這麼多錢？」

「我們一起湊的，」黛比答道，「押金是厄尼和我的錢，瑪麗也用掉了她原本要用來付橋港市房租的錢。」

「你們把錢全都花光了，對不對？」茱蒂問。

「對，」黛比有些不情願地承認，「但厄尼找到工作了。他下個月開始做樹藝師的工作。在那之前他會和我一起到狗舍做兼職，而且他也有在接造景的個人案件。」

「你們現在的經濟負擔很高，為什麼不多等幾個月再搬過去？」茱蒂建議。

「媽，我們沒辦法再等了。我們已經付錢了，瑪麗也已經失去她在橋港市的房子了。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明天就搬家。」

「看來你們現在只能靠運氣了，」卡爾替她下了結論，接著拿出錢包，「但運氣沒辦法供你們吃喝。」他拿出五張二十美元遞給黛比：「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努力，但與此同時也讓我用這筆錢幫一點忙吧。你可以等穩定下來之後再還給我。我真的不希望你因為操之過急而打從一開始就走錯路。」

「爹地，謝謝你。」黛比真誠地感謝，「我真的很愛你。」

一家人的對話到此結束。

卡爾與茱蒂站起身，回臥室睡覺。

黛比則睡在沙發上。

他們不知道的是，這是他們這輩子最後一個平凡的日子。

第二章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週三，這天對黛比來說依舊有個平凡的開始。她早早起床，在後車廂裝滿衣物與紙箱，接著她往南駕駛三十二公里，到橋港市接厄尼、她的兒子傑森以及他們的牧羊犬喬治。到了十點半，他們已經沿著二十五號公路北上，往位於紐鎮的新家開去。

他們在接近上午十一點時抵達，把車子停在屋外的車道上，這時的氣溫已經達到攝氏三十二度，還在不斷上升。

「媽咪，我們以後就要住在這裡嗎？」傑森問，他興致勃勃靠在後座窗邊，驚奇地看著房子。

「沒錯，」黛比回答，「你喜歡這裡嗎？」

「喜歡！」他跳下車，沿著長長的泥土車道往屋子跑去，而活潑的牧羊犬則追在他後方。

黛比和厄尼也迫不及待下了車。厄尼是一位身材矮小、肌肉發達的年輕男子，留著一頭濃密金髮，平時總是輕聲細語。雖然他才十八歲，表情卻堅定有力。厄尼過去的生活並不容易，他透過不屈不撓的行為養成了如今的性格。對厄尼來說，日子似乎正在好轉。

厄尼和黛比站在車前觀察屋子全貌。這棟平房的外牆油漆是軍綠色的，百葉窗則是米黃色的。房子分成兩個部分：右邊是較大的主屋，左邊則是增建的房間，占地約一個車庫大小。周圍長滿了許多高聳茂密的橡樹和楓樹，附近的樹林隱約傳來鳥鳴的迴響。相較於橋港市的警笛聲與其他嘈雜的城市噪音，此處的寧靜氛圍顯得非常祥和。

厄尼和黛比在進屋之前，慢慢繞著屋子周圍走了一圈。他們的熱情逐漸染上黯淡的失望之感。到處都雜草叢生，後院也布滿了荊棘與樹叢。紅棕色的屋頂已經風化，很快就會需要修補。木構件的油漆紛紛剝落，整棟房屋的外牆油漆都已經乾裂了，需要重新粉刷。前門也因為日曬雨淋而顯得老舊。入口階梯兩側矗立著久未修剪的紫衫樹，遮掩了一部分的前側窗戶。

「比我原本以為的更糟。」厄尼承認。

「對，狀況真的不好，」黛比同意，「但我們可以在這個月底之前把房子全部整理好。而且房子裡面沒什麼問題。」

黛比接著對兒子說：「傑森，我們要進屋了。來吧。」

厄尼打開前門，他們一起走進了悶熱的屋內，裡面瀰漫著一股令人不適的霉味。

黛比打開一扇扇窗戶通風，厄尼則走回前門，拉開門叫狗進屋。他們的牧羊犬興高采烈跑上前門的階梯，然後就停住了。

「過來，好狗狗！過來！」厄尼再次叫喚黑白相間的牧羊犬進屋，但牠卻只是吠叫了幾聲就退回草坪中央。厄尼並沒有太過在意，他覺得大概是因為狗狗知道屋裡實在太熱了。

屋子裡面的狀況看起來算是不錯，不像外面顯然需要費一番功夫整理。

「目前都還行，」黛比向厄尼回報，「之前住在這裡的女孩子叫譚美（Tammy），她應該把全部的東西都搬走了。」

「她為什麼要搬走？」厄尼問。

「好像是跟離婚有關係。她沒辦法獨自負擔這裡的房租，帶著女兒搬回橋港市了。」

厄尼走到入口走廊底部，打開右側臥室的房門。黛比和傑森跟在他身後走進房裡，發現裡面擺著一張雙人水床，床頭裝了一面鏡子，這張床幾乎占據了整個臥室。

「哇喔！」傑森驚呼一聲，已經準備要跳到水床上了。

黛比抓住他的肩膀。「不可以，」她說，「這不是我們的東西，如果你把床弄壞了，我們可沒有錢賠償。不准上去！」

入口走廊的天花板上有一扇門，可以拉下樓梯通往閣樓，雖然此時房子裡的溫度仍然很高，但黛比在經過這扇門下方時卻感覺到一陣突如其來的涼意。

「你覺得怎麼樣？」厄尼詢問。

「我覺得我們該把車子裡的東西搬進來，把家具放好。」黛比回答得有些草率。

「不，我指的是你覺得住在這裡怎麼樣——而且還要為了這種地方付那麼昂貴的房租。」

「你是不是在發瘋？我們一定要在今天搬進來。現在！馬上！」

「黛比，你不需要用吼的。」

「我哪有用吼的？」

「黛比，你正在吼。」

「別再廢話了！該死！」她厲聲答道。

「我的名字不叫該死，說的也不是廢話。」厄尼抗議。

「你這該死的就是在說廢話！」她大吼，「別再囉唆那些狗屁了，我們得把車裡的爛東西搬進來！」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怎麼回事！我見鬼的好極了！你才該死的是在發什麼見鬼的瘋吧！」她怒不可遏。

黛比以前從沒有用這種態度說話過。厄尼盯著她看了許久，接著往停在屋外的車子走去。

沒多久後黛比走到外面，和厄尼一起把車子裡的紙箱搬出來。她覺得自己糟透了，對厄尼開口：「很抱歉剛剛對你大吼大叫。我不是有意的，真的。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

「你剛剛真的太誇張了，黛比。」

「厄尼，今天是全新的開始。拜託原諒我剛剛對你那麼大聲。甜心，你不會對我生氣的，對吧？」

「好啦，我沒有對你生氣，」他說，「我想我可能永遠也沒辦法對你生氣。我愛你。」

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厄尼、黛比和傑森努力整理行李。厄尼卸下車子裡的所有物品，接著把先前放在地下室的家具全都搬上來。他們的行李雖少，不過非常足夠了。

地下室有個用夾板圍出的隔間，看起來很適合當成儲藏室使用。不過那個隔間牢牢上了鎖，厄尼打不開。這和水床一樣有些惱人。

一樓則出現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在厄尼檢查地下室時，黛比發現瑪麗先前交給她的鑰匙沒辦法打開擴建房間的門鎖。她透過窗簾往內看，發現厄尼和她之後要住的房間裡面仍然擺滿了東西。雖然黛比原本就知道屋主的姪女一直住在這個房間裡，但她理應在七月一日把這裡清空才對。

在討論過這件事之後，厄尼和黛比決定要打給瑪麗。黛比在電話上得知，屋主在瑪麗簽下合約時告訴她，她的女兒改變計畫了，儘管她仍然因為健康問題要搬到美國西半部，不過要到七月中才能把屋裡的東西清空。厄尼和黛比簡直無法相信這件事。他們仔細考慮過是否要回到城市去，然而最後還是決定留下來，冷靜處理這個問題。

他們在十二點半回到主屋。黛比開始拆箱，把各式各樣的物品放進櫥櫃，同時厄尼開始刷洗浴室，傑森則在探索外面的林地。

黛比的母親茱蒂在一點左右抵達。茱蒂之前從沒來過這裡，她答應要帶午餐過來，下午幫忙他們整理新家。她也帶了大衛、艾倫和小卡爾一起來。

吃過午餐後，黛比和厄尼帶茱蒂參觀房子，詢問她的意見。

「你們為什麼沒有租下波次福（Botsford）那間比較漂亮的房子呢？」茱蒂拐彎抹角地回應，「那裡什麼都有：池塘、穀倉、造景、現代住宅。」

「那棟房子旁邊是墓園，」黛比答道，「而且附近其中一棟穀倉被燒掉了一大半。『燒掉的穀倉會為農場帶來霉運。』那裡不好。雖然我喜歡那棟房子，但我不想住在那裡。」

「好吧，黛比，我就老實跟你說——這個地方一點都不好。我不喜歡這裡！」茱蒂毫不遲疑，「這裡有種詭異的感覺。這不是個能讓人幸福的地方。」

「噢，媽媽，你會慢慢喜歡上這裡的。我知道屋子裡有點暗，需要一點熱鬧氣氛，但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你就會看到這裡變得截然不同。」

就在此時，他們兩人都因為地下室的門重重關上的聲響而嚇了一跳。關門的力道大得震動了窗戶。

「老天爺啊！」黛比大叫著把門打開，「立刻上來！快點！」

小卡爾、艾倫和大衛低著頭從地下室的階梯走上來，看起來彷彿在遊戲的戰場上被抓獲的戰俘。

黛比嚴厲地提醒他們，他們是來幫忙的，不是來玩的，並要他們去問厄尼有什麼事可以做。

對年輕的葛萊索家男孩們來說，厄尼就像他們的大哥哥。他們非常信任他。

厄尼分別指派了不同的任務給男孩們。小卡爾拿到了一把刮刀，負責刮開那些被油漆封起來的窗戶。艾倫拿到的是掃把，他負責掃地。大衛則被派去檢查所有衣櫃和櫥櫃，把不屬於這裡的垃圾通通丟掉。

男孩們紛紛開始執行自己的工作，他們不知道的是，他們的純真童年已經來到了盡頭。在接下來一個小時內將會發生一件意外，因而開啟了往後漫長且難解的地獄折磨，最後永遠改變了強森家與葛萊索家所有成員的人生。

有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裡一切都很平靜，接著屋裡較遠的房間突然傳出了一陣陣男孩們的嘻笑聲，打破了安寧的氛圍。不可避免地，他們還是發現了水床。大人們進房間後發現小卡爾、艾倫和傑森在水床上打滾，製造「海浪」。個性原本就比較膽小的大衛則不願意加入他們的打鬧，遠遠站在一旁看著。

在茱蒂的嚴厲制止下，男孩們跳下水床，依序走出房間，大人們緊跟在後。

不過大衛仍留在房裡。他走到床腳，發現水床的表面仍在輕輕起伏；接著他轉過頭看向窗戶，注意到外面正下著小雨。

突然間，大衛不可置信地感覺到有一雙巨大的手掌——像是成年男性的手——按住他的肚子。下一秒大衛就被往後推到了水床上。他背朝下倒在床上。

大衛身高一百五十公分，體重將近七十公斤，是個非常結實的孩子，想要將他向後推倒必須花上很大的力氣。

大衛立刻轉過頭，以為會看到傑森或他的某位哥哥逃出房間。

但他眼前卻不是預料中的景象。大衛轉頭想知道是誰推他的時候，驚訝得下巴都掉下來了。

在男孩後方的床腳邊，站著一名表情瘋狂又兇惡的男人，或者至少是個擁有男人外型的東西。這時大衛發現，他可以看穿這個男人！

大衛嚇得動彈不得。他不斷顫抖。那隻可怕的幽靈在他的注視下抬起一隻手臂，直直指向他。

大衛的心跳加速、身體打顫、腦袋一片混亂，眼睜睜看著那人形物體逐漸後退，消失到視野之外。冰冷的恐懼使男孩打了個哆嗦。

大衛慢慢下了床，從頭到尾眼睛都沒有離開那個東西剛剛出現的位置。他輕手輕腳地離開房間，視線一直沒有移動。

大衛站在客廳，只覺得腦中的思緒雜亂。他無法理解剛剛遇到的事情。他唯一能理解的就是他被嚇壞了，而這種驚嚇的情緒是真實

的。

當黛比把他叫過去，要他幫忙哥哥艾倫把紙箱搬進水床所在的臥室，大衛立刻倒抽一口氣大喊：「不要！不要！我不要回去那個房間！」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黛比問。

「我沒事，」他氣憤說完後直接略過她，走到茱蒂正在整理的廚房，「媽咪，我想回家。我現在就想回家！」

「大衛，再等一下。」她說話時眼睛仍盯著她正在刷洗的水槽。

「我現在就想回去！」他堅持，「我不想待在這裡。」

「大衛，我很遺憾你想回去，但是不行！」

大衛覺得既害怕又孤單，他跑到外面去，拒絕回到屋內。他和狗一起坐在前院草坪的樹下，天空正下著細細的雨。小男孩淚流滿面地回頭，看向那棟陰暗又令他害怕的房子。

與此同時，放了水床的房間又發生了另一件怪事。小卡爾和艾倫把紙箱搬進那間臥室，推到角落擺好。他們打算離開時，門卻自己關上了。無論他們再怎麼扭動或搖晃門把，都沒辦法把門打開。事情不太對勁。艾倫和小卡爾覺得自己被困在房裡了，開始大喊救命。他們的聲音理應在空蕩蕩的屋裡迴盪才對，但卻沒人聽見他們的叫喊。等到艾倫再次試著轉動門把，門把又恢復了正常。

「你沒有聽到我們剛剛在大喊嗎？」艾倫問黛比。

「沒有呀，」她說，「為什麼要大喊？」

「我們剛剛被鎖在臥室裡了。」

「真是棒透了，艾倫。你可真是太聰明了。」她諷刺地評論道，接著便走進她媽媽仍在整理的廚房中。

「大衛是怎麼了？」茱蒂問。

「我猜他大概是覺得無聊了。也可能是因為溫度太熱，他不太舒服。」黛比這麼回答她的媽媽。

茱蒂用沉默接受了她的解釋。

「你應該知道我幾乎整個下午都在這裡整理吧？」茱蒂出聲說道，「我把很多東西都打掃乾淨了——至少我把灰塵清理掉了——但這裡看起來仍舊黯淡無光。我先前在客廳不斷擦拭那面長鏡，我擦了又擦，擦到我的手臂都痠痛了，但鏡子仍然灰濛濛的，那種灰濛位在鏡子的深處；那面鏡子沒辦法映照出真正的景象。而且，我走到房子後面時，有種奇怪的感覺。你確定你真的想要住在這裡嗎？」

「媽媽，我什麼事情都沒辦法確定。我唯一知道的事情是這裡比橋港市好多了，而且我們已經花了很多錢在房租上。我們如今只能想辦法住下來了。」

就在這時，屋主的姪女敲響了前門。黛比開門讓那名年輕女人進屋。

「你好，我叫卡蜜拉（Camilla）。」她大約十八、九歲，留著一頭深金色的頭髮，身材纖瘦，長相十分漂亮。

黛比向卡蜜拉簡單介紹了自己和媽媽，她們彼此握手。

「外面那個小男生怎麼了？他常常這樣嗎？」卡蜜拉問。

茱蒂和黛比透過窗戶向外望，看到大衛背靠樹坐著，背對著房子。

「那是我弟弟大衛，他今天心情不好。」

「啊，一切都還順利嗎？」

「不，不太順利，」黛比說，「首先，我原本以為你早就應該要從那裡的房間搬出去了。」

「不，我很抱歉。我還沒把東西整理好，」卡蜜拉說，「可能要等到八月吧。」

「八月！但我們為了租下這裡付了很高的租金——而且我們租的地方也包括那間房間。」

「這種事麻煩你去跟我姑姑討論。」卡蜜拉回嘴。

「我們當然會跟她說。」黛比應聲，「還有，後面那間臥室裡有個水床，那東西什麼時候才能搬走？搬走之後我們才能把家具放進去。」

「我記得譚美說過，她明天會來處理水床。」卡蜜拉回答。

「那我們今天晚上要睡哪裡？」

「你們為什麼不睡在水床上？」

「我才不要睡在別人的床上，我只睡自己的床。你最好跟那個女生講清楚，要是她明天不把那該死的東西帶走，我會親自把水床丟出去，」黛比聲明，「另一件事——地下室亂七八糟的。那間儲藏室的鑰匙在哪裡？我們想要把東西放進儲藏室裡面。」

「啊，你們絕不能使用那間房間！」卡蜜拉驚呼，「沒有人可以進去那裡！」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我們可是付錢租下了這整個地方耶？」

「你們是租下這個地方——不是買下這個地方。更何況這又不是我的房子，這種事情你要去找我姑姑講才有用。我有事先走了。茱蒂，很高興認識你。」卡蜜拉從前門離開，回到了擴建的房間裡。

「太荒謬了，」眼淚在黛比眼眶裡打轉，「今天應該是個大好日子，但一切都糟透了。我今晚才不要睡在別人床上，更不用說睡在那個裝滿了臭水的雙人充氣床墊上！」

在屋主的姪女離開後，大衛走到前門。「我想要回家，」他堅持道，「我不想要繼續待在這裡了。我們可以走了嗎？」

「這真的太超過了！」黛比高聲大喊，「我沒辦法好好整理了。我甚至沒辦法好好思考。我要去跟厄尼說我們今晚不能睡在這裡。」

接著她要大衛進車子裡等她。

他們把房屋的門窗關好後，最後的任務是把牧羊犬喬治帶進屋裡，而厄尼不得不用抱的把牠抱進去。他們在廚房地板上擺了狗飼料和一碗水。厄尼和黛比打算當天稍晚再回來確認喬治的狀況，不過他們還是把地下室的門開著，以免遇到什麼意外。雖然他們很遺憾必須把喬治留在這裡，但他們知道喬治大概很快就會睡著了。

大人們把男孩集合起來，所有人一起回到了位於布飛鎮的葛萊索家。這是個困難重重又疲憊的下午，雨水使得溼氣更重，眾人的態度也變得陰沉。大衛是其中最糟的一個。他憤怒又暴躁，那天剩下的所有時間都一個人悶在臥室裡。

那天晚上吃飯時，儘管厄尼和黛比仍感到沮喪，但真正的問題卻是大衛。他以前總是愛說話又活潑愛笑，這天他卻沉默寡言，拉長著臉拒絕說話。每當有人試著想逗他開心，他都只會回以「別管我啦」或「我不想理你」。最後他直接起身離開餐桌，整盤食物連動都沒動。

最讓大衛困擾的是，他覺得沒人會相信他今天遇到的事。

然而當天稍晚，在其他男孩都睡著之後，大衛還是把這個祕密告訴了哥哥艾倫。

第三章

「艾倫？你睡著了嗎？」

「還沒，怎麼了？」

「我很害怕。我今天遇到了一件怪事。我想把這件事告訴你，但你要保證你不能笑我。還有，幫我開燈——小的那盞。」

「好，我保證不笑你。」他打開了燈，「你遇到什麼事？」

「艾倫，我今天在那棟房子裡遇到了很奇怪的狀況。」

「我也是。我跟小卡爾被鎖在有水床的那間臥室裡，我們完全出不去。門把壞了。但沒多久後門把又突然好了。」

「真的嗎？」大衛問，覺得鬆了一口氣。

「當然是真的！我們嚇壞了。你遇到什麼事了？」

「我也遇到了可怕的事。而且也是同一間房間！艾倫，我在那裡看到一個男人。但他不是真的男人——是一個男人的鬼魂。他把我推倒在水床上！」大衛提高了聲音，隨後又轉回輕聲細語。

「他長什麼樣子？」

「他是個老男人，穿的衣服很普通。但他看起來像個瘋子。艾倫，他後來伸手指著我，而且還說話了！然後他動了，就好像他是真的一樣。我的意思是，雖然他是真的，但他也會動。」

「大衛，你嚇到我了。」

「我也嚇破膽了呀，艾倫！所以我才把這件事告訴你。我一直想到這件事，根本睡不著。」

「你不是在騙我吧？我是說，你現在講的這件事真的很誇張。如果這是你編出來的故事，那就太……討人厭了。你懂嗎？」

「我才沒有說謊！那間房子裡真的有奇怪的東西。我從這裡就能看得到！」

「什麼意思？什麼叫做你從這裡能看到？你看得到什麼東西？」

「那東西和狗在一起，」大衛把手放在眼睛上，繼續道，「喬治在房子裡到處跑來跑去，牠快發瘋了。牠現在正在沿著階梯往地下室跑。」

「你現在可以看得到那間房子裡面？坐在這裡就看得到？」

「艾倫，我能看得見整棟房子。」

「天啊。大衛，這件事情很嚴重。你確定嗎？我的意思是說，你真的很確定你確定嗎？」

「對，我很確定。」

「好——你說喬治在那裡到處亂跑。那厄尼和黛比呢——還有瑪麗跟其他女孩呢？他們明天就要搬進去了，他們也可能會遇到那個東西。」

「我從來沒想過這一點，」大衛心中出現了新的恐懼，「我得把這件事告訴他們才行。」他一邊思考一邊說：「但要怎麼做才好呢？雖然你相信我，不過他們一定會覺得我瘋了。」

「他們不會那麼覺得，」艾倫說，「我不會讓他們那麼想的。我們只要把事情發生的經過照實說出來就好了。」

大衛和艾倫走到了廚房。厄尼和黛比坐在桌前，茱蒂也在。艾倫率先開口：「大衛有事想告訴你們，他不是在開玩笑，你們應該要相信他說的話。大衛，說吧。」

「你們今天下午有把傑森、小卡爾和艾倫趕出有水床的那個房間，你們還記得嗎？」

「記得。」他們一起回答。

「你們走出去之後，臥室裡只剩我一個人。我走到窗邊，站在那裡，然後我感覺到有一雙手壓在我的肚子上，就像有人把你推進游泳池的時候一樣。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什麼都沒看見——至少當時還沒。然後他更用力地推了我一下，我就往後跌到水床上了。」

「誰？你說是誰把你推倒在水床上的？」茱蒂皺起眉頭。

「一個老男人。他有點像是鬼魂還是什麼的。」大衛說。

「大衛，你是不是剛剛做了這個夢，在醒來之後想把這個夢告訴我們？」厄尼問。

「不是，這不是夢。我說的事情不是今天晚上發生的，是今天下午發生的。」大衛回答。

桌邊的三個大人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就只有這件事嗎？我是說，你還有遇到別的事情嗎？」黛比問。

「有，還有別的事情。」大衛說，「我現在就能感覺到。」

「好了，別再說了！」厄尼命令，「你說的話一點道理也沒有。你從頭再說一遍。你是想告訴我們，你在那間房子放了水床的房間裡看到了鬼魂？」

「對。」

「你看到鬼魂幾次？」

「一次。但我現在也能看到他。」

「你能看到他？鬼魂在這裡嗎？」厄尼問。

「不是這裡。鬼在有水床的房子裡。」

「它長什麼樣子？」

「他的頭髮是灰色——不，白色的。他還留了小鬍子——白色的鬍子。他的右眼旁邊有一個痣。」

「就這樣嗎？」茱蒂詢問，「你只能看到他的頭嗎？」

「不只，我能看到他整個人，」大衛開始描述，「他穿著紅色的普通短袖上衣。右邊的袖子被扯壞了，破破爛爛的。他的褲子也扯壞了。那件褲子是老舊的藍色牛仔褲，洗到發白的那種。褲子的左邊膝蓋那裡有個破洞。我剛剛跟艾倫說過了，我覺得他很可怕，他看起來瘋瘋癲癲，感覺他可能會傷害我。」

「他是實體嗎？還是透明的？」厄尼問。

「什麼意思？」大衛反問。

「你能透過他看到後面嗎？」他母親告訴他。

「我可以透過他的身體看到一部分的房間，但沒辦法全部看清楚。他大部分的身體是實體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大衛繼續道，「他就只是站在那裡，好像他想要我看見他一樣。我一開始以為他不會動。但他很快就開始移動他的手臂，左手臂。他把手臂抬起來，用手指著我，還一直盯著我看。」

「然後呢？」茱蒂問。

「然後他跟我說話。他用手直直指著我，然後說：『當心！』」

「當心？」茱蒂不可思議地複述。

「這真的太誇張了，」黛比宣布，「艾倫，你們是在惡作劇嗎？這一點也不好笑！」

「他說的都是真的，」艾倫說，「他告訴你們的事情比他告訴我的還要多。」

「大衛，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厄尼問。

「後來其實就沒事了。他就只是往後退，然後就消失了。」

「除了『當心』之外，他還有說別的話嗎？」艾倫問他弟弟。

「沒有。他只說了那句話——至少下午的時候只說了那句。」

「什麼意思？」茱蒂的聲音顫抖著，「那個東西後來還有繼續跟你說話嗎？」

「有呀，媽媽，這就是他要說的最後一件事，」艾倫指出，「大衛說他現在就能看見房子的裡面。」

「我還能做到其他事情。」大衛臉色陰沉。

「什麼意思？你還能做到什麼事？」茱蒂追問。

「媽，你冷靜點。」艾倫打斷她。

「夠了！」厄尼厲聲道，「我希望你把剩下的事情說清楚。我要知道那邊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不想坐在這裡。我想坐在沙發那邊。」大衛逐漸變得暴躁。於是所有人都順他的意思站起身，移動到客廳去。

「這樣可以了嗎？」厄尼問，「大衛，繼續說。它是在什麼時候跟你繼續說話的？這件事跟喬治又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艾倫，因為他告訴我，不要把他在這裡的事情告訴其他人，」大衛說出了實話，「這是他之前告訴我的，就在我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之前。」

「誰告訴你的——那個老男人嗎？」茱蒂問。

「他現在已經不是老男人了。在太陽下山之後他的樣子就變了。他現在長得不一樣。我看不太清楚。但現在他的身體全部都是紅色的，臉又大又白，眼睛是黑色的。他的額頭上長出了角。」

「上主啊！」茱蒂因為大衛的描述而嚇壞了。

茱蒂緊張地掏出一支菸，拿起了咖啡桌上的打火機。在她點燃打火機時，火焰瞬間燒到了天花板那麼高。火焰在一秒後就消失了，所有人都驚疑不定地看著打火機。

「它就在這裡！」艾倫大喊。

「不，它不在這裡，」大衛冷靜回答，「它還在有水床的那間房子裡。」

「大衛，你說他叫你不要跟我們說話。那他還有告訴你其他事情嗎？」厄尼問。

「有，」大衛不情願地說，「他要我……要我把臥室的聖彌格爾圖卡拿下來。他還想要我們把房子裡的所有十字架都拿走。他告訴我

如果我不照做的話，他就要懲罰我。」

「嗯，原來是這樣，」茱蒂沉思，「你有照他說的做嗎？」

「沒有，」大衛說，「我才不會那麼做。」

「那喬治呢？」艾倫問弟弟，「你剛剛有說喬治被嚇到了。」

「你怎麼會知道這件事？」厄尼詢問，「而且如果那個東西不在這裡的話，他要怎麼跟你說話？」

「因為我沒辦法控制這件事，厄尼，」大衛誠實告訴他，「只要我閉著眼睛，就能看見有水床的那間房子，就好像我在那裡一樣。把手蓋在眼睛上也會出現同樣的狀況。」

茱蒂和黛比沒有再提出其他問題。她們並肩坐在沙發上，手挽著手，因為剛剛聽到的話而恐懼。厄尼再次鎮定下來，但連艾倫也開始害怕了。

「大衛，如果我現在要你把手放在眼睛上的話，你能看到喬治嗎？」

「可以，」大衛回答，「但我不想把手放在眼睛上。我不想看到那個鬼魂。」

「好，」厄尼應道，「但你能把你之前看到的跟狗有關的事情告訴我嗎？」

「牠先前去了地下室。牠一直用力抓樓下那個上鎖房間的門。鬼魂就是從那裡來的。牠抓得太用力了，所以爪子都流血了。那個鬼魂一直在樓下房間和水床之間來回移動。每次喬治看到他，牠的眼睛就會變紅，然後一直轉圈圈。牠也從屋裡抓了前門。我知道的就只有這些了。」

「厄尼，我們不該搬進那間房子，」黛比驀地說，「我們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的東西全都從屋裡搬走。我明天一起床就會打電話給你媽媽，跟她說不要搬過去。我們可以把錢拿回來，找別的住處。」

在黛比說話的期間，大衛一直盯著虛空中的一點。接著他說：「他——我是說那個鬼魂——剛剛告訴我，你不准告訴瑪麗·強森任何事情！他不要……」

「別說了！」茱蒂要求，「什麼『鬼魂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

「我忘記告訴你們了，」大衛嚇了一跳，「他跟我說話的時候，我都能聽得見，就算我看不到他也一樣。」

「啊，我很抱歉。請你原諒我。我沒有發現這件事，」茱蒂反諷道，「原來那東西現在正在控制你的思想呢！」

「不，不是這樣的，」大衛回答，「我只是能夠聽見他說話而已。」

「這件事跟我媽媽有什麼關係？」厄尼插話。

「鬼魂說瑪麗·強森不能知道他的存在。他說瑪麗是他的。他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插手干預她的事情』了，他說他會擊垮她；他要瑪麗·強森替他行事。」

大衛說的話讓所有人都嚇得目瞪口呆。

黛比用乾啞的聲音說：「如果這些事情都是真的，那麼我就更不可能讓瑪麗和三個小女孩搬進那個.....那個房子裡。」

大衛立刻回答：「他想知道你是不是在質疑他。」

「他想知道我是不是在質疑他？」黛比嘲弄地重複，「我可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鬼魂剛剛說，只要你跟瑪麗·強森說了任何相關的事情，你就一定會後悔。」

「哦？是嗎？」黛比說，「那鬼魂打算怎麼做？」

大衛再次立刻回答：「他說，如果你告訴瑪麗他在那裡的話，你就會在明天午夜之前瞎掉。」

「上主啊。」茱蒂喃喃自語。

「我不知道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黛比表示，「事實上我覺得自己好像處於陰陽世界的中間地帶。但就算我真的處於這種地方，我也不會讓頭上長了角、不喜歡十字架又威脅要把人弄瞎的鬼怪對我下指令，告訴我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他在嘲笑你，」大衛轉述，「他說：『你明天就會知道了。』他會在明天下午三點把水床弄壞。他說：『賤人，帶上你的拖把吧！』」

「大衛・麥可・葛萊索！」茱蒂大喊。

與此同時，厄尼開始劇烈發抖。「我剛剛感覺到一股宛如死亡的恐怖寒冷，」他解釋，「現在那種感覺已經不見了，但在剛剛那幾秒鐘的時間裡，我覺得身體一點溫度都沒有。」

「是那隻鬼魂做的，」大衛指出，「他說他這麼做是為了讓你知道，現在誰才是老大。他還說，如果還有任何人表現出魯莽無禮的行為，那麼這間房子裡將會出現連綿不絕的極端騷亂。」

「魯莽無禮？」黛比的語氣滿是不可思議，「連綿不絕的極端騷亂？」因為有輕度的學習障礙，大衛在學校參加了特殊閱讀班，而且單字並非他的強項。「大衛，你是從哪裡學到這些詞語的？」

「那些都是他的用詞，不是我的，」大衛回答，「我只是把他對我說的話告訴你們而已。」

「大衛，連綿不絕是什麼意思？」黛比問。

「我不知道。」他回答。

「那極端騷亂又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啦！」大衛怒氣沖沖地回話，他對於自己在單字方面的障礙十分敏感，「我跟你說的話全都是他告訴我的。」

「夠了！到此為止！」茱蒂說，「我不想要再聽到任何有關鬼魂的話題了，任何鬼魂都不行！大衛、艾倫，上床睡覺。我是要你們睡覺，所以不准聊天。到了明天，這場莫名其妙的混亂就會結束了。」

第四章

一九八〇年七月三日週四，葛萊索家的大人們對大衛提出了三個關鍵問題。

「大衛，你還記得我們昨天晚上談了什麼事嗎？」黛比問。

「記得，我們談了那個鬼魂。」

「沒錯，不過你昨天跟我們說的都是實話嗎？」

「都是實話。」大衛說。

「那個東西、那個怪物今天也在那棟房子裡嗎？」

「對！他還在那裡。他知道你們要過去。」

厄尼站在廚房聽他們說話，黛比轉過身對他說：「我覺得我們不該搬過去。有時就是會發生這種事。而且大衛沒有說謊。他根本不懂這一類的事情，他甚至連恐怖電影都不敢看。」

「黛比，我也覺得他沒有說謊，可是我還不打算認輸。我們已經付出太多了。這件事一定有合理的解釋。」

「好吧，那你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看看。」黛比示意。

「好，」厄尼說，「大衛，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希望你能誠實回答我。」

「好的，厄尼，」大衛應聲道，「但我先前說的話也都是誠實的。」

「我相信你。但還是請你回答我的問題——一定要誠實。無論你說什麼，我都不會把這件事告訴其他人。現在市面上有些藥物能讓人說出你說的那些話，甚至看見你說的那些東西。所以我需要你直接告訴我，你昨天有沒有在房子裡找到什麼藥物，然後不小心吃下去了？」

「我沒有，厄尼。就算我發現了藥物也不會吃。我是說真的。我把這件事告訴你們，是因為我覺得這麼做是對的。那個鬼魂甚至還說如果我告訴你們的話，他就要懲罰我。我是在幫你們。」

「我知道，大衛，你很棒，是我們的夥伴。我相信你，」厄尼解釋，「如果我剛剛說的話讓你覺得被冒犯，我在這裡跟你道歉，但我必須跟你確認這件事才行。」

「我現在可以出去玩了嗎？」

「好，你可以出去了，謝謝你。」

「你怎麼想？」黛比問。

「我不知道，」厄尼回答，「我從沒聽過這種事。」

「我等一下要打電話給你媽媽，」黛比接著說，「打完之後我們再去那棟房子那裡。」

黛比打了電話到橋港市給瑪麗，但沒有人接電話。厄尼和黛比認為瑪麗應該已經前往他們的新租屋處了，所以立刻開車出發。

不過他們抵達時瑪麗還沒到。他們走到前門，預期會聽到牧羊犬喬治開始大聲吠叫。但裡面靜悄悄的。他們在客廳發現喬治靜靜躺在地上。牠的毛亂成一團，沾滿了灰塵，嘴巴周圍都是結塊的唾液，牠失禁了，腳掌上還都是血跡。這隻可憐的牧羊犬顯然度過了痛苦的一晚。

厄尼小心翼翼往牧羊犬走去，不太確定牠會作何反應。但喬治只是舔了舔厄尼的手。牠右腳的爪子仍在流血。厄尼難過極了，他把喬治帶到屋外呼吸新鮮空氣。

厄尼回到屋裡時，黛比指了指前門內側。上面布滿了凌亂的爪痕，地板上還有斑斑點點乾涸的血跡。大衛的不祥描述變得越來越可靠了。

他們到地下室檢查，發現正如大衛所說的，儲藏室的門上確實有爪痕。他們的牧羊犬昨晚不斷抓搔門的下緣，顯然想要進去儲藏室裡。

「你覺得儲藏室裡有什麼？」厄尼開口。

「厄尼，算了吧，別想這件事了，」黛比說，「我們直接上樓把東西搬回去吧。昨天我媽媽跟我說這裡不是個幸福的家，她說得沒錯。大衛也說得沒錯。目前只有狗遇到可怕的事件，我們已經算幸運了。」

厄尼沒有告訴黛比，他們一起站在地下室時，他清楚感到有手指在他肩膀上點了兩下。

回到樓上的客廳後，他說：「我們去隔壁找屋主的姪女談談，然後再想辦法弄清楚我媽媽去了哪裡。我們一定得把錢拿回來，否則我們就什麼都做不了了。」

就在這時，瑪麗把車開進了車道。她的三名年輕女兒和她一起坐在前座，後座與後車廂裝滿了紙箱和行李箱。女孩們興高采烈，瑪麗也一樣。她們一直都在期待這一天。厄尼和黛比並沒有太過突然地把這個消息告訴瑪麗，他們一開始先問了房屋合約的內容。

「你已經簽下合約，也把全部錢都付給房東小姐了，對嗎？」

「沒錯。」瑪麗說。

「你有拿到收據嗎？」厄尼問。

瑪麗翻了翻皮夾，掏出房租的收據給他。「她不願意給我保證金的收據，」她解釋，「而且還有一些別的問題。雖然租約上面寫明了租金包含水電等費用，但後來屋主卻告訴我，我們得額外支付那些費用，不包含在租金裡。」

厄尼和黛比接下來花了十五分鐘，詳細解釋他們為什麼不該租下這棟房子。他們指出擴建的房間尚未清空，而額外的水電等費用會使得每個月的支出多增加兩百美元，最後他們告訴她大衛遇到了什麼事。他們強烈要求她重新考慮搬過來的決定，希望可以一起找到拿回租金的方法。

厄尼和黛比原本以為瑪麗能理解這件事。不幸的是，瑪麗根本不明白。

「我真是不敢相信你們竟然這樣子對我，」瑪麗說，「我可不會相信大衛說的故事；我覺得他在說謊。或許你們改變主意所以不想租這棟房子了，但我可沒有改變主意。我現在就要搬進去。而且現在我已經沒有地方住了，我把全部的錢都花在這裡。如果你們不想住在這裡的話，那你們就不要住。但我們今天就要搬進去！」

厄尼和黛比呆若木雞。他們兩人都沒想到瑪麗竟然這麼固執。

「我需要房子的鑰匙，」她要求，「如果你們兩個要拋棄我的話，隨你們便。」

雙方產生了分歧。沒有人願意退讓。因此厄尼和黛比在展開新生活的二十四小時後，便開始把所有東西搬出新家。他們盡可能把黛比的車子裝滿，但顯然他們需要一輛貨車才能搬走剩下的所有東西。在搬運的過程中，屋主的姪女卡蜜拉回家了，黛比當面與她對質。

黛比指出他們被屋主騙了。此外黛比還告訴卡蜜拉，由於這裡鬧鬼，所以她也不該繼續住在這裡。

「你們太荒謬了。」卡蜜拉說。

「是嗎？」黛比反駁，「今天我弟弟坐在那棵樹下，就是因為他在有水床的那個臥室裡看到一個老男人的鬼魂，所以嚇傻了。」

「你弟弟該去看精神科醫師。」卡蜜拉回答。

「我弟弟的精神一點問題都沒有！他在臥室看到一個留著白色頭髮和白色鬍子的老男人。那東西的眼睛旁邊有痣，身上穿著紅色的普

通短袖襯衫和牛仔工裝褲。它不但滿口髒話，而且還不喜歡十字架。」

「啊，那只不過是我祖父啦，」卡蜜拉說，「他很無害。這幾年他常出現在這裡。沒什麼好害怕的。」

「我可不想留在這裡，我寧願去沒有鬧鬼的普通房子碰碰運氣。」

「你們只不過是因為想要違反你們簽的合法合約，所以才會這樣胡鬧。」卡蜜拉這麼說完後，突然就轉身離開了。

黛比回到屋裡，發現厄尼正在和他媽媽爭執。這棟房子似乎會引發敵意。厄尼和黛比沒辦法說服瑪麗，只能開車帶著狗回到布飛鎮。

他們抵達葛萊索家時已經是中午，中央空調帶來了舒適的涼意。大衛坐到餐桌前吃午餐時，厄尼漫不經心地問：「今天過得還好嗎？」

「我過得還好，」男孩回答，「但你卻過得不好。那個鬼魂對你們非常生氣，他說因為你們跟瑪麗說了他的事，所以你們會得到教訓。」

「我不想知道他說了什麼話！」黛比說，「叫那個鬼魂滾下地獄去。」

「那個東西——也就是你稱作怪物的那個東西——對他來說非常真實，」茱蒂詢問，「你覺得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可以照他的話去做或忽略他——都可以，誰在乎啊？」黛比的語氣滿是沮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剛剛已經傷透心了。」

吃過午餐後，黛比打電話給她最好的朋友凱特·梅利諾（Kate Merlino）。凱特是他們的鄰居，就住在對街。黛比注意到凱特她哥哥的卡車停在車道上，所以知道她哥哥來拜訪她了。他答應幫忙黛比和厄尼把東西搬出租屋，約好在一小時後到那裡和他們會合。

於是厄尼和黛比開車回到那棟房子，再次試著說服瑪麗離開。但他們失敗了。這棟房子是這麼長久一段時間以來，她第一次遇到的好事，她不願意放棄。

瑪麗這輩子都過得很艱苦。她在十四歲時離開糟糕的原生家庭，進入聖公會修道院成為修女。四年後，瑪麗在宣誓成為修女的日子反悔了：「我沒辦法當修女。我想要一個家庭。」

一九六一年，健康又結實的瑪麗結婚了，她在一九六二年生下她的兒子厄尼·夏恩·強森。他的中間名「夏恩」源自一齣電視節目，瑪麗希望他能發展出那位演員強大又沉靜的能力。厄尼出生時罹患了支氣管炎，由於所有人都以為他會因此死去，他在醫院接受了施洗。但厄尼活下來了。

隨之而來的是離婚與再婚，厄尼的兩個妹妹——莉亞（Leah）與梅根（Megan）——出生。莉亞是嚴重的哮喘患者，剛出生就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梅根則天生罹患腦性麻痺。梅根花了許多年才克服這個障礙，厄尼持續不懈地提供幫助與鼓勵，讓梅根在他的攙扶下走出了第一步。

在努力度過這種種難關的過程中，瑪麗的第二任丈夫離開了她。不過瑪麗卻還是在一九七一年接下養育另一名女孩的責任，那名女孩就是她的姪女。這個小嬰兒名喚珍妮佛（Jennifer），瑪麗對她視如己出。然後在一九七二年，瑪麗被診斷出結腸癌，又遇上了幾乎致死的甲狀腺疾病。

瑪麗還是撐了過來。她是個嚴格且合格的母親，將孩子當作浸信會教徒扶養長大。她的兒女絕對必須參加教會和主日學校。厄尼在國王公路浸信會（Kings Highway Baptist Church）的合唱團擔任獨唱，他的家人總是與有榮焉地聽他唱歌。對他們來說，厄尼就是他們家的男子漢。

一九七六年的年末，瑪麗收留了寄宿生黛比，藉此補貼房租。在接下來的數年間，黛比幫忙減輕瑪麗家中的經濟負擔，成為他們家的一員。厄尼愛上了這個推己及人的女孩。

這間新的租屋對瑪麗來說意義重大，但現在厄尼和黛比一起站在客廳，和瑪麗吵到情緒非常激動。他們完全無法和這名女人溝通。

空氣中充斥著敵對的氛圍，厄尼和黛比默默收好剩下的行李。無論他們對於自己的決定有多大的懷疑，都在譚美抵達時減輕了不少，這位年輕女性以前就住在這棟房子裡，她是回來拿水床的。

「你住在這裡的時候，有遇到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嗎？」黛比問她。

「沒有，沒什麼事。」譚美回答，但語氣卻缺乏說服力。

「我覺得你在說謊，」黛比直言不諱，「我之所以會問你這個問題，是因為答案很重要。這個房間，就是這裡這個房間，出了問題，對嗎？」

「對，你說中了，」譚美一邊回答一邊坐在水床上，「我在這裡遇到了詭異的事情。有時候我躺在這張床上時，會聽到房裡迴盪著一個聲音，說著『譚——美——』，令人毛骨悚然。」

「還有呢？」黛比追問。

「還有雞！我特別記得有在晚上聽到外面傳來雞咯咯叫的聲音——事實上只有晚上會聽到這種聲音——但附近根本沒有人養雞。我去確認過了。我有時候會聽到樓上的閣樓傳來腳步聲，而且每次從外面走廊經過那扇通往閣樓的天花板門下方時，我都會覺得不寒而慄。」

「屋裡的燈光好像自有一套運作方式，」她繼續道，「而且門窗都會自己打開和關上——先打開然後猛然關起——就算是只有我一個人回家的時候。」

「不只這樣，」黛比說，「這個房子裡還有一個靈體，對不對？是個男人的鬼魂——留著白髮和白色的鬍鬚。」

女孩輕聲笑著：「它出現在我眼中時不是那個樣子。如果這個屋裡有靈體的話，一定是個邪惡的靈體。就我目前為止所知，好像有人曾在這裡使用過某種巫術。另外，我覺得樓下那間上鎖的儲藏室裡可能有個褻瀆上帝的祭壇。」

「你為什麼覺得這裡很邪惡？」黛比詢問。

「我不是『覺得』這裡很邪惡，我很確定這裡就是充滿了邪惡！每次事情發生時都是凌晨三點，」女孩說，「就算我那時已經睡熟了，那東西也會用各種方法讓我在三點的前幾分鐘醒來。」

「一開始，」她描述，「是遠處有人叫我的名字，『譚——美——』，或是我所在的房間某處會傳來沉重的呼吸聲。非常嚇人。你就是會知道屋子裡真的有人，或者有某種東西。」

「你只能坐在那裡——靜靜等待。這時一切都靜悄悄的。然後事情就發生了。房間裡的那東西會跑到我床上！我的意思是，我那時睡在床上，接著會有某種冰冷又潮溼的實體跑進這張水床裡；那東西真的有實體，它的重量會把床向下壓，讓床晃動。喔，不！」她忽然高聲尖叫。

水床裡的水不斷滴漏而出，在床架下方的地板積了一小灘水。譚美站起身時她的牛仔褲都是溼的。她放在褲子後口袋的螺絲起子刺穿了水床。

黛比看向自己的手錶。時間是兩點四十五分。

沒多久，凱特·梅利諾和她哥哥把車子開上了車道。在凱特與她哥哥的幫助下，他們四人只花了二十分鐘就把卡車裝滿了。

厄尼和黛比在離開前走進屋裡，做了最後一次嘗試。「瑪麗，現在還來得及。只要再花二十分鐘，我們就可以把屋裡的東西全部搬空。」

但瑪麗拒絕了他們的好意。

黛比再次試著說服她：「你只要到後面那間臥室問譚美就知道了。拜託你！這間房子真的有問題——她親身經歷過。」

然而瑪麗在他們離開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不相信你們，也不相信你們說的任何一個字。我對你們無話可說，如果你們今天離開了這裡——就再也不要回來！」

厄尼想要說些什麼，但馬上就放棄了。「黛比，走吧。」他說。

雙方就此徹底決裂。

第五章

厄尼和黛比決定離開紐鎮的新租屋處之後，心中充滿了罪惡感，但同時也鬆了一口氣。儘管他們很擔心瑪麗和她的女兒，但他們又覺得自己的決定一定是對的。當時他們認為厄尼的母親遲早會看清真相。

厄尼和黛比回到葛萊索家，看到茱蒂獨自坐在廚房餐桌前。黛比立刻意識到，一定是出事了。

「小卡爾今天一直找其他人麻煩，」茱蒂告訴她，「他整個下午都在大吼大叫找人吵架——不只是我而已，他還去罵艾倫和傑森，大衛被罵得最慘。他對可憐的大衛非常兇，一直說他瘋了，罵他是德古拉、滿腦子只會幻想，還會突然跳出來大喊一聲『哇！』故意嚇他。」

「你說小卡爾嗎？」黛比驚訝地問。

茱蒂點點頭：「我不知道他這是怎麼了。厄尼，你得去和他談談。小卡爾總是會聽你的，我說的話他不願意聽。」

「不過我真正擔心的其實是大衛，」茱蒂補充，「他說那東西還一直在對他說話。你們離開之後，他告訴我那東西是怎麼讓瑪麗·強森因為那棟房子而神經兮兮的，和她有多生氣又是怎麼跟你們大吵一架。他還詳細描述黛比和一個叫作譚美的人講到水床房裡的幽靈，跟譚美的螺絲起子刺穿了水床。他說的都是真的嗎？」

「沒錯，」黛比十分詫異，「大衛還說了什麼？」

「讓我想想，」茱蒂說著，一邊掰著手指計算起來，「它要因為大衛告密而『用刀子捅』他；它要因為你們讓瑪麗·強森知道他的存在而『報復』你們；它要『入侵』這個家，毀掉這個家庭；明天大衛的手會在諾瓦克燒傷；喔還有，它會在我們明天野餐結束時下雨。你還需要更多嗎？」

這時大衛猛地摔開了臥室的門，走進廚房。他的臉色憔悴蒼白，睜大的雙眼中充滿恐懼。

「媽咪，他來了！他剛剛離開！他要過來抓我了！」

「大衛，是誰要來了？」茱蒂問。

「他要過來抓我了！」大衛哭喊，「你們一定要阻止他！」

「誰？大衛，你在說誰？」

「就是他！就是那個東西——瑪麗家裡的那個人形鬼魂。它要過來了！」他瘋狂哭喊，「它現在在二十五號國道上！它飛得很快，飛得比樹還高！」

大衛開始發抖，茱蒂則站了起來。

「它剛剛經過布飛鎮郵政中心！它越來越近了！」

男孩嚇得魂飛魄散。大衛眼裡滿是淚水，他的聲音越來越大，最後變成了高聲的尖叫嘶喊。

「他經過教堂了！不！他現在在銀礦路上！他的速度好快！媽咪，快阻止他！他要來抓我了！他快到了！媽咪，救我！」大衛瘋狂懇求。

「上主啊！我該怎麼辦？」茱蒂大喊，「聖水！我有聖水！我去拿聖水來對付那東西！」她跑進臥室，從梳妝臺上抓起裝了聖水的小瓶子。

「他快到了！他穿過梅利諾家的庭院了！」大衛歇斯底里地描述。

接著他突然張大眼睛和嘴巴，跑到了距離後門最遠的位置。

「它來了！

「它在後面的門廊上！

「它.....它在後門外面！」

屋內冷不防響起了三次不詳的敲門聲。

厄尼和黛比嚇得臉色慘白，茱蒂則把聖水潑在後門上並大聲念道：「以聖父、聖子與聖神之名——離開！」

大衛盯著廚房的門，暫時放鬆了下來：「有用.....聖水有用。他討厭聖水。他跑到後院去了。」

接下來數秒內一切似乎平靜無波。

「不！」大衛大喊，「他繞到前面了！他想要從前門進來！」

茱蒂跑到前門用雙手對著門比出十字架，高喊：「以耶穌基督之名，回到你所屬的地方！」

「他又被擋住了。」大衛說，這次他的語氣變得比較有信心了。

「它離開了嗎？」茱蒂筋疲力竭。

「沒有。他在房子旁邊到處移動，想要找到其他可以進來的入口。」大衛說。

惡靈隨後試著從每一扇門、每一扇窗、每一個可入侵處闖入——包括地下室和壁爐。茱蒂按照大衛說的位置和時機瘋狂潑灑聖水。儘管她覺得自己四處灑聖水、命令無形靈體離開的行為既愚蠢又害怕，可是她也相信她的兒子。

最後大衛告訴他們，惡靈不再試著進屋了，它現在坐在後院草坪的躺椅上。他們原本摺疊起來放在門廊上的那張躺椅，莫名其妙出現在草坪上，而且被打開來放得好好的。

沒多久，大衛說那個靈體離開了。它先是橫越街道抵達梅利諾家，跑到地下室去觀察厄尼和黛比的物品，接著它「上升到比樹頂還高的位置，飄回了」紐鎮的租屋處。

這次詭異的經驗讓所有人驚疑不定。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大聲指出這件事太荒謬了，並把事情拋到九霄雲外。但他們的恐懼是如此真

實。要是那東西又跑回來呢？要是那東西趁著某個人單獨在家時跑進家裡呢？

值得慶幸的是，那天下午的事證明了這種事不會持續發生。到了傍晚，眾人心中的疑慮逐漸消失，然而他們仍得面對更大的問題：紐鎮的那間房子。卡爾下班回到家時，厄尼和黛比清楚知道，他們必須向他解釋他們為什麼還在這裡。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告訴卡爾有關幽靈的事。

黛比知道她父親向來不相信這種事情，所以在敘述這些使他們放棄新租屋處的事件時，她毫無保留。

「只是因為一個十一歲男孩告訴你們那棟房子裡可能有鬼，你們就讓五百美元打水漂？」卡爾感到不可思議。

「沒錯，」黛比說，「也因為曾住在那裡的另外兩名女性所說的話，還有狗的異常行為，更因為整件事開始之後在這棟房子裡發生的各種瘋狂事件。」

「大衛，你有什麼話想補充嗎？」卡爾問。

「她說的都是真的。」他回答。

或許保持沉默對大衛來說會是比较好的選擇。卡爾看了他一眼並說：「我不相信你們說的話。你們都只是在幻想而已。」

「看吧！連爹地都覺得你瘋了！」小卡爾抱著敵意說，「媽媽、黛比、厄尼、艾倫、傑森和大衛全都精神錯亂了。他們都在發神

經！」

這場討論很快就退化成打斷用餐時間的吼叫比賽。小卡爾的個性原本內斂安靜，這天卻說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刻薄話語。但眾人很快就冷靜下來，轉為討論七月四日的野餐。

到了該上床睡覺的十一點，他們決定讓傑森到艾倫和大衛的房間，和他們一起睡。厄尼和黛比則會在接下來這幾天用睡袋在客廳打地鋪。十一點十五分，三名男孩都準備好要睡覺了，黛比前往臥室確認傑森的狀況並和他道晚安。

「親媽咪一下，然後我就要關燈了。」黛比說。傑森在床上坐起身，並伸出雙手要擁抱她。

黛比忽然發出了痛苦的尖叫，她用手遮住一隻眼睛，因為劇痛而向後退開。

這是一件極為異常的意外。傑森伸出手要擁抱媽媽時，他的指甲直接戳進了媽媽眼裡。

黛比疼痛不堪，就像是有人把她的眼睛挖出來一樣。

黛比被緊急送到新密爾福醫院（New Milford Hospital）的急診室，治療她的眼角膜刮傷。醫師在她的眼睛滴了許多眼藥水，用繃帶覆蓋住眼睛貼好，並提供了一位眼科醫師的地址，要她明天早上去找醫師諮詢。那天發生的一切都讓黛比非常沮喪，在回家路上，她用沒有受傷的那隻眼睛大哭起來。

一九八〇年七月四日早上黛比起床時，她已經看不見了；就連沒有受傷的那隻眼睛也出了狀況，她無法控制眼周的肌肉。回想起數天前那次不祥的預言，她懷疑自己或許是因為警告瑪麗有關惡靈的事而注定失明。厄尼和茱蒂陪黛比去找眼科醫師的一路上，黛比都在默默祈禱。

一小時後，黛比的視力恢復了。她的禱告獲得了回應。

他們看完醫師回到家時，大衛在後院玩遊戲。「黛比，你還好嗎？」他擔心地問。

「我還好。我現在看得很清楚。」儘管她不想要追究這件事，她還是覺得必須提出這個問題：「大衛，你知道我的眼睛怎麼會這樣嗎？」

「不知道，」他誠實回答，「我沒有看到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不過當時鬼魂一直在哈哈大笑，他說他做到了。」

「鬼魂，真要命，」黛比的語氣滿是嫌惡，「那東西根本不是鬼魂，是個該死的怪物！」

「它剛剛告訴我，他不是該死的怪物，就只是『怪物』。」大衛糾正她。

「那東西現在在哪裡？」茱蒂問。

大衛轉頭並伸手指向某個方位：「他站在那座山丘上看著我們。他整個早上都在觀察我。他正在尋找進入屋裡的方法。」

「真是太荒謬了，」茱蒂說，「我們必須結束這個亂七八糟的事件。」

「但我們要怎麼做？」黛比問。沒有人有答案。

那天下午他們一家人開車前往諾瓦克，和親戚一起在海邊野餐，慶祝七月四日國慶日。頭幾個小時，他們把過去數天來的混亂事件全都拋在腦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小孩子們玩得尤其開心。等到他們吃完晚餐，黛比的眼睛已經被烤肉的煙霧燻得不太舒服了，而大衛的手則被噴濺的油燙傷，最後因為天空下起了毛毛細雨，他們結束了這次野餐。

這是一次非常無憂無慮的假日出遊，每個人都很開心。葛萊索一家沒有預料到家裡有個麻煩正等著他們。

七月四日晚上他們把車子開上車道時，有那麼一瞬間，他們覺得家裡的所有電燈好像都打開了。但是等到他們把車子停進車庫後，屋裡又是一片漆黑無光，帶來了不祥的預感。

卡爾率先走進屋內。他拒絕相信孩子與妻子描述的「幻想」。他抱持著毫不動搖的徹底拒絕態度。小卡爾知道爸爸的態度，毫不遲疑跟在他身後進了屋裡。

其他人也跟著走進家裡，不過大衛卻留在車上。他知道其他人還不知道的事情。

大約十分鐘過後厄尼走了出來，在旅行車後座找到坐在那裡的大衛。

「怎麼了？」厄尼一邊問一邊爬進車裡，坐到大衛身邊。

「那個東西、那個怪物……現在在房子裡面。它從閣樓跑進去了。它現在就在閣樓裡。」大衛說。

「它在那裡做什麼？」

「在等待。」

「不，我的意思是，它為什麼要進到屋裡？」

「我之前有跟你說過，它要來抓我。」

「為什麼它要抓的是你？」

「我不知道！」

對厄尼來說，要和男孩討論這件事其實十分困難。大衛說的話非常有說服力，但他們在討論的是看不見的東西——或者更應該說是「似乎不可能存在」的東西。厄尼必須用大衛能理解的方式和他溝通。

「大衛，就算那隻怪物真的在閣樓，我們也會找到方法把它趕走。我們全都在這裡，所以它是抓不到你的。他沒辦法把你帶去任何地方。他必須先打敗我——他必須先打敗我們所有人。來吧，我們進屋去。」

「不可能，」大衛高聲說，「我才不要進去。我要睡在車上。你沒聽懂我說的話——你們全都沒聽懂。他想要殺了我——他之前就是這麼說的！」

厄尼和大衛坐在車裡時，卡爾從屋裡走了出來。他走到大衛那一側的車門外，打開車門：「孩子，我們走吧。我希望你進屋去。」

「不要！」大衛說，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反抗他爸爸。

「大衛，不准說不要。把你的屁股從座位上挪開，進去屋裡，否則我會直接把你抓起來抱進去！」

大衛下了車，跟著厄尼和他爸爸走進屋裡。

房子裡面沒有任何他們看得出來的不同之處。沒多久，傑森、小卡爾和卡爾就提早上床睡覺了。然而大衛拒絕上床，茱蒂答應他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待在客廳。

那天晚上大約十點半時，前門響起了三次敲門聲。茱蒂以為是凱特·梅利諾來了，便打開了門。奇怪的是門外竟然一個人也沒有！茱蒂走到屋外查看附近有沒有人，可是她只聽見蟋蟀的鳴叫和前院池塘裡的青蛙叫聲。

接下來幾分鐘一切都靜悄悄的。然後他們聽到客廳牆壁裡面傳來幾不可聞的抓搔聲。他們仔細傾聽了片刻。

「碰！」閣樓忽然傳來一聲巨響，聲音在屋裡迴盪。在數秒的寂靜後，他們頭頂上有一陣腳步聲橫越了閣樓。

「厄尼，」茱蒂害怕地輕聲低語，「閣樓裡有人！」厄尼沒有回答，他專心聽著那陣聲響。

他們接著聽見樓下廚房傳來了模糊不清的「碰、碰、碰」，抓搔聲隨後再次響起。

抓搔聲終於消失之後，有整整五分鐘時間四周陷入一片寧靜。他們又聽見了腳步聲，這次是用力踏步般在頂樓來回走動。然後客廳窗戶發出一連串輕輕的敲擊聲。

頂樓又一次傳來動靜：這次不只是腳步聲，那聽起來就像是有人用足以撼動房子的力量在頂樓大力跺腳。

「你爸爸一定會被吵起來！」茱蒂說，「厄尼，做好報警的準備。卡爾遇到這種事絕對不會含糊——他會把那傢伙殺了。」

他們全都等著聽見卡爾把臥室的門打開並走出來。然而儘管跺腳聲沒有停止，卡爾卻沒有出現。過了幾分鐘，艾倫睡眼惺忪地走進客廳。

「你們沒聽到嗎？」他問，「你們沒聽到閣樓傳來的聲音嗎？」

「我們有聽到。」厄尼說著並從椅子上站起來。

「厄尼，你在做什麼？」黛比問道，她顯然很擔心。

「我要去看看閣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說。

「厄尼，別去！」大衛懇求，「閣樓沒有人。是那隻怪物搞的鬼！」

「拿一支手電筒給我。」厄尼對黛比說。

接著他來到走廊，把通往閣樓的折疊梯拉了下來。茱蒂把手電筒遞給他，所有人都站在折疊梯周圍，厄尼則爬了上去。

厄尼打開閣樓的黯淡燈光，只看到幾個零散的盒子和一些聖誕飾品。他用手電筒照向所有可能會藏著東西的地方，可是什麼都沒看見。厄尼轉過身，卻在這瞬間聽見背後傳來竊竊私語的聲音。他迅速轉頭看向聲音的方向，接著直直走向他認為的聲音來源處。他的手臂上起了雞皮疙瘩。雖然這時是炎熱的夏日，可是非但閣樓裡溫度低寒，他現在所站的地方甚至更冷。厄尼意識到他不會在閣樓看到任何東西，於是爬下折疊梯。不過，無法看到或找到任何東西其實並不是個好預兆。

他們壓根不知道自己剛剛經歷的其實是惡魔現身的第一個階段。

第六章

熱浪的溫度變得更高了。高溫與沉悶的溼氣讓人一天比一天難受，冷氣變得不可或缺。然而到了晚上，葛萊索家的冷氣系統總是會停止運作。

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早上，卡爾走進地下室，準備要好好大肆翻修冷氣系統，但他卻發現問題只不過是總開關被切換到了「關」的位置。地下室的門鎖得好好的，家裡有誰能關得了總電源呢？卡爾把開關打開，冷氣系統馬上恢復運作。後來他問了屋裡每個人有沒有把冷氣機關掉，但他得到的回答全都是沒有。這些答案讓他不太滿意，不過他沒有繼續追究。

卡爾在前一天晚上沒聽見閣樓的蹣腳聲。茱蒂把那晚發生的事告訴他時，他只回答：「又來了？」

事實上過去一兩年來，每隔幾個月，他們全家人都會準時在凌晨三點被屋外的劇烈撞擊聲吵醒。茱蒂還記得有一次他們臥室的窗戶被某個人——或某個東西——拍打得太過大力，玻璃似乎都快破了。那次卡爾起床穿上衣服，拿著上膛的霰彈槍走到屋外，已經做好了開槍的準備。但就像他們先前與之後遇到的每次事件一樣，他沒有找出聲音是誰或是什麼東西發出來的。

當天稍晚在其他人都離開家之後，茱蒂找到大衛談話。她想要找出問題的根源。

「親愛的，你感覺怎麼樣？你有發燒或不舒服嗎？」

「我覺得很好，」大衛回答，「我一直都很好。」

「跟我說說你一直看到的那個東西。它現在是什麼樣子？在哪裡？」

「我不應該談論他才對，」大衛答道，「他說要是我談論他，就要把我殺掉。」

「但我想要知道，而且我是你媽媽。你是我的兒子，你有權利和我討論這件事。」

「我不知道耶，媽咪。我好害怕。那隻怪物告訴我，他現在就是我的爸爸了，我應該只聽他的話，而且還要對他禱告。」

「什麼？」茱蒂簡直不敢相信。

「他就是這樣告訴我的，」大衛說，「如果我不照他說的話做，他說他就要拿刀捅我；還有一次他說我會被開槍打死。」

「聽好了，大衛，」茱蒂反駁，「我不管那隻怪物說了什麼話。你只要回答我的問題就好。首先我希望你能再跟我說一次，那東西長什麼樣子，還有它現在在哪裡？」

「他今天一整天都在梅利諾家的地下室。因為水床搬走了，所以他占住了黛比的床墊。他說他需要一個地方休息。至於他長什麼樣子，白天時他看起來像個老男人。他留著白頭髮和白鬍子，穿著我之前跟你們說的那套衣服。晚上他就變了。他看起來再也不像老男人了。我沒辦法看得太清楚，不過他的皮膚全都是紅色的。他有一條尾

巴，額頭上還會長出短短の角。他變成那樣的時候，我看到的都很模糊，而且他從來沒有在這種時候靠得太近。他變成老男人時跟我說過，他恨死我了，他要毀了我。他變成紅色，在晚上的時候，總是說他要『上了』其他人。他覺得瑪麗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他喜歡待在有水床的房子裡，是因為他喜歡看那些女孩子不穿衣服的樣子。他已經趁著她們睡著的時候摸過她們的身體了。」

「那麼它為什麼要來我們家呢？」茱蒂問。

「我也問過這個問題，」大衛解釋，「他說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告訴瑪麗他的存在，他要報復我們。但他也說早在我們發現之前，他就一直在這裡了。」

大衛每回答一個問題，茱蒂就越來越恐懼，然而她知道她必須繼續問下去。

「之前有一天你說它要過來抓你，它為什麼不抓別人，只想抓你？你做了什麼嗎？」

「我不知道我做了什麼。我什麼都沒做，」大衛回答，「那隻怪物只說他想要一個靈魂，誰的靈魂都可以，他不在意。他說他一定會取得一個靈魂，就算他要親自動手也一樣。」

「大衛，你一直有在讀你的教義問答手冊，也知道耶穌——」

「他說他的能力比耶穌更強大，」大衛打斷她，「他已經掌控這個世界了。不、不要……」大衛縮在椅子上，害怕地盯著房間中央的某個事物。他接著說話時，表現得就像有某個人在場一樣。

「我不是故意要……她要我告訴她……不要……不要打我！」

茱蒂突然聽到了響亮的拍擊聲，大衛的頭猛地轉向側面，臉頰上出現了紅痕。這件事令人難以置信。茱蒂在一瞬間下意識站起身憤怒大吼：「你竟敢打我兒子！」

一秒後，大衛另一側的臉頰也被打了。

「不要，媽咪……不要反駁他……拜託你！」

茱蒂沉默地站在原地，擔心還會發生更多事情。但在他們停止討論之後，那天再也沒有其他異常現象了。

不過那天晚上事件再次發生了。牆裡傳來抓搔聲，屋裡各個位置紛紛傳出撞擊的悶響和清楚的叩擊聲。奇怪的是，有些聲音是每個人都聽得見的，有些聲音卻只有幾個人能聽見。

小卡爾和卡爾似乎都「赦免於」這些聲響，只能聽見撞擊的悶響。小卡爾特別希望能找出問題的源頭，他跑遍整間房子，四處尋找噪音的來源。他一直沒有找到聲音是從哪裡來的，最後轉而指控這一切都是大衛的把戲。

那天下午稍早發生的另一件事情，甚至讓他們連該往哪裡找解釋都不知道。那是個無風的日子，茱蒂、大衛與艾倫在車道上搬東西，突然一陣狂風吹過，把樹木吹得彎下腰來左右搖擺。令他們震驚的是只有他們院子裡的樹受到影響，其他鄰居庭院中的樹一動也不動。而最令人不安的或許是大衛當時的發言：「那隻怪物到了。」他們無法質疑大衛的話。

到了當晚大約十點，斷斷續續的噪音停止了。他們一家人在十一點多上床睡覺，儘管大衛強烈抗議，還是被迫開著燈睡在自己的床上。然而他怎麼也睡不著：他心中的恐懼越來越深。大衛很確定馬上就要發生可怕的事情了。

艾倫和傑森已陷入沉睡，大衛感到非常孤單。他很想要起床，但又覺得這張床是唯一的安全地點，不敢離開。

然後開始了。

大——衛——。遠處傳來了低沉又響亮的呼喚。大衛嚇得心臟狂跳。

他接著聽到房間裡出現緩慢沉重的呼吸聲。

大——衛——。那個聲音又出現了，而且這次似乎變得更近。大衛把棉被拉到脖子，盯著黑漆漆的房間。他知道那是什麼聲音。

大——衛——。這次聲音變得更為清楚，顯然已經在房間裡了。大衛，我在跟你說話。回答我！那聲音嚴厲地命令道。

大衛嗚咽著：「我聽見了。」

你看得到我嗎，大衛？

「看不到。」

你想要看見我嗎？

「不想。」

你只需要我離開，對不對？

「對。」

那麼我會離開的。我會永遠離開。只要你能給我那個我需要的東西。你能把那東西給我嗎？

大衛遲疑了一下：「你要我給你什麼東西？」

你這個廢物，不准對我提出問題！回答就對了！告訴我，你願意把我想要的東西給我嗎？如果你說好，我就會把你想要的東西全都給你，而且以後你再也不會看到我了。這樣很公平吧？這不就是你想要的嗎？

「是。我是說，不是。我不知道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你從來沒使用過的那個東西。你不知道自己擁有的東西。你永遠都不會懷念的東西。如果你拒絕我的話，我將會永遠留在這裡。你每時每刻都會看到我，而且我還會把其他同伴帶過來。他們的恐怖超乎你的想像。我們會日日夜夜折磨你、處罰你。你現在願意答應了嗎？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你的靈魂，大衛。說你願意把靈魂給我。

「我的靈魂？耶穌說靈魂是上帝送給人類最美麗的恩惠。」

不准跟我提到耶穌！永遠不准在我面前提到他那該死的名字，否則我會好好收拾他。大衛，把你的靈魂給我。現在就給我！否則我會讓你看到我！然後再把你的靈魂帶走！

大衛正在努力思考。他沒有回答。

大衛，甜心，我不會傷害你的。我是你的爸爸呀。爸爸永遠不會傷害兒子。答應吧。不准拒絕我！大衛，說你願意。說你願意！

儘管大衛只有十一歲，他還是堅守自己的信仰：「你不是我爸爸！我不要把靈魂給你！」

房間裡一片沉默。

下一刻，一陣紅色光芒逐漸出現在陰暗的房間中央。大衛聽到遠處傳來了尖叫與模糊的吶喊。他坐起身，緊盯著越來越亮的紅光。

一陣怪異又強勁的嗡鳴逐漸響起，最後大衛只能聽見這陣可怕的声音。那聲音簡直就像是不該存在於人間一樣，不斷加強，直到大衛再也無法忍受。接著——接著它出現了。

大衛看到的不是那名老男人。在他面前的身影比一般男人更高大一些，看起來鮮明又清楚，而且顯然是惡魔世界的造物。它的皮膚上長滿紅色鱗片，沒有穿任何衣服。它擁有男性人類的身軀，用偶蹄動物的腳站著。它的手指是奇數的，指尖是爪子。這東西還長了一條尾巴，但最吸引大衛注意力的是它的臉。它的臉是全白的，深黑色的雙眼看起來就像隧道一樣，眼窩也是深黑色的。它高聳的前額上長著兩隻角，尖尖的耳朵緊貼著光禿的頭顱；下巴蓄著山羊鬍，嘴巴上方則

是長長的兩簇鬍鬚。它的牙齒參差不齊，還布滿了缺口。這隻超自然生物狠狠瞪著大衛。大衛能隱約看到，在怪物身後一段距離之外還有兩隻怪物！

他嚇得發出了瘋狂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把屋裡其他人都嚇醒了。

他們花了將近十分鐘時間，才讓大衛冷靜到能夠說話。

「我看到他了……他出現在我面前……拜託……媽咪、爹地……別讓他抓走我。」

卡爾覺得他兒子聽起來像是個歇斯底里的笨蛋。他厭惡地走出房間，說道：「我的小孩才不會說這種話。帶他去看醫師。他病了。」

不過沒有人認同他的想法——就連小卡爾也一樣。大衛的行為和平常純真的孩童個性相差太多了，他們不得不相信這是真的。

厄尼把大衛帶到客廳，讓大衛可以跟他和黛比一起睡。其他男孩則回到床上睡覺，他們都獲得開著燈睡覺的許可。

午夜過後，撞擊聲再次響起。這些巨大、激烈又響亮的撞擊聲，聽起來像是有東西打在屋子外頭。

茱蒂跑到臥室叫卡爾，但卡爾拒絕理會這個狀況。儘管他知道家人全都嚇壞了，但他只是要他們上床睡覺，忽略那些聲音。茱蒂怒氣沖沖地離開臥室。

她沿著門廊走到客廳，感覺到某種又溼又滑的東西碰到了她裸露的手臂。

「你看得見那東西嗎？它現在在房子裡嗎？」她問大衛。

「你剛剛經過它旁邊，」他說，「他對著你的手臂吐口水。」

「你剛剛怎麼了？」茱蒂問，但大衛不願意回答。「大衛，你剛剛在臥室裡遇到了什麼事？」她喊道，「說出來！」

「他出現了，媽咪。他出現了。他全身都是紅色的。而且他很壞。他說他想要我的靈魂。」

他在這個時候忽然看向房裡某個東西，一開始他的視線放在沙發邊緣，接著慢慢移動到咖啡桌旁。

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片刻後，每個人都清楚見證了事件的發生：他們聽見一聲砰然巨響，同時大衛四肢離地向後飛起，就好像他被打了一拳一樣。他撞到一張椅子，整個人倒在地上。

大衛倒地的那瞬間，他的頭被看不見的力量猛然往右擊打。他痛呼出聲，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

厄尼、黛比和茱蒂不敢相信地看著眼前的誇張景象。

「那個怪物打我，」大衛坐起身嘟囔，「然後踢我的頭。」

啪！大衛的頭再次往側邊歪去，顯然是被狠狠打了一巴掌。

「我的老天！」茱蒂大喊，「別打了！我命令你，不准打我的兒子！」

大衛仍坐在地板上，他猛然向前彎下腰，發出大聲的呻吟，好像他的肚子剛剛被踢了一腳。就在他向前彎腰的下一刻，他再次往後倒去，似乎被打了一拳。

大衛倒在地上打滾，痛苦地抱著肚子喘著氣說：「別再命令他了。」

所有人都站在原地，心中驚恐萬分，大衛則氣喘吁吁地撐起身子坐起來。他的臉和腮幫子都因為暴力攻擊而腫了起來。

「大衛，那東西現在在哪裡？」厄尼問。

「他站在角落看著我們。」大衛回答，他正努力平復呼吸。

「它到底想要我們怎麼樣？」茱蒂絕望地問。

「我跟你們說過了，」大衛說，「他想要的是我！」

茱蒂坐到沙發上，將臉埋在雙手中。她後方的牆壁裡再次傳來抓搔聲。

「啊，閉嘴啦！」她對著抓搔聲尖叫。作為回應，兩聲沉悶的敲擊聲在整間房子裡迴盪。

「媽咪，別跟它說話，」大衛開口，「那隻怪物正在用很惡毒的方式嘲笑你。他會做更多糟糕的事。」

他接著從地板上爬起來，坐進一張椅子裡，用手指揉自己的臉。

「這是真的還是假的？」茱蒂問，「是我們想像出來的嗎？是我們在作夢嗎？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我來說挺真的。」大衛反諷地說，這讓他媽媽露出了一個短暫又難得的笑容。

雖然除了大衛之外，還沒有人看過惡靈實際顯現的樣子，不過這天晚上所有人都感覺到了它的存在。它拉了茱蒂的頭髮、摸了黛比的大腿、用鋼鐵般冰冷的手抓住了厄尼的手腕。他們聽見廚房和樓上的閣樓再次傳來動靜。

但是最主要的被害者是大衛。他不得不看著它做出各種事情。他必須眼睜睜看著它露出輕蔑又憤怒的仇視表情。最可怕的是，他得聽那東西說話。據其他人所知，它一直滔滔不絕地對男孩說一些難聽的話，一下子威脅要處罰他，一下子又針對上帝與人類說一些粗俗的指控，試圖藉此讓男孩崩潰。

大衛已經筋疲力竭了，他在半夜開始打瞌睡。但就在他頭低下去的那一刻，馬上就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把他的頭抬起來。他睜開雙眼的瞬間因為眼前景象而倒抽一口氣。那東西抓住他臉龐的力道大到他的臉頰都起了皺摺。沒有任何人敢說任何話或做任何反應，他們擔心這些行為會使大衛受到更多傷害。

大衛被迫成為替惡靈傳遞訊息的媒介，必須重複那怪物說的話。在場的人試圖和惡靈溝通，但惡靈只給出蠻不講理的回覆，說了許多

粗話。

「你是誰？」得到的回覆是：吃我的屎。

「你叫什麼名字？」的回答是：關你什麼事。

「你是鬼魂還是惡魔？」的答覆是：你很快就會知道了。

「是誰派你來這裡的？」獲得的回應是：你最好的朋友。

黛比問：「你為什麼不能放過我們？」對方卻說：你這個卑賤的蕩婦，對我說話的時候給我跪下。

等到日出時，他們全都覺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間老了一歲。在太陽升起的同時，大衛告訴所有人，怪物已經從地底下回到了紐鎮的租屋處。但它並沒有回到那間房子裡，大衛說它跑進了房子後院的地底深處，似乎是一口井或化糞池，它在抵達那裡之後沿著地底繼續前進，消失在男孩的視野中。

不過在離開布飛鎮之前，惡靈發誓它會在那天晚上再次回來。

第七章

卡爾在七月六日週日早上醒來時，發現他的妻子在沙發上熟睡，他的兒子大衛則在地板上睡得很沉，左右兩側是厄尼和黛比，他們兩人仍穿著前一天的衣服。他不知道前一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儘管如此他還是小心翼翼地走進廚房，用不會驚醒他們的動作泡了一壺咖啡。

之後小卡爾漫步走進廚房，接著艾倫也來了。

「你們還記得昨天晚上大衛大喊的事嗎？」艾倫坐在桌前說道，「在那之後他去了客廳，厄尼、黛比和媽媽也在那邊陪著他，他們一定在那裡遇到了很可怕的事，因為我在半小時後聽到像是有人在挨打的聲音！我覺得很可能是大衛在挨打，因為其他三個人一直在說『厄尼，救救他』和『怎麼會這樣』之類的話。」

「艾倫，我不想聽到你們提起這件事。」卡爾說。

「靠，我就跟你說吧，」小卡爾沾沾自喜，「那些雜種都變成瘋子了。」

「卡爾，閉上你的嘴！」他的爸爸下令道，「你聽起來和他們一樣有病，而且你滿口難聽的髒話！你從哪裡學來這些亂七八糟的字眼啊？要是你敢在這間房子裡再說一次髒話，接下來的一個禮拜就不用吃飯了。」

廚房傳來的咖啡香和高聲談話喚醒了其他人，葛萊索一家人就此開始這一天。

然而對於睡在客廳的那些人來說，昨晚發生的事情還沒有結束——對大衛來說尤其如此，他無處可逃。這原本應該是美好的一天，如今卻染上了沮喪和憂鬱的色彩。茱蒂希望在去過教堂之後一切會有所改變。

艾倫和大衛一如往常和他們的媽媽一起去做禮拜。小卡爾一直以來都不願意去教堂，總是在週日留在家裡，陪著他不相信宗教的爸爸。厄尼、黛比和傑森則陪同茱蒂和兩名男孩一起前往教堂。

在他們出發之前，屋裡的人和往常一樣忙亂。每個人都在換衣服，只剩下小卡爾房裡的鏡子沒人用，於是黛比只好到那間房間去梳頭。

人們總是認為白天的陽光比夜晚的黑暗更安全，這是很自然的事。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沐浴在日光下就能避開所有邪惡之物。因此，黛比站在小卡爾房裡梳頭髮時，她覺得這裡是安全的。但是這種感覺轉瞬即逝，因為她發現房間裡不只她，還有其他東西存在。

原本垂掛在衣櫃上方的一條皮帶，以緩慢但可察覺的速度飄到空中。黛比倒抽了一口氣，向後倒退好幾步，看著皮帶飄浮到大約九十公分高，接著垂直掉落在地面。她意識到房裡有看不見的東西存在，嚇得動彈不得。

就在所有人準備好要出發時，大衛突然宣布他還是決定不去教堂了，他在壓力之下承認，那個怪物不希望他上教堂。

這件事對茱蒂而言簡直太荒謬了，現在她竟然得努力競爭，才能在親生孩子眼中擁有權威。抵達教堂大門時大衛再次退卻了，他說那個怪物之前曾威脅他，如果他走進教堂就要報復他。

然而茱蒂還是要求他走進教堂參加禮拜。這是她僅存的希望。可是在禮拜的過程中，大衛抱怨有一隻力大無窮的手一直在壓低他的頭，他不能專心做禮拜，只能被迫彎下腰，盯著自己的鞋子。

茱蒂認為這件事已經太超過了。當天下午她和黛比一起討論這個問題。茱蒂把心中所想的一切都說了出來，也包括她擔心大衛罹患了精神疾病。

「大衛在七月二號之前的狀況一直都很好。」黛比提醒她，並告訴母親她在早上看到皮帶飄起來。「這絕不是大衛的精神問題所導致的，」黛比說，「這件事完全違反了自然的法則。」

茱蒂也同意儘管難以置信，但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卻是真的。「可是我們又能怎麼辦呢？」她問。

接著大衛走進廚房並說：「媽咪，怪物要我告訴你們，他不想要你們討論要如何擺脫他。他說你們不可能有辦法趕走他！」

「是誰跟你說我們在討論趕走他的？」茱蒂努力壓抑住驚訝之情，「黛比和我只是在討論烤蛋糕。」

「不，你們不是在討論蛋糕，」大衛堅持，「剛剛怪物一直在屋裡聽你們說話。他把你們說的話都告訴我了。」

「他在屋裡？」茱蒂憤怒詢問，「在哪？」

「就在那裡，客廳那邊，」大衛的語氣絲毫沒有猶豫，「他坐在搖椅上。」

茱蒂立刻看向大衛指的位置。「老天爺。」她悄聲說。在客廳的正中央，空蕩蕩的椅子正在前後搖晃。

「好了，大衛，去屋外玩。」茱蒂要求。

接著茱蒂立刻回到臥室，拿出她今天早上在教堂重新裝滿的一小瓶聖水。她在搖椅上灑了大量聖水。

「以耶穌之名，離開這棟房子，再也不准進來！」她用強烈的語氣說道。搖椅瞬間停止了搖晃。

「如果這東西只懂聖水的話，那麼我之後要裝一整桶聖水回來，灑滿這整棟房子。」茱蒂發誓。

然而她在回到臥室時發現，梳妝臺上所有的香水和化妝品全都被翻倒了。茱蒂和黛比大驚失色，然後又感到萬分恐懼。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神父來？」茱蒂問。

「但要怎麼跟他們說呢？」黛比回答，「告訴他們你覺得屋子裡有鬼嗎？你覺得他們會相信你嗎？天主教會根本不相信鬼魂存在。」

「這才不是我想像出來的，真的有某種東西做了這些事！」茱蒂指著梳妝臺堅持。

「我知道，」黛比說，「要是這件事一直沒有停止，我們就一定得去尋求專業幫助了。或許教會能幫助我們，我不確定。但我覺得現在就去找聖若瑟教堂（St.Joseph's Church）的神父，說我們在家裡遇到可怕的鬼魂還太早了。如果你太早採取行動，只會讓家裡每個人看起來像是笨蛋。我們應該要再等等，看還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我明天會找幾個同事談談，或許他們會知道該怎麼解決這種麻煩。」

「好，你去問問看他們，」茱蒂說，「但要是我們再遇到昨晚那種狀況的話，我就要直接去堂區神父寓所，把事情告訴神父。」

當天晚餐時間，所有人都因為小卡爾而滿腔怒火，他先是指控大衛為了博取注意力而編造鬼故事，接著又指責其他人為了保護大衛而說謊。他說黛比背叛了瑪麗和女孩們是因為她「不喜歡那棟房子的顏色」，說她根本是隻黃鼠狼。最後他還威脅說，如果他在車道上遇到黛比和茱蒂的話，要用他的機車讓她們變成「殘廢」。這場失去理性的爭執持續了數個小時。小卡爾太過憤怒，好幾次甚至根本不記得自己在針對誰，講到一半又轉移到新的話題，有時還會說出互相矛盾的話。

七月六日晚上的爭吵結束後，整棟房子恢復了表面上的平靜。厄尼和黛比一直到很晚都還在討論他們得面對的問題。離開新租屋處的決定不但讓他們破產，也使他們與瑪麗以及女孩們疏遠了。但他們認為或許事情會出現變化，瑪麗說不定已經搬出去了。因此他們決定隔天下班後到租屋處去看看。

在他們談話時，大衛突然在睡夢中開始呻吟，並左右轉動著頭。呻吟很快就變成聽得清楚的字詞：「救命……快跑……不要……不

要……救救我……。」厄尼和黛比看向大衛，發現他開始發抖。他們聽到一陣強風吹過樹木的聲音，但黛比轉頭看向前窗時，外面的樹木卻毫無動靜。

片刻後，他們聽到閣樓傳來東西掉到地上的聲音。大衛睜開眼睛，在睡袋中坐起身，沉默地盯著厄尼，然後又看向黛比。

「大衛，你還好吧，老弟？」厄尼問。大衛因為恐懼而全身僵硬，只能對他點點頭。這時閣樓傳來一陣喧鬧的聲響，彷彿有一群人在樓上走動，他們手臂上立刻起了雞皮疙瘩。

門廊的燈一下子亮了。不過這只是因為茱蒂睡眠惺忪地穿越門廊來到客廳。

「怎麼回事？」她在燈光下眯著眼睛，「你們有聽到閣樓的腳步聲嗎？」

「是那隻怪物，」大衛指出，「我剛剛在睡覺的時候看到他從瑪麗家後面的井裡直直飛出來。他飛到了樹頂上方的高處，拿著一些東西——好幾個盒子。然後他瞬間就飛到了這裡。他把盒子帶到我們家了。」

他在說話的同時，一直抬頭看向閣樓。

「盒子？」茱蒂問，「哪種盒子？」

「有三個盒子，」大衛說，「都是普通大小。一個紅色、一個黑色和一個黃色。」

「盒子裡面裝了什麼？」

「我哪知道裡面裝了什麼！」大衛回答得很不耐煩，「盒子都沒打開。他現在正繞著盒子轉圈。」

「我沒有聽到腳步聲，」黛比十分堅定，「媽媽，你有聽到嗎？」茱蒂搖搖頭。

「大衛，我不認為現在有任何怪物在我們家，」黛比主張，「如果他的力量真的那麼強大，那就叫他證明這件事。告訴那東西，它可以靠著開關電燈來證明自己在這裡！」

「黛比，拜託——別這樣！他最痛恨別人質疑他。你會害他做出壞事。」大衛說。

「我才不管他會不會做什麼該死的事！如果他真的在這裡，如果他真的那麼厲害，那就叫他開關電燈啊。還是說他做不到？」

黛比馬上就得到了答案。客廳的所有燈光慢慢轉暗，熄滅了片刻，接著亮起然後又變暗，重複了三次。這場演示令所有人心中的警鈴大作。

「怪物說：『不如為你來點敲擊聲，怎麼樣？』」大衛說。

四下敲擊聲響起。聽起來像是從客廳地板傳出來的。

「太超過了。」黛比大喊。

「我早就告訴你們不要慫恿他了。」大衛實事求是地說。

敲擊聲不斷傳來，直到黛比投降並說：「好啦！好啦！叫他別再敲了。」

敲擊聲仍在繼續。「大衛，他有回答你嗎？」黛比問。

「有，但他說的是髒話。」

「我不在乎。你得告訴我那怪物說了什麼。」黛比在毫不間斷的敲擊聲中堅持。

「他說……」敲擊聲越來越大聲。「他說：『操你的。』」大衛遲疑地回答。

惱人的敲擊聲終於停止了，所有人都靜靜坐著，試圖理解剛剛發生的事。

五分鐘後大衛打破了沉默：「他正在打開其中一個盒子——黑色的那個。他把盒子頂端打開了……裡面飛出一大堆蟲……他把盒子往旁邊推倒。裡面有東西……是蛇……有好多蛇跑出來了。」

大衛停下話頭，茱蒂問道：「還有其他東西嗎？」

「沒了，」他回答時仍看著頭頂上方的同一個位置，「不過有很多小蛇正在聚集起來，看起來好像正在變成好幾隻大蛇……蛇都不見了，怪物在大笑。那些蛇變成其他東西了；我不知道……他在對那個東西說話，但我聽不懂他用的語言。」

「我希望這件事能到此為止，」茱蒂聲明，「我們應該像你爸爸說的一樣，直接忽略這件事。」

「媽咪，我做不到。他一直在對我說話。還詛咒我，又一直叫我放棄。」

「大衛，我的孩子，拜託你躺下來閉上眼睛，試著充耳不聞吧？」茱蒂請求道。

敲擊聲再度響起。

「那隻怪物警告我說，他還沒做完他要做的事，」大衛看著媽媽，「他說他要懲罰我，直到我寧願自己從來沒有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你告訴那隻怪物，如果他想要傷害你的話——就算他只是碰你一下——我一定會在天亮的時候馬上把神父找來這裡！」茱蒂威脅道。

在大衛的要求下，茱蒂同意這晚也和他們一起待在客廳。

最後所有人都睡著了，不過在接近凌晨三點時他們被震動聲吵醒了，那陣聲音越來越大，變成低頻的轟轟聲。嗡鳴聲不斷變大——就像電動引擎的聲音——直到他們能聽見的只有這個聲響。持續的震動使客廳的鉛筆、迴紋針，和其他小型物品也跟著瘋狂震動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

颼颼響的呼嘯聲帶來強大的震動，穿透進所有人體內。

接著，聲音突如其來停止了。

至少聲音停下來了。對大衛來說，這代表了全新恐懼的開端——他甚至想像不到會遇上這種事。就在嗡鳴聲停止的瞬間，大衛的注意力轉到了門口。他嚇到連尖叫聲都發不出來。

男孩眼前看到的景象不只是怪物的瘋狂表情，他還看到另外兩個可憎的生物也跟著出現。

其中一個生物站在怪物左側，另一個站在右側，那兩個生物雖然長得不一樣，但都令人毛骨悚然。

那兩隻新的惡靈又高又瘦，結實的手臂末端是宛如尖爪的粗短手指。它們的皮膚是紅色的，都用偶蹄動物的雙腳站立。它們就像那隻怪物一樣，前額上長著角。其中一隻的角是尖的，大約二點五公分長；另一隻惡靈的角則更醜陋誇張，就像是公牛的角一樣，從它的頭顱側面長出來。雖然這兩隻惡靈的外表都是半人半動物，但並不相同。它們是不同的「個體」，各有特殊之處。最容易分辨這兩隻惡靈的特徵是傷口：其中一隻惡靈額頭中央有一個彈孔，滿臉鮮血；另一隻惡靈胸口心臟處則有一把刀，直直插在那裡。

它們都和那隻怪物一樣，看起來既瘋狂又兇惡。它們的兩隻眼睛分別往不同方向移動，有時像是鬥雞眼，有時會用其中一隻眼睛對大衛投以催眠的凝視。它們在冷漠看向男孩時，討論的只有一件事：他的靈魂。

大衛被自己看到的景象嚇壞了，只能勉強說出一句話：「他帶了幫手來！」

第八章

大衛是不是產生了錯亂的幻覺？他們一家人是不是陷入了集體歇斯底里的狀況？這是一場共通的幻想嗎？又或者他們的精神狀態其實一點問題也沒有？他們的感受可信嗎？這些事件是真的嗎？

在大衛用真誠又令人信服的態度描述他前一晚看到的景象時，茱蒂心中不斷掙扎著這些問題。茱蒂對於靈異現象幾乎一無所知，只能依賴常識。

而茱蒂的常識告訴她，他們一家人遇到的是非常真實的嚴峻考驗，過程中充滿各種怪異又駭人的事件。

最讓茱蒂心煩意亂的是，大衛描述的惡靈頭上長角、下半身是偶蹄類，而且皮膚是怪異的紅色。他描述的是典型的惡魔。這種形象實在太過時了。非要說的話，這些描述反而讓她更難相信這是靈異現象。

茱蒂需要找人討論這件事。她需要更多資訊。無論如何，她都必須找到方法證明這一連串事件到底是源自心理問題，還是源自靈體，如此一來她才能採取相對應的行動，制止這件事。

到了下午四點半，厄尼和黛比下班回到家。他們兩人都又累又髒：累是因為昨天只睡了半個晚上，髒則來自他們在哈潑狗舍（Harper's Kennel）的工作。黛比去洗澡時，茱蒂問厄尼他們有沒有順路去見他媽媽。這個問題顯然使厄尼心煩意亂。他告訴茱蒂他們去

了，但那就是一場災難。他媽媽對他和黛比簡直氣到像是著魔了一樣，直接宣布要和他們兩人斷絕關係。

厄尼和黛比試著要告訴她，他們這個禮拜在布飛鎮遇到的各種事件，並再次警告她住在那裡有多危險。但瑪麗不想跟他們扯上任何關係。她告訴他們，她租的這間房子裡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那種「愚蠢的」鬼故事能嚇倒的只有她女兒而已。不過黛比和厄尼不知道的是瑪麗其實在說謊：打從她和女孩們住進去的第一天開始，就遇到各種問題了。

黛比洗完澡後走進廚房，她說：「你們一定不會相信我剛剛遇到了什麼事，我在浴室脫衣服的時候，有東西摸了我的大腿。我真的有感覺到！我甚至轉過身去看浴室裡有沒有別人。」茱蒂和厄尼一句話也沒有反駁，他們都相信黛比的話。

輪到厄尼洗澡時，茱蒂問黛比她有沒有從同事那裡問到什麼資訊。

「要和同事提起這個話題其實滿困難的，」黛比說，「但我還是成功和蘇西（Suzy）花了很長時間討論這件事，她是另一個犬隻美容師。」

「她是靈媒或是那類的人嗎？」茱蒂問。

「不是，但她對這方面的事情還算瞭解。她有認識幾個人在幾年前遇過令人寒毛直豎的撞鬼經驗，那些人後來找了名叫華倫（Warren）的人幫忙，成功擺脫了鬼魂。我把名字寫下來了。」

茱蒂覺得好像在突然之間看到一線曙光：「我聽過華倫夫婦的事。他們應該很厲害。蘇西知道我們該怎麼聯絡他們嗎？」

「她只知道這個名字，其他通通不清楚。她建議我可以多問問認識的人。」

就在這時，凱特・梅利諾敲響後門並走了進來。凱特的年紀比黛比大兩歲，身材纖瘦，留著一頭凌亂的黑髮，長相十分漂亮。

「嗨！黛比，晚上要不要跟我去逛街呀？」她問。

「我沒辦法，」黛比說，「我快累死了，今天想要早點睡。」

「怎麼回事——你生病了嗎？你的氣色看起來好糟！」凱特極為擔心。

「就算我跟你說我遇到了什麼事，你也不會相信我。」

「說來聽聽。」凱特說完走到桌前坐下。

黛比簡單描述了他們遇到的狀況，她先講了水床的事件，接著解釋他們現在為什麼有理由相信，布飛鎮的這棟房子裡真的有鬼魂、靈體，或某種東西存在。

凱特面色凝重聽完她的話後詢問：「你剛剛說，你們昨天晚上是什麼時候聽到風吹的聲音？」

「大約十二點，」黛比回答，「但我沒看到外面有任何動靜能證明我聽到的聲音。」

「我看到了，」凱特透露，「我在十一點四十五分上床睡覺。大概在十二點，我聽到了非常恐怖的風聲。我坐起來看向窗戶外面。那陣風大到很誇張，外面的樹全都被吹得歪七扭八，簡直就像暴風雨來臨一樣。接著風消失了，一切又恢復正常。這件事太奇怪了——怪到我下床查看——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代表了什麼意義。

「唉唷！你的東西還放在我家地下室呢。自從你把東西放在那裡後，我家小孩都不敢下去了。他們都說他們很害怕。我甚至聽過下面傳來有東西在移動的聲音！這個禮拜我已經有好多次都覺得地下室一定有人。而且雖然你之前把床墊立在牆壁和紙箱中間，可是現在那個床墊已經平放在地上了。我不懂它是怎麼變成平放的。泰德（凱特的丈夫）不可能會去動它。」

「我們知道床墊為什麼會在地上。」黛比說。她接著解釋，大衛曾說過那個男人鬼魂會利用床墊休息。

凱特立刻請黛比和厄尼把床墊從她家地下室搬走。於是黛比和厄尼拖著床墊橫越庭院，把床墊直立起來，靠在葛萊索家側邊的牆壁上。凱特在那天晚上離開前問他們，有沒有什麼她能幫得上忙的地方。但事實證明了她的好意是個錯誤：她很快就會因此後悔。

在黛比和厄尼搬床墊時，茱蒂開始料理晚餐。當她站在水槽前，突然無比清楚地知道有人站在她身後。她不但覺得擁擠，還能察覺有呼吸輕輕吹拂過她的後頸。她沒有回頭，而是立刻向後踏了一步，想要測試是不是真的有東西在背後，但她沒有撞到任何人。她環顧四周，可是廚房一個人也沒有。

片刻過後，茱蒂感覺到臀部被大力捏了一下。她轉過身想都沒想就說：「別用你的髒手碰我！」

茱蒂馬上就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屋裡的某種東西使她做出了這種反應。

茱蒂已經厭倦了質疑自己的想法和感知。他們遇到的事情是真的。她忽然覺得自己身在一間充滿危險的房子裡，這是一種很孤獨的感覺。接著她驀地發現，大衛的感覺想必和她一樣。他會做出那些瘋狂的舉動是因為他嚇壞了！茱蒂瞭解到自己不能再繼續用沒完沒了的問題質疑大衛，她收起了原本懷疑的心態，變得更有同理心。

因為連續幾晚無法好好休息，厄尼、黛比、茱蒂和大衛都疲憊不堪，他們在十一點前就已經準備要睡覺了。他們和前幾天一樣和衣而睡。為了預防萬一，他們還留了一盞燈。

他們躺好後沒幾分鐘，艾倫和傑森抱著枕頭來到客廳，堅持要睡在那裡。他們說他們聽到床邊的衣櫃傳出了「怪聲」。大衛不想嚇到他們，所以沒有講出那隻怪物已經在白天時，把兩個還沒打開的盒子從閣樓移動到臥室的衣櫃裡了。

又過了不久，大衛開始抱怨說，那三隻惡靈中的一隻每次都在他閉上眼睛時戳他。他說每當他在這時候睜開眼睛，那些惡靈就會開始咒罵他，威脅要殺死他。那些惡靈就這樣騷擾了他一整個小時。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

接著咖啡桌開始傳出敲擊聲，隨之而來的是牆壁上的第一下撞擊聲。大衛驚恐大叫，他說那隻惡靈突然衝到他的面前，在他鼻尖前停住。

最後，厄尼要大衛說：「耶穌是主，上主會保護我。」

「耶穌是主，上主會保護我。」大衛乖乖跟著重複。

但他下一個說出來的話卻成了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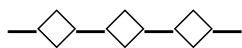
下一秒鐘，大衛無助地仰倒在地板上。他不斷踢動雙腿，身體扭曲，舌頭也吐了出來，事實上他是因為脖子被勒住而在掙扎！

大衛就這麼莫名其妙遇上了生命危險，他努力掙扎，絕望地試著拉開他喉嚨上那兩隻隱形的手。

然後在所有人都還不知道該如何幫助他的時候，這場攻擊結束了。

大衛躺在地上，一邊喘氣一邊咳嗽，直到終於能夠深深吸入空氣為止。他的脖子上出現了清晰且不容錯認的手指印！

那天晚上大衛沒有再遇到第二次攻擊。但在這種狀況下，無論對誰來說睡覺都是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的選擇。



隔天，茱蒂筋疲力竭又暴躁。在小卡爾責罵大衛「看到怪東西」時，茱蒂像是被激怒的老虎一樣反擊了。小卡爾兇惡又火爆地回嘴，最後咒罵他媽媽是個「應該被謀殺的該死賤貨」，而且暗示他就會是那個動手的人。

那天下午，茱蒂試著說服大衛詳細描述他被掐住脖子時發生了什麼事。但他似乎已經被那些惡靈的力量徹底嚇壞了。他只願意告訴媽媽，那兩個幫手如今分別守在前後門，而那個怪物則在房間裡，就站在他身邊。大衛說出這些話時，剛吃完一大碗冰淇淋和十多片巧克力餅乾。茱蒂看著大衛機械式地把餅乾放進嘴裡吞下去，就像不斷輸錢的賭徒一直把硬幣餵給吃角子老虎機一樣，這時她突然意識到，這就是為什麼家裡幾乎沒有什麼食物了：過去這一週以來，大衛一直在瘋狂進食。

茱蒂對這些可怕事件的成因再也不抱任何質疑。她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兒子因為談論到耶穌而差點被掐死，這個駭人景象已經使她越過了崩潰的臨界點。因此，茱蒂在七月八日開始尋求幫助。

茱蒂必須找到瞭解靈異現象的人，她需要這樣的人來告訴她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她知道華倫夫婦是這方面的專家，因此試著想找到他們的電話和地址，但卻一無所獲。

於是她決定要打電話給麥唐納神父（Father McDonnell），他是在大衛初領聖體之前，幫助他學習教義的老神父。茱蒂撥話到堂區神

父寓所，但馬上又改變主意。她要跟麥唐納神父說什麼？她能提供什麼證據嗎？茱蒂在電話響了一聲後掛斷，當天沒有再打過去。

那天稍晚，眾人在晚餐後又起了激烈的爭執。小卡爾和前幾天一樣，用各種荒謬指控攻擊其他人，大家則紛紛反駁。雖然厄尼也遭受言語攻擊，但他沒有加入這場爭論。大衛也沒有。接著厄尼發現，大衛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事。

厄尼在眾多咆哮聲中詢問：「大衛，那隻怪物在哪裡？」

「在廚房，就站在小卡爾後面。」

「那他的幫手在哪裡？」

「他們也在廚房呀。」大衛的語氣好像這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

「它們在廚房做什麼呢？」

「那隻怪物緊盯著小卡爾的頭，那兩個幫手則站在冰箱旁邊，瘋狂嘲笑所有人。」

「我們之所以會吵架，是因為他們的關係嗎？」

「當然是因為他們，」大衛斬釘截鐵地說，「每次都是因為他們。」

一直到七月八日晚上之前，除了大衛之外，沒有任何人看過大衛口中的怪物。那天晚上，黛比親眼看見它了。

雖然那天晚上的爭執終究結束了，但也已經對彼此的情感造成了傷害。在那之後，黛比一直覺得有東西跟著她，因此坐立不安。她很害怕自己會在獨處的時候被邪惡的力量困住。

但事情發展卻並非如此。黛比反而是在跟茱蒂、大衛、艾倫和厄尼一起看電視時，注意到頭頂上有東西在移動。她抬頭向上看，然後一語不發地盯著天花板。沒有人發現她陷入了困境，直到半分鐘後大衛才注意到發生了什麼事。他走到黛比坐著的沙發旁。

「黛比，」大衛說，「好了啦，黛比。別再盯著它看了。」然而黛比卻毫無反應。

大衛把雙手放在黛比頭上，強迫她低下頭，打斷了她的恍惚狀態。

黛比雙眼圓睜看著她弟弟：「大衛，那個東西、那個怪物——他是不是顴骨很高、鼻子很長、耳朵尖尖的，還有一雙能把人吸進去的漆黑眼睛？」大衛點點頭。

「而且他真的有長角，對嗎？他下巴留山羊鬍，嘴巴上有兩撇鬍鬚嗎？」

「對。我也看到他在盯著你，」大衛說，「所以我才過來叫你。」

黛比最在意的並不是怪物的長相，而是她看著怪物時發生的事。當黛比和那東西對上眼，她心中升起了一股可怕的恐懼感。她覺得自己好像正在不受控制地往那東西的方向移動，又或者是那東西正逐漸

流入她的體內。她想要大聲尖叫那東西抓住她了，可是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第九章

隔天七月九日，茱蒂在這天早上走進布飛鎮聖若瑟教堂的堂區神父寓所後，終於認清了狀況有多嚴峻。神父寓所的等候室氣氛十分莊嚴，茱蒂卻覺得胃在痙攣。這個房間有微弱的教堂燻香味。她正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個大型木製十字架，使她覺得這次來訪更加嚴肅。

茱蒂對於來到這裡求救已經不再懷抱任何質疑了。昨天晚上的經歷根本就是地獄。

她、厄尼、黛比和艾倫都只能無助地看著大衛不斷遭受巴掌、毆打與踢擊。茱蒂在心中回想那時的情景，幾乎能聽見響亮的巴掌聲和大衛痛苦的哭聲。大衛拒絕放棄上帝，也拒絕把靈魂交給惡靈。

「只要能讓他們停止，無論他們要你說什麼都可以！」茱蒂告訴他，但大衛拒絕了。接著大衛驚恐大喊：「媽咪，救我！他有手槍！他要對我開槍了！」

大衛往後倒下，緊抓著自己的肚子，倒在廚房地板上，好像已經死了一樣，其他人什麼聲音都聽見了，只有槍響除外。

茱蒂還記得厄尼檢查大衛的狀況之後，是用多麼絕望的表情說出他已經沒有呼吸、沒有脈搏也沒有心跳了。她也清楚記得，在大衛突然睜開雙眼時她有多感激。

昨晚的情緒已經使茱蒂精疲力竭了，她只希望教會能夠制止那個瘋狂生物傷害她的家人。

等待了十分鐘後，麥唐納神父把茱蒂帶進他那間擺滿了書本的小辦公室，隨後關上門。因為神父溫和的態度與平緩嗓音，茱蒂立刻放下心來。麥唐納神父已年近七十，一頭灰髮，聲音十分溫柔，是布飛鎮聖若瑟教堂的本堂神父。他的同儕都說他是神父的神父。他很喜歡布飛鎮的生活步調與特質，布飛鎮也喜歡他。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茱蒂把他們一家人遇到的艱困難題告訴了麥唐納神父。她對神父說大衛看到了三個可憎的惡靈，並重複了大衛描述惡靈外表的話語。她也說了關於敲擊聲、輕扣聲、腳步聲、爭執、怒氣、預言，以及這些事件帶來的恐懼。她告訴麥唐納神父她無法理解這種力量，但他們全家人都是那力量的被害者。

麥唐納神父告訴茱蒂，他以前曾聽過這種事情。他解釋這種現象有許多可能的原因，也包括心理狀態不穩定，不過他必須獲得更多資訊才能下判斷。儘管他不知道為什麼茱蒂的家人會遇到這種攻擊，但他指出這種狀況往往都是有源頭的——有可能是他們做的某些事，也可能是其他人對他們做的某些事。

茱蒂詳細回覆了神父提出的所有問題，同時她的心中充滿焦慮。麥唐納神父並沒有說出她想聽的話。茱蒂希望他說的是：「別傻了。那種東西並不存在。」但事實並非如此。

「所以大衛有可能真的是被這些靈體攻擊了嗎？」她鼓起勇氣問。

「我得和大衛談談才知道。」麥唐納神父回答。

「但你的意思是，這些事情真的會發生——或至少以前曾發生過？」

「沒錯，歷史上有些前例。葛萊索太太，你恐怕低估了這個世界有多複雜。」

茱蒂開始提出更深入的問題，這些問題一直以來都令她很擔心。

「假設我們家真的有靈體的話，那會是哪種？有可能是鬼魂嗎？」

「我目前無法確定，」神父誠實告訴她，「但我要在此提醒你，教會只承認兩種靈體：善的靈體與惡的靈體。」

「神父，大衛說他看到的惡靈有長角、有蹄，還有各種惡魔的特徵。老實說我很難相信他的說法；其實他這樣描述甚至讓我更加懷疑他，不過我內心也知道他沒有說謊。我只是沒辦法理解這件事。」

麥唐納神父不願多說，可是他面前的這名女人顯然非常痛苦。他表示如果這個狀況的成因是心理問題，那麼他出現在茱蒂家有可能會加強孩子的幻想。因此，他要茱蒂帶六支教堂蠟燭回去，把蠟燭擺在家裡。如果這個狀況的成因真的是靈體的話，那些靈體會極其厭惡這些蠟燭，可能會因此離開。如果蠟燭有用的話，他們就會知道狀況的成因了；如果蠟燭沒有用，家裡又出現各種問題的話，茱蒂就要打電話給他。

茱蒂心中滿懷希望，她帶著裝在紅色玻璃中的大型教堂蠟燭回家，在家裡每個房間各擺一支並且點燃。在當時看來，這樣的行為不

但帶來希望，也令人安心。

此外，七月九日週三也是傑森的七歲生日。茱蒂把注意力轉移到烘焙生日蛋糕上，愉快地開始準備下午的派對。

這場生日派對是一段愉快的放鬆時光。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他們就像是普通人一樣。傑森最喜歡的禮物是厄尼和黛比送的十八吋恐龍模型。這天唯一一件令人心煩的意外，是厄尼在為派對拍照時閃光燈泡突然故障了。

茱蒂希望教堂蠟燭能使他們家恢復寧靜，一開始這個想法似乎有望成真——直到午夜十二點為止。

到了十二點，一切又開始重演。前門傳來了三次不祥的敲門聲，隨後屋外出現了響亮的敲擊聲。屋裡的人開始感覺到客廳有東西在走動，那些東西經過的區域都會變得異常寒冷。

到了清晨，大衛說那個怪物和兩個幫手幾乎整個晚上都在嘲諷他、譏笑他。大衛說，那些惡靈因為他媽媽去了一趟堂區神父寓所，又把教堂蠟燭放在家裡，威脅要對他開更多槍、更常毆打他。那些惡靈還說，如果明天他——無論這個「他」是誰——進了他們家，大衛就會獲得永生難忘的意外經歷。

事實證明了，惡靈說的「他」是茱蒂在隔天下午打電話聯絡的人，也就是麥唐納神父。

大衛一整個晚上都受到惡靈的可怕折磨，直到早上才停止。小卡爾行為脫序，一直和兩名弟弟爭執打架；傑森回到家時腳踝瘀青，走

路一癱一拐的，他抱怨有東西踢他；茱蒂則感覺到頭髮被用力拉扯。屋裡響起了敲擊聲與難以理解的耳語聲。門廊一直有個冰冷的東西守在那裡，擋住了通往男孩們臥室的道路。還有某個東西拿起了一個點燃的教堂蠟燭，往客廳牆上丟去，把紅色的溶蠟噴得到處都是。茱蒂的化妝品再次被打翻，而且她潔白的床單上還出現了一串污黑的偶蹄動物腳印！

在茱蒂打電話的十分鐘後，麥唐納神父就抵達了他們家。在他抵達時各種現象都停止了。儘管如此，茱蒂還是帶神父前往主臥室，把床單上正逐漸消失的偶蹄動物腳印拿給他看。

不過，麥唐納神父來到這裡的真正目標是和大衛談話。他覺得這孩子說的各種景象可能大多都是想像出來的。麥唐納神父是一名教師，他很清楚在無聊的環境下，聰明的小孩有時會編造出另類現實，以抒發深層的心理壓力。然而在聽了大衛描述的事件後，麥唐納神父告訴茱蒂，他覺得接下來他該做的事是祝福這間房子，讓屋裡充滿「基督的光環」。神父顯然認為葛萊索家的靈異現象是真的。

麥唐納神父走到屋外，從他的車裡拿出一個黑色旅行袋回到屋內。他從袋子裡拿出紫色的教士長綢帶，親吻了布料後垂掛在脖子上，接著他拿出黃銅製的灑水聖器，以及上面有十字架的裝水容器。然後他用拉丁語賜福了這些水。

麥唐納神父從地下室出發，一路賜福了房子裡的每個房間，最後抵達閣樓。這麼做並不是在為這棟房子驅魔——驅魔是神父在做了大量準備之後，才能執行的特定複雜程序——他這麼做只是在把這棟房子獻給聖靈。麥唐納神父知道，如果涉及這個事件的惡靈力量較小，他的

賜福就能把惡靈擋在屋外。然而有些比較強大、比較惡毒的靈體會反抗上帝的旨意。不過在這種狀況下，為了謹慎起見，神父會先採取保守的行動，將更徹底的手段留到有需要的時候。

最後他對大衛施加了保護的賜福，建議他們一家人在晚上聚在一起，對聖彌格爾念誦天主經與祈禱文，這兩個禱詞都包含了對惡魔的拒絕。如果靈異現象又出現的話，他們還要大聲念出聖詠第二十三章。

當天晚上，葛萊索家似乎終於迎來了寧靜。據大衛所言，怪物和那兩個駭人的幫手飛到樹頂上，回到紐鎮的租屋處了。

就連卡爾都驚訝表示，在神父來過他們家之後壓力變小了。一切突然恢復正常，他們計畫要在這個週末全家一起出遊。

因為這段漫長又令人不安的靈異現象，所有人都身心俱疲，早就上床睡覺了。大衛、艾倫和傑森睡在自己房裡，大衛甚至沒有要求開夜燈。茱蒂回到丈夫身邊，厄尼和黛比則開始思考未來如何開啟生活的新篇章。

隔天，厄尼在前往工作的路上告訴黛比，前一天晚上他隱約感覺到某種東西——或某個人——站在他身旁俯視著他，所以他一直到日出都沒有睡著，害怕會發生什麼事。

然而真正遇到不可思議事件的卻是大衛。隔天下午三點，大衛走進屋裡想喝杯水。在冰箱旁邊的地上，擺著傑森在生日派對上拿到的

大型恐龍模型。那隻玩具「每個細節都非常逼真」——擁有可移動的關節及可開闔的下巴。

大衛在水槽裝完水轉過身時大吃一驚。那隻恐龍模型活過來了！

大衛嚇呆了，看著那隻大約六十公分高的玩具朝他走了好幾步，然後停下來。

它的右前腳向上轉動並指著大衛，可開闔的嘴巴動了動說：「當心！你將會被刀子刺傷！」接著這隻塑膠玩具便不動了。

大衛狂亂地跑到屋外。他會有這種反應不只是因為玩具動了，不只是因為遭受到更多暴力威脅，更是因為這代表那些靈體回來了！然而茱蒂卻拒絕相信他說的話。她堅持這件事已經結束了。徹底結束了！

那天晚上大衛上床睡覺時感到無比恐懼。他睡不著。他躺在漆黑的房間裡，警覺地睜大雙眼。一開始他只是惴惴不安，但這種情緒緩緩轉變成一種可怕的預感。大衛的內心深處清楚知道，馬上就有糟糕的事情要發生了。

剛過午夜十二點，大衛的預感就成真了。惡魔的使者一個接著一個抵達。

最先抵達的是那隻怪物。它散發著邪惡氣息穿牆而來，走到大衛的床腳，彷彿那面牆根本不存在。它氣到快要發狂了。它覺得神父的賜福侮辱了它的能力。

你這雜種！你這噁心的人類！你這只會背叛的人渣！你竟敢用這種方法羞辱我！我就是力量！我就是唯一的存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神！神是狗屎！你是狗屎！

它的眼神瘋狂，繼續褻瀆神父與上帝所創造的一整個「不公正」國度。

在這個怪物惡靈持續謾罵的過程中，另外兩名渾身血跡的助手也抵達了。它們的身體由虛轉實，逐漸和第一隻惡靈一樣清晰可見。然後它們對著大衛憤怒吼叫。

大衛怕得全身虛弱無力，他想要大聲呼喚家人來幫忙，卻無法發出聲音。他眼前的瘋狂景象沒有停止。有時候它們咒罵的速度太快了，大衛聽不清楚它們說了什麼；有時候它們會用大衛不懂的語言說話，還有些時候它們說的話對大衛來說毫無邏輯。

我們會讓你成為我們之間的一員。

你早就已經屬於我們了。

你的靈魂是我們的。

接下來好幾個小時，它們不斷說出各種褻瀆上帝的言詞、粗話、命令、要求、威脅、預言，也持續發出咆哮、怒吼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它們把所有墮落的話語都說盡了。

之後還會發生更糟的事嗎？

大衛得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而且在那瞬間他差點就昏厥了。

怪物與兩個幫手開始念誦一段褻瀆神的話語，來回重複了許多遍。而大衛很快就注意到，在那三個不斷吟頌的靈體之間出現了一團藍色光球。

藍色光球越來越亮，拉長成了鉛筆粗細的光束，然後拓寬成一名成年男性的尺寸。光束的細節逐漸清晰，最後第四個惡靈出現在房裡！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個惡靈都醜惡至極。它大約一百八十公分高，一隻眼睛長在頭的正前方，另一隻眼睛長在後方。它的鼻子被削掉了，嘴巴左右也撕裂開來。它紅色的身體正熊熊燃燒，上面布滿緩緩流出鮮血的爪痕。它的肚子上有一個大洞。它看起來像是已經陷入瘋狂。

原本的三個惡靈邪惡地大笑起來，更多光球開始以不詳的方式環繞著房間移動。又一個高爾夫球尺寸的光球開始實體化，房裡出現了第五個惡靈。這個惡靈全身漆黑，令人感到噁心。它的身體上都是燒傷，顯然是被火化過。

現在屋裡已經有三個正哈哈大笑的狂暴惡靈，以及兩隻剛出現的怪物，在如此可怖的景象中又出現了第六個惡靈。第六個墮落生物的高度將近兩百七十公分，只有一隻眼睛，看起來既不像人也不像動物，不過它的雙腿也一樣是偶蹄動物，頭顱上同樣長著角。

緊接著第七個惡靈出現了，它甚至比其他惡靈還要更嚇人。這個惡靈的頭顱從中間被劈成兩半，臉也一樣。鮮血從它的雙眼中湧出。它只有一隻手臂和三支手指；其中一隻腳有蹄，另一隻腳則在膝蓋下方五公分處被砍斷了。

大衛驚恐萬分地看著一整群非人生物紛紛現身。有些惡靈具有爬蟲類的特徵，有些則長著小小的頭和宛如怪物滴水嘴一般突出的詭異口鼻。有的惡靈身體已經燒焦了一半；有些的眼睛掉出眼眶或手腳被砍斷；還有的則像是乾枯的屍體，裸露出內裡的骨頭與頭顱。惡靈仍在增加，每一個都擁有駭人的可怕損傷以及異常的臉部、身體或四肢。事實上，大衛看到的惡魔數量簡直不亞於一整支軍團！

那天晚上出現的新惡靈共有四十個。

各自有獨一無二的可怕之處。

最糟糕的是，這些惡靈全都會留下來。

第十章

隔天是週六，早上大衛描述他在前一晚親眼看到的混亂狀態時，茱蒂又氣又難過地聽著。

茱蒂立刻打電話給麥唐納神父，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神父在茱蒂聯絡後的一個小時內抵達了葛萊索家。

麥唐納神父知道葛萊索一家人遇到的是什麼樣的事情。他以前曾見過這種事，也知道如何解決。但是他無法完成這項任務。他的健康狀況不佳：他在一年前做彌撒時昏倒了，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精力。更何況他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驅魔士。雖然他過去曾有成功驅魔的經驗，但葛萊索家的非人力量太過強大，他只要試圖除魔，就有可能會招來死亡的結局。堂區神父寓所的其他幾位神父曾建議他，處理這件事時可以「慢慢來」，不過他們沒有相關經驗。麥唐納神父只能獨自扛下這份重擔。

那天下午，麥唐納神父抵達葛萊索家時所有人都在客廳等他——唯有卡爾和小卡爾除外，前者在工作，後者則待在屋外輕蔑地取笑屋裡的家人。

「康乃狄克州的這個區域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這一類的事情了，」麥唐納神父告訴葛萊索一家，「我們得透過嚴謹的宗教程序才能徹底中止這種事件。」他解釋，接下來他會把這件事轉達給橋港教區，教區的人會指派適合這個案件的神職人員來幫忙解決。神父表示在這段期間，葛萊索一家也可以為他們自己付出一些努力。教會的神職人員在採取行動之前，必須調查與驗證這種案子，這可能得花上很

長的時間——甚至有可能長達數個月。為了加快流程，他建議葛萊索一家打電話給艾德·華倫和羅琳·華倫，他們兩人是神學靈異現象領域的調查人員，經驗豐富，教會神職人員會接受華倫夫婦的判斷。

麥唐納神父沒有告訴茱蒂的是，華倫夫婦的職業領域其實是惡魔學。他用「靈異調查人員」這種含糊不清的詞彙來指稱他們，使茱蒂比較容易接受。

茱蒂曾經希望能夠有立竿見影的解決方法，雖然結果只是奢望，但至少現在事情有了實質的進展。而且這是她第二次聽到有人推薦華倫夫婦，認為他們是她應該聯絡的專業人員了，這讓她十分重視。凱特·梅利諾告訴茱蒂，華倫夫婦也住在康乃狄克州，她可以在隔天聯絡上她婆婆時取得他們的電話號碼。

對葛萊索家來說，等待一整天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夜晚來臨時，大衛說他前一晚看到的眾多靈體又聚集到他房裡了。他們的外表令人膽顫心驚，但更令人害怕的是他們手上拿著鞭子和棍子。

這一晚對大衛來說無比漫長，他不斷遭到暴力威脅的折磨。那些滿身是血的鬼怪會用它們的爪子拿著木棍或鐵棒，走到男孩身邊，演練各種能夠打出致命一擊的準備動作。大衛只能畏縮地往一旁躲避，這讓他的家人全都非常憂慮。

到了凌晨，大衛突然大喊：「那兩個幫手——它們拿著刀子！」大衛無處可躲，只能眼睜睜看著頭上有彈孔的惡靈，和心臟插著一把刀的惡靈從眾多怪物之中走上前來，兩個惡靈都揮舞著鋼製廚房長刀。

七月十三日凌晨四點，大衛被刀子刺中了。恐龍模型兩天前的預言實現了。

其中一個惡靈用刀刺了大衛的背，另一個惡靈則刺了他的身側。

大衛的家人駭然看著他倒在地上蜷縮起來，口中發出絕望的呻吟。而從大衛的視野看來，其他人都看不到的兩個非人助手就站在他身旁，在他逐漸死去的過程中詛咒嘲弄他。

厄尼撕開了大衛的上衣。大衛身上沒有傷口或流血，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然而他們在大衛身體右側與背部中央，找到了兩條細長的紅色印記。

疼痛的感覺對大衛來說真實到難以忍受。不過，疼痛的程度接著便逐漸下降，十五分鐘後只剩下酸痛。在刺傷事件過後，那天早上再也沒有出現其他異常現象，但所有人心中都留下了陰影。

在大衛受到持續攻擊的過程中，受到最大影響的是站在茱蒂旁邊的厄尼。他嘗試了所有能夠保護男孩的方法，包括用自己的身體阻擋大衛受到毆打。厄尼和其他人不一樣，他從沒有因為怪物與其瘋狂的同伴而表現出恐懼。真要說起來，他甚至會挑釁那些惡靈。

「衝著我來！」厄尼曾對那些惡靈大吼，「這孩子無法保護自己，你們要打就打我吧！」但大衛說，那些惡靈聽到後只是輕蔑地嘲笑厄尼。

週日稍晚的發展或許是他們首次向解決問題邁進的第一步。凱特從婆婆那裡問到了華倫夫婦的電話號碼，她的婆婆之所以認識華倫夫

婦，不只是因為他們是長島市（Long Island）阿米提維爾事件（Amityville case）的調查人員，也是因為過去三十五年來，只要有人搬進了新英格蘭區（New England）的鬼屋，都會聯絡華倫夫婦。幸運的是，華倫夫婦的住處離布飛鎮中心只要三十分鐘車程。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三日週日晚上十點，凱特代表她的朋友卡爾和茱蒂，打了一通電話給華倫夫婦。她用擔憂又緊繃的聲音，詳細描述了鄰居在布飛鎮家中遇到的各種騷動，並詢問華倫夫婦能否幫忙。

艾德與羅琳分別用家中電話的分機傾聽凱特的敘述，接著他們告訴凱特，出於法律原因，葛萊索家的人必須直接聯絡他們。華倫夫婦建議凱特找葛萊索家的人親自打一通電話。

掛掉電話後，羅琳只對她先生說了一句話：「布飛鎮。我就跟你說吧！」

在凱特和華倫夫婦通完電話後十分鐘，茱蒂打了過來。華倫夫婦對茱蒂提出了一系列初步問題。茱蒂滔滔不絕描繪了七月二日以來的不可思議事件，最後下了結論說，如今他們家裡有四十三個惡靈，其中一個宣稱它想要大衛的靈魂。茱蒂也告訴華倫夫婦，她曾和布飛鎮的麥唐納神父長談，神父認為有必要正式為他們的房子賜福。

「你們有找醫師來檢查過那名孩子嗎？」艾德問。

「大衛會定期去看小兒科醫師，」茱蒂回答，「大衛現在沒有生病，他的醫師不知道這件事。」

「如果我們今晚過去的話，你是否介意我們帶一位醫師過去呢？」

「完全沒問題——只要是你們覺得能幫得上忙的人，全都可以帶來。」茱蒂說，這項進展讓她鬆了一口氣。

華倫夫婦記下了葛萊索家的地址和電話，告訴茱蒂他們會在一小時內抵達。

此時是晚上十點半。

茱蒂剛掛上電話，就聽見男孩們房裡傳出痛苦的尖叫。黛比和茱蒂跑進房裡，只見傑森躺在地板上不斷前後扭動自己的頭，眼淚順著他的臉頰流下。

「我掉下來了，」傑森嗚咽著，「有東西把我從上鋪推下來，我的頭撞到地板了。」

「大衛，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茱蒂嚴厲地問。

「傑森剛剛在上鋪的時候告訴我，他今天感覺到有人手在摸他，他說今天早上有人抓住他的腳踝，害他絆倒。那個怪物本來站在這裡聽我們說話，一聽到傑森提起絆倒的事，怪物就突然生氣了。他對傑森說『你這個廢物！』然後就跑到上鋪去把傑森推下來，害他受傷。」

「怪物現在在哪裡？」

「在客廳，」大衛回答，「他坐在沙發上，就在小卡爾旁邊。小卡爾聽不到他說話，可是怪物一直叫他在今晚惹麻煩。」

「那其他那些幫手呢？」

「他們都在屋外等著，」大衛應道，「怪物叫他們去那裡等你打電話聯絡的那些人，華倫夫婦和名叫安東尼醫師的男人，他說華倫夫婦會去載醫師過來。他還說我們一定會後悔找他們來，如果華倫夫婦想要干涉這件事的話，他會把他們的人生搞得一塌糊塗。」

艾德與羅琳接完茱蒂的電話後，在晚上十點三十五分，致電聖若瑟教堂神父寓所的麥唐納神父。華倫夫婦先前就認識麥唐納神父，他們非常尊敬他。麥唐納神父證實他確實為葛萊索一家人提供了建議，而且他覺得他們家的狀況需要艾德與羅琳的協助。接著他把自己嘗試過的事情都告訴了華倫夫婦。

羅琳告訴麥唐納神父，她和艾德在七天前開車經過布飛鎮中心，那時她就感覺到那裡散發出一股邪惡的氣息。羅琳說打從那時開始，她就一直受到不祥的沉重預感所困擾。她告訴艾德和他的助理保羅·巴茲（Paul Bartz），她很擔心馬上就要遇到危險的案子了，她運用自己的能力，盡可能精確找出來的地點就是布飛鎮。

儘管艾德和羅琳是一起合作的調查團隊，但他們擅長的領域不同。羅琳具有超感視覺，可以分辨周遭有沒有靈體存在。她總是能精確判斷出無形入侵者的本質。過去數年來，一直都有神職人員私下打電話請她去參加驅魔儀式，協助他們辨明惡靈的名字和數量。有時她會幫助警方找出無解案件中各個線索的隱藏連結，而她的先生則依靠她的能力確認住宅是否真的有靈異事件。

艾德不具備精神上的異常天賦，這也不是他的工作範疇。他專精的是宗教惡魔學領域——也就是研究惡魔力量的學問。他的任務是判斷騷動現象的成因是不是靈體。對他來說，惡魔學並不是一種信仰，而是一種可證實的跡象：「靈體現身是一種可觀察、有秩序的過程，只要這種現象真的發生了，我、羅琳與神職人員將會通力合作，徹底中止某個人或某個家庭遇到的痛苦。」

那天晚上，他們在詢問過麥唐納神父後，立刻致電給他們的醫師朋友安東尼·傑格拉梭（Anthony Giangrasso），請他隨同他們前往布飛鎮，調查可能是靈異現象的事件。醫師同意了。

對艾德和羅琳來說，這天晚上的電話開啟了他們這輩子最糟案件的開端。

第十一章

這是個炎熱溼悶的夜晚，華倫一行人開車抵達布飛鎮中心時，霧氣使道路變得模糊不清。沒有人開口說話。對艾德與羅琳來說，在過去一年內從康乃狄克州轉介給他們的事件中，這是第二嚴重的案子。前一年夏天，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八月，紐約州與康乃狄克州的警方都致電給華倫夫婦，請他們調查雷奇菲爾德鎮（Ridgefield）發生的「邪惡」事件，那是位於康乃狄克州與紐約州邊界的富裕小鎮，有人聽到一位著名搖滾歌手的住宅裡，傳出了褻瀆上帝的詠唱聲、槍聲和怪異的樂聲。在一名康乃狄克州警員遭到黑衣黑帽的暴徒襲擊後，警方聯絡了華倫夫婦。他們在歌手的豪宅中，找到了儀式用的篝火與木樁留下的痕跡，還找到動物獻祭的跡象，這些都是撒旦崇拜的重要元素。當地人對華倫夫婦的發現嗤之以鼻，直到數個月後，那名歌手推出了他的新音樂風格：撒旦搖滾。

華倫一行人距離葛萊索家越來越近，這時艾德打破沉默，告訴安東尼醫師正如他剛剛在電話中所說的，這是布飛鎮在這個月內出現的第二次靈異現象。先前有五、六個人指出，他們在二十五號公路上讓一位長相俊俏、衣著鮮亮的男子搭便車，但那名男子一上車就開始滔滔不絕批判人們解讀聖經的方式，還說人類「已經快要毀掉上帝賜予的塵世了」。而等到這名搭便車的男子說完他的埋怨後，駕駛就會發現這位主見強烈的乘客突然消失了——不過乘客座位上的安全帶倒是還沒解開。

他們在晚上十一點半抵達葛萊索家。這棟房子散發著陰暗不詳的氣息。艾德走在最前面，他踏上通往前門的水泥階梯，接著毫無原因

地絆了一下，痛苦摔倒在地。跟在他身後的羅琳沒有遇到任何意外，但安東尼醫師則同樣在踏上階梯之後絆倒了。他們才剛走到大門前，有個詭異的人忽然從黑暗中往他們走來。

「裡面的人全都瘋了，」一個男生的聲音說，「這裡根本什麼事都沒發生。全都是捏造出來的。你們應該直接回家。」是小卡爾。

艾德一邊敲響前門，一邊告訴那名站在陰影中的年輕男子，他們希望能聽聽另一方的說法再下判斷。

茱蒂一打開門便說：「你們到了，真是謝天謝地！」

華倫夫婦和安東尼醫師走進屋裡，在廚房的餐桌入座，同樣坐在桌前的還有茱蒂、大衛、厄尼、黛比和凱特·梅利諾。艾倫坐在不遠處的凳子上，小卡爾則在剛剛從地下室進了屋裡，正從客廳偷看這三名陌生人。葛萊索家的爸爸沒有出席，華倫夫婦對此感到疑惑。卡爾在一小時前已經就寢了，他不要和他們的「古怪問題」扯上關係。儘管當時卡爾不願意對家中的任何人承認，但對他來說，這個古怪問題在當晚變成了清晰的現實。

艾德設置了錄音機，請在場每個人說出他們的名字、住址與年齡。為了保留案件紀錄，艾德請茱蒂把這件事從頭描述一次，同時其他人也可以補充她可能遺漏的細節。

茱蒂從七月二日在租屋處遇到的狀況開始說起，按順序描述接下來遇到的各個事件。華倫夫婦仔細傾聽，這麼做不只是為了瞭解事件經過，也是為了觀察每個人的心理狀態，確認事件的可信度。他們的

解釋連貫嗎，又或者在複述時有了變化？他們使用的是直接的語言，又或者充滿了主觀的「我覺得」？他們是否誇大了細節？他們在描述的過程中，是否透露出對於神祕學的深入瞭解？他們描述的事件是不是親身經歷，又或者是近期電視節目裡的情節？

在茱蒂描述這些事件的過程中，華倫夫婦持續尋找更明顯的線索。這是她的幻想嗎又或者有什麼外在因素能證實她的說詞？由於幾乎在座所有人都認同這些外部靈異現象真實存在，所以這不會是單一個體的心理問題。儘管如此，為了確認事件成因是不是醫學或心理問題，安東尼醫師還是在客廳替大衛做了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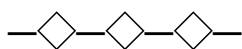
安東尼醫師年紀五十五歲，是一名開業醫師，也是郡政府的體檢醫師。艾德確信，如果大衛有任何醫學方面的問題，安東尼醫師不但能找出來，也必定能提供治療。

不過，華倫夫婦造訪葛萊索家的身分是靈異調查人員。他們很清楚，如果這種現象背後的成因是靈體的力量，那麼這些事件將會按照特定的順序發展。為了做出適當判斷，華倫夫婦不能只相信茱蒂所說的話。正如羅琳所說：「畢竟人們相信的很多事情都不是真的。」於是華倫夫婦開始尋找證據，他們需要證明這些事件是由有智識的存在導致的。如果確實是有智識的存在造成了這些事件，那麼就一定會有某種規律模式。接下來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判斷這個智識存在的本質是什麼——人類或非人類。

華倫夫婦自成年以後就一直在這個領域工作，他們早就已經知道就算騷擾現象的來源是靈體，該靈體也不一定會是人類。

「家中出現智識靈體製造的種種現象時，這些靈體通常是鬼魂——也就是人類的靈體逗留於此，」羅琳說，「鬧鬼典型狀態的出現原因是人類突然死去或死因慘烈，所以困在無法了結的狀態中。死者的鬼魂為了讓這個世界注意到它的存在，有時會現身或操控環境，希望有人留意到它陷入了中介的困境。鬼魂想要的是協助，艾德和我曾幫助數百個無法了結的人類靈體進入下一個維度。人類靈體製造的現象是隨機的，而且鮮少會包括移動物體。這些靈體的動機是離開他們不喜歡的困境，而不是激起恐懼，或把能幫忙的人嚇跑。」

「人類靈體是單獨的、個別的、不開心的靈體，幾乎沒有力量能影響物理環境，」艾德接著說，「不過靈異現象中還有另一個種類的智識靈體，也就是非人類靈體——這種靈體不值得擁有生命，因此永遠無法以肉體形式存在。這種靈體叫做惡魔，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對於人類和上帝都懷抱著強烈且永恆的憎恨。非人類的惡魔靈體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它們一心想要的是死亡與毀滅。惡魔靈體有能力操控物理環境，也可以製造嚴重的損害與破壞。非人類靈體導致的靈異現象會以一種蓄意的、戲劇化的方式出現，目的永遠都是創造出恐懼與傷害，甚至死亡。」



茱蒂描述完狀況後，輪到黛比從她的角度敘述各個事件，她一路說到一個小時前，她的兒子傑森從上鋪被推到地板並撞到頭的意外。

接著厄尼講述了他們的牧羊犬在租屋處整晚嚎叫、葛萊索家閣樓傳來的聲響、他媽媽的態度丕變，還有其他人不曉得的事件：這週他在一位鄰居家裡時，被看不見的生物直接騰空抓起來，從前門階梯扔下去。

「以前這裡通常都很寧靜，」凱特·梅利諾補充，「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接著一切都在突然之間毀了。」

「大衛有用不是自己的聲音說話過嗎？」艾德問。

「沒有，至少我沒聽過，」茱蒂回答，「為什麼這麼問？」

「沒什麼，只是好奇罷了。」艾德說，他希望能讓茱蒂覺得這個問題並不重要。

「等一下，」黛比插話道，「雖然大衛都是用自己的聲音說話，但他使用的語言並不是自己的。他在學校參加特殊閱讀班，說話都用很基本的詞語。但每當這東西來到屋裡，大衛就會開始說一些——或者該說『重複』一些——他根本不懂的字。他會用『遭逢』取代『遇到』，用『惴惴不安』取代『緊張』。而且他還會說罵人的話。大衛以前從來都沒有說過粗話，但每當我們詢問那東西是怎麼回應的，他的回答總是充滿了髒話。」

羅琳轉頭看向茱蒂：「你剛剛說，你發現兩個兒子都出現明顯的改變。那麼艾倫呢？」

「艾倫和以前一樣，」茱蒂看向艾倫並回答，「但大衛打從第一天開始就變得陰鬱暴躁，而且一直非常害怕。還有我的大兒子卡

爾，」她沮喪地繼續道，「他對我說了許多令我心碎的話，忽然開始使用各種可怕的粗鄙語言。我眼睜睜看著那孩子變成現在這樣。他們兩個現在都已經不是平常的樣子了。」

「他們平常的樣子是怎麼樣？」艾德問。

「在這些事件開始之前，小卡爾彬彬有禮、脾氣溫和又態度冷靜。是個值得我依賴的孩子。如今我卻開始覺得他很恨我！還有大衛——他以前很乖。他常在屋外玩好幾個小時，回到家裡喝一杯牛奶，然後跑到外面繼續玩。如果你需要他幫忙的話，他會和你一起把事情做完。但現在……一切都變了……」茱蒂的聲音逐漸轉小。

「那些現象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會出現嗎？」艾德問。

「九成都在晚上出現，」茱蒂回答，「在太陽下山後狀況會變得非常嚴重，甚至會在深夜和凌晨越演越烈。接著在日出之前逐漸平息，到了黎明就結束了。」這個答案對艾德來說很重要。

安東尼醫師與大衛回到廚房後，醫師指出大衛的生理狀況與心理狀況都很穩定，不過已經出現了過重的徵兆。

艾德在確定了大衛當下的心情平穩後，開始對他提問。

「大衛，讓我們從頭開始，你知道你那天被推到了水床上面。你是真的被推倒的，還是那是你唯一能描述當時狀況的方式？」

「我是被推倒的。我那時候感覺到兩隻手平平地壓在我肚子上；然後我就在突然之間被用力向後推倒了。」

「接下來請你描述一下那名男人，」艾德說，「他的臉上有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嗎？」

「嗯，全部都有。」

「他有手臂和腿嗎？」

「有。」

「他有手掌和腳掌嗎？」

「他有歪歪扭扭的老人的手，但沒有人類的腳。他的腳尖尖的，像動物的腳。」

「尖尖的腳？你是說蹄嗎？」

大衛不知道什麼是「蹄」。茱蒂解釋說：「親愛的，他說的是鹿的腳。」

「對，他的腳就是鹿的腳。」大衛回答。

羅琳問：「大衛，那個老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跟你說話的？」

「從第一天開始，我被推倒的時候他就說話了。他指著我說：『當心！』」

「『當心』？你確定嗎？」艾德問。

「我很確定。」

「接著請你告訴我，」艾德繼續，「這個老男人和晚上跑來找你的人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是同一個人，可是長得不一樣。」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有看到他改變樣子。晚上的時候他頭上有兩隻往上長的角度，沒有很長，最上面那一小段有點彎曲。他的眼睛很圓很大，是黑色的，顴骨很高。他的耳朵貼著頭，尖尖的。他的嘴巴上面和下面都有黑色的鬍子。他的臉是白色，皮膚是紅色。他的腳還是鹿的腳，不過到了晚上後面會多一條尾巴，就和其他幫手一樣。」

「總共有多少幫手？」

「加上怪物，總共四十三個。」

「你怎麼知道是四十三個？」

「因為怪物是他們的領導人，都會用號碼叫他們。」

「他們沒有名字嗎？」

「我不知道，」大衛誠實回答，「我沒聽過他們的名字。」

「他們在你身邊的時候會做什麼？」羅琳問。

「他們會繞著我圍成一個圓圈，對著我大叫，咒罵我一整個晚上。」

「你是從哪裡得知『怪物』這個名字的？」

「那是我們取的名字，」黛比插話，「因為那東西的行為舉止就是個怪物。」

華倫夫婦對於大衛的回答印象深刻。他說的話很有說服力，提供的回答也非常吻合華倫夫婦對於惡魔現象的認識。

如果他說的都是真的，那便代表葛萊索一家已陷入了極大的危險中。因此華倫夫婦出於迫切感，決定要挑戰這個名叫怪物的靈體，設法確認它的存在狀態。

「大衛，」艾德說，「你說你稱作怪物的這東西有大概四十多個幫手。他們現在在哪裡？」

「大部分在頂樓的樑上，那邊比較熱。他們喜歡熱的地方。他的兩個主要幫手在屋外門口那裡。他們在你和安東尼醫師爬樓梯的時候把你們絆倒了。」

「你怎麼知道？」艾德立刻問。

「是怪物告訴我的呀。」大衛困惑地回答。

「怪物現在在哪裡？」艾德問。

「在客廳，他坐在搖椅上。他說那個搖椅是他的。」

「你怎麼知道怪物在那裡？」羅琳問。大衛背對著客廳，而且門也關上了。

「因為自從他們來到這裡之後，我就可以看透牆壁。」

「你可以看透牆壁？」

「一開始不行，但現在就一直都可以。」

「他在客廳做什麼？」艾德問。

「他在聽我們說話。他不喜歡你們。他不喜歡你們來這裡。」

「我想也是。但如果他對我們的對話這麼感興趣的話，請他過來廚房這裡加入我們的談話。這樣他才能聽得更清楚，」艾德停頓片刻，「他過來了嗎？」

「這裡有某個東西，」羅琳悄聲說道，「它就站在大衛身邊。」

「大衛，有東西站在你身邊嗎？」艾德問。

大衛微微看向右側：「對，他現在在我旁邊。」

「羅琳，它長什麼樣子？」艾德問。

「它沒有顯現太多特徵，」她說，「但我能在大衛的右邊看到非常清楚的靈體物質，大約一百八十公分高。」

「如果他這麼無所畏懼的話，那他應該願意讓我們替他拍張照片吧。」艾德說。

「他說：『你好大的膽子！』」大衛回報。

「為什麼？他怕了嗎？」

「他說他不怕你。」

「我覺得他害怕那些知道他存在的人。」

「他說：『不如我把你從窗戶扔出去吧？』」

「好啊，我很樂意他把我扔出去。不過我覺得他根本做不到。」

「他說他會做到。」

「那他什麼時候才要做到呢？」艾德繼續挑釁。

「他說，如果你再不閉嘴的話，十秒後你就會被扔出去了。」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那麼厲害的能力！」

「他說，如果他有能力可以把厄尼從階梯上丟下去，那麼他也有能力可以把你從他的屋裡丟出去。」

「他的屋裡？告訴他，我認為上帝的能力比他厲害多了。」

「他說：『上帝的能力比不過我！』」

「如果上帝的能力比不過他，那麼我應該早就被丟到窗外了。我覺得他根本只敢勒住小男孩的脖子，用魔術小刀刺在小男孩身上。」

「他說：『下地獄吧！』」

「告訴他等到我把神父帶來這裡之後，他就會下地獄了。」

「他說那是不可能的事。任何該死的神父都沒辦法把他趕走。他會把你帶來的每一位神父都趕跑。」

「我們等著瞧吧，」艾德回答，「告訴我，他是怎麼稱呼他自己的？他一定有名字。他的名字是什麼。」

「他說他的名字是撒旦。」

茱蒂倒抽了一口氣。

「撒旦，是嗎？很好，撒旦，如果你的能力真的那麼強大，但又不願意把我丟出窗外的話，那麼我要怎麼知道你真的在這個房間裡呢？」

突然之間，所有人都感覺到似乎有一股力量從地底下猛力撞擊地板。

「很厲害嘛，撒旦。」艾德告訴靈體。不過他擔心錄音機沒有錄到撞擊地板的聲音，便慫恿怪物：「但我希望你能敲桌子三下，這樣我才能確定這一切不是一場誤會。」

屋裡安靜了許久。接著，桌子上響起了三次敲擊聲，大聲到足以使每個人都起雞皮疙瘩。這次的聲音顯然大到足以被錄進錄音機裡面。

如果這個智識存在真的敲響了桌子，那麼就可以刺激他重複同樣的行為。因此艾德刻意使用了激將法：「你知道嗎，撒旦，我之前聽過許多鬼魂做出的行為都比你厲害多了。不如你再敲三下桌子吧。」

「他說他不會聽從你的命令。」大衛回答。

「喔，真的嗎？我認為他其實根本沒辦法做到第二次。我認為他只是個鬼魂而已。我認為他剛剛光是敲桌子三下，就已經用盡所有力量了。我認為他必須花上一整天的時間，才能恢復力量再敲桌子三下。」

地板傳出了三下沉悶的撞擊聲，接著桌子上也傳來更多下敲擊。

「撒旦，如果你能做到這些事的話，那麼不如你現在就在我們面前現身吧？」

「他說了髒話。」大衛說。

「好吧，撒旦，如果你不想在我們面前現身的話，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其實只是個鬼魂呢？」

他們聽見了更多敲擊聲。

在長久的停頓後，大衛說：「他在嘲笑你。他說你問的都是蠢問題。」

「我問他是不是鬼魂，這個問題為什麼蠢呢？」

「他說『你很清楚原因！』他說他和鬼魂截然不同，他才不是該死的人類！」

「喔，截然不同，是嗎？」艾德明知故問，「他和鬼魂有哪裡不同呢？」

「你把他惹生氣了，」大衛說，「他說你把他當傻子，但是我們才是真正的笨蛋。」

「我們是笨蛋？」

「他說他和人類的差別在於鬼魂有靈魂。」

「他沒有靈魂嗎？」

「沒有。他說他沒有靈魂！」

華倫夫婦結束了這場訊問。經過了兩個小時的艱難提問過程，他們對於這個案子有了良好的初步瞭解，並對於事件的真實程度感到很滿意。

華倫夫婦認為葛萊索一家是思想與人格都很穩定，態度真誠又善良的一群人。他們的心理狀態很正常，看起來沒有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而且醫師為大衛做的檢查也指出，他們無法用醫學解釋這些現象。

葛萊索家的描述十分詳細，華倫夫婦也證實了所有關鍵重點都屬實。他們敘述的事件也符合已知的靈異現象運作方式。

已經有一個智識存在表明它就是這場騷亂的製造者。他們能辨別出至少一個靈體，而且這個靈體在艾德的刺激下，於外在實體環境製造出靈異現象，這種現象可以被人類感知到，也可以錄下來作為之後能採用的實證。

如今他們已經得知這是個有智識的靈體，又並非人類。它顯然不是鬼魂。能製造出騷亂的靈體都具有強大能力，而且有可能是惡魔。因此，華倫夫婦贊同麥唐納神父要葛萊索一家做禱告與讀聖詠的建議，他們認為如果有任何進一步的靈異現象，神父的建議會是適當的反應。

華倫夫婦也建議葛萊索家把之後發生的事件仔細寫下來，這些文字將會成為此案件必要的進展紀錄。

華倫夫婦已經盡其所能了，他們在大約凌晨一點半和安東尼醫師一起離開葛萊索家，答應會在隔天晚上回來。

但華倫夫婦才剛抵達位於門羅（Monroe）的家，就接到了葛萊索家的電話。他們遇到攻擊了！艾德和羅琳立刻趕回布飛鎮。

藉由黛比在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寫下的紀錄，就能看出華倫夫婦為什麼急著趕回去：

凌晨一點五十分

大衛站在廚房時，他的前胸與後背接近心臟的位置都被刀刺傷。我用聖水觸摸他，用手比劃出十字架符號。夏恩誦讀聖詠第二十三章。

凌晨兩點半

大衛坐在廚房的椅子上，開始感覺到劇烈的肚子痛，他想要嘔吐，但我用聖水阻止了他，我在他的喉嚨前比劃十字架符號，夏恩誦讀聖詠第二十三章。

凌晨四點二十一分

大衛的肚子被槍擊中。我比劃十字架符號，夏恩誦讀聖詠第二十三章。

靈體先前曾告訴大衛，他將會後悔華倫夫婦來到這裡。

大衛確實後悔了。

第十二章

艾德和羅琳先是和葛萊索家談話，而後又在七月十四日清晨親眼見證大衛受到攻擊，他們幾乎已經能確定，布飛鎮發生的事符合目前已知的超自然現象表現階段。

惡魔學是神學下的分支，是正式的學術領域，因此惡魔學擁有許多相關案例的文件與歷史紀錄，過去數年來都有人進行廣泛研究。只有羅馬的神學院與天主教大學才會教授這個學術主題。

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舉辦了一場僅限受邀者的閉門研討會。研討會名為「針對所謂『惡魔』現象的神學、心理學、醫學討論會」，該研討會帶來了二十四篇學術論文的發表（註1），證明了惡魔壓制與惡魔附身的真實性。

超自然現象的發生共有五個階段：入侵、騷擾、壓制、附身與死亡。

惡魔學家艾德·華倫解釋道：

「第一個階段是入侵——也就是允許，在這個階段，惡靈會透過自願方法（撒旦儀式）或非自願方法（詛咒）進入人類體內。此處我們應記得的重點在於，門必須是開啟的，這些現象才能發生。如果完全不涉及神祕學的話，一般人遇到靈體問題的機會幾乎為零。

「接下來是騷擾的階段，此時惡靈會以實體形式進入人類的家裡或生活，製造令人恐懼的現象。出於某些奇妙的原因，騷擾人類的靈

體在出現之前，一定要製造出明顯且可理解的警訊，告知自己的抵達，例如在門口製造響亮的三次敲門聲。

「如果沒有人制止或者辨認出這些現象的本質，那麼靈異現象將會更加強化，進入壓制階段，此時騷擾人類的靈體會試著動搖或毀壞附身目標的意志。壓制有兩種形式，有可能會同時發生。第一種是外在壓制，指的是透過操縱物理環境製造出嚴重恐懼，藉此抑制人類的智識；第二種是內在壓制，指的是干擾或操控想法與情緒，控制人類的行為，或者使人類在遇到一般事件時產生不相稱的反應。在壓制的過程中，靈體的目標是藉由人類的恐懼或屈服來徹底支配人類的意志。只要支配了人類，靈體就會壓制人類，直到人類試圖自殺與殺人，又或者靈體會繼續進入下一個階段。

「第四個階段——以及所有先前事件的目標——是對人類進行惡魔附身。這是非人類靈體的勝利。惡靈會從它附身的人類體內壓制這具它偷來的肉體，並且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周遭人身上。在惡魔附身的時候，原本存在於被附身者肉體中的人類靈體，會被非人類靈體取代。由於非人類靈體不值得擁有生命，且福音書也說它們『從起初就是殺人的』，因此附身帶來的結果必定是悲劇。

「第五個，也就是最後一個階段，是死亡。若沒有人制止的話，這個恐怖計畫會始於或許無人察覺的入侵，接著透過騷擾、壓制與附身這三個階段，達到死亡的結果。這種非人類靈體是已經墮入地獄的靈體，它們希望能使人類自殺、殺人，或是兩者同時做到。」

華倫夫婦重聽前一晚在葛萊索家錄製的錄音帶時，確認了這些事件確實正在依照此順序進行。

靈體之所以會入侵，顯然是葛萊索家在紐鎮租屋和邪靈互動帶來的結果。不過目前還無法得知靈體為什麼要挑選大衛和小卡爾。

騷擾必定也已經出現了。所謂的怪物一開始就給出了強硬的警告：當心！它也在第一天就出現在大衛眼前——這是個糟糕的徵兆。

「靈體的力量越弱，」艾德說，「它就越依賴『隱形』這項特質；靈體的力量越強大，它的行為就越大膽。在我們調查的半數案件中，受到折磨的人從來都沒有見過那些製造痛苦的靈體。敲擊聲與其他聲響也是騷擾現象，這些聲音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嚇唬受害者。」

這個邪惡計畫的第三個階段是壓制，葛萊索家絕對已經遇到了。如今正在發生的就是內在壓制與外在壓制的現象。外表駭人的靈體不斷在大衛眼前現身，不但使他心中感到害怕，更用物理暴力威嚇他。屋裡的實體物品曾飄起、移動或被丟擲，甚至連人類都被騰空抓起來並扔出去。過去感情親近的家庭成員之間，也出現了極端的情感變動與劇烈爭執。

然而最讓華倫夫婦苦惱的是，這些階段轉變得太快了，而且壓制現象的強度也非常高。在他們曾調查過的許多案件中，從一個階段進入下一個階段可能會花上數週、數個月，有時甚至是數年的時間，但葛萊索家的狀況卻是數天內就出現了多個階段。壓制階段出現的不只是威脅，而是直接的暴力。這些現象的強度已經遠高於壓制階段所需的功能了。

華倫夫婦聽到錄音帶的最後時，認為大衛似乎已經明顯表現出短暫附身的徵兆了！他能看穿牆壁、他能準確描述一定距離外發生的事件，而他怪異的預測描述則代表了突發的預知能力。這代表在大衛目

前的生活中，有一股更強大、更霸道的力量在起作用，華倫夫婦懷疑有某種東西在透過大衛說話，或者這東西至少把大衛平常不會知道的訊息傳進了他的腦中。

現在華倫夫婦最急迫的目標是找出一開始入侵的來源。若能知道這個案件的源頭，他們或許就能阻止這個邪惡過程繼續下去。

華倫夫婦在七月十四日下午和葛萊索家進行了第二次面談，這次對話證明了惡靈進入這家人生活的入侵程序，或者說允許程序，並非始於七月二日的租屋處。華倫夫婦發現葛萊索家和許許多多其他美國人一樣，在更久之前就接觸過神祕學。

一九七〇年代早期，布飛高中（Brookfield High School）開設了有關巫術與神祕學的課程。當時人們對於占星學與超自然現象抱持著濃厚興趣。黛比選擇了該課程作為選修，針對巫術寫了一篇短論文。她因此對於神祕學更感興趣，而且在畢業時更進一步，買了一塊碟仙通靈板。

她就像多數從來沒有玩過通靈板的人一樣，認為這只是個玩具。她並不知道通靈板可以是個——按照華倫夫婦的話來說——「能傳訊到異界的電報機」。不幸的是，她正是成功使用通靈板的少數人之一。

「它很多話，」黛比告訴艾德和羅琳，「我會和其他人一起玩通靈板，通常是跟我媽媽、艾倫或其他女性朋友，這種時候它會給出真實的答案。不過那東西非常講究；它告訴我，我必須把它保持得一塵不染，並且把它放在床底下的枕頭套裡面，它才願意和我說話。它說

它喜歡黑暗。有一次它甚至說它希望我能和它『做愛』，誰知道你要怎麼跟通靈板做愛啊。」

「那應該是夢魔，」羅琳回答，「一種慾望靈體。它有告訴你名字嗎？」

「有，它給了我一個奇怪的名字，什麼斯什麼克的，但我念不出它的名字，」黛比回答，「那東西說，它因為自己沒做過的事而死在一個地牢裡。」

「它有跟你說過任何真實的事情嗎？還是它說的都是胡言亂語？」艾德問。

「它從來不胡言亂語。在我懷孕後的某一天晚上，我問它我的孩子是男是女。它說是男孩。那晚我一直提問，它跟我說了孩子會在幾月幾日幾點幾分出生，還說了孩子會有多重，精準到盎司！傑森出生時，證明了它說的每一個預測都是正確的！」

「你後來把那個通靈板拿去哪裡了？」羅琳問。

「通靈板太準了，我害怕到把它給丟了。我知道事情一定不太對勁：那東西好像有自己的思想。」

「你說你曾寫過一篇巫術的論文。你有實行過任何儀式或施展過任何咒語嗎？」艾德問。

「沒有。那篇論文不是你說的那種東西——那是歷史論文。」

「這件事跟大衛有什麼關係？」茱蒂問華倫夫婦。

「很遺憾的，通靈板並不只是一種溝通方式，」羅琳解釋，「使用通靈板是一種允許的行為，你允許了靈體進入你的生活中。」

「所以，是好幾年前的通靈板裡面的東西攻擊了大衛？」茱蒂問。

「不一定，」羅琳回答，「不過那塊通靈板裡的東西確實打開了一扇門，能通往你的內在自我。打從那時開始，那扇門就一直是開著的。遲早會有東西走進門裡。打開的門使你變得脆弱。我們將之稱為『邀請法則』（Law of Invitation）。過去可能有十幾個人住在那間出租屋裡都沒有遇過任何問題，可是因為你很脆弱，所以無論租屋裡的靈體是哪一種，它都可以進入你的門內。你們是因為遇到了外顯的靈異現象，所以才知道自己受到靈體危害；許多人一直到生活被毀了，都還不知道原因。」

那天下午華倫夫婦前往葛萊索家，是想找出這個案子的起源。可是他們非但沒有縮小問題範圍，反而發現狀況變得更加複雜。華倫夫婦得知，怪物與四十二個幫手會在布飛鎮和租屋處之間來回，而且打從一開始，怪物就對沒有得到受洗保護的卡爾很感興趣。許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受洗不但是把新生兒的靈奉獻給上帝，也是一種驅魔儀式，這麼做能使生來對惡魔毫無防備的人類獲得保護。華倫夫婦也發現，大衛初領聖體的時間晚了四年，小卡爾則對宗教反感，而厄尼和黛比雖然像夫妻一樣住在一起，但還沒有結婚。不過，最大的疑問仍然是為什麼只有大衛和小卡爾受到壓制與攻擊。他們似乎只是一場大型棋局中的無辜小卒。遺憾的是，他們受到壓制的原因是此案最難揭露的祕密之一。

艾德在離開前想找大衛談談，當時大衛躲在自己的房裡。艾德找到大衛時，他坐在地板上看漫畫。

當艾德打開門，大衛甚至連看都沒看他一眼。他又翻了幾頁漫畫，用反常的譏諷語調說：「哇喔，大名鼎鼎的惡魔學家來訪了。」

艾德很訝異。他從來沒有對這個家裡的任何人提過自己是惡魔學家。「你怎麼知道？」他問。

大衛輕蔑瞪著他：「滾出去啦，怪胎！」

「大衛，我希望你能花一分鐘的時間跟我談談。」艾德語氣堅決。但沒有用。大衛拒絕回答，他對艾德視而不見，直到艾德離開。

大衛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中。雖然他真的想要提供幫助，但他卻不敢。怪物一直在威脅他，先前他已經因為配合麥唐納神父與華倫夫婦而被毒打和折磨了。

華倫夫婦在抵達葛萊索家的一小時後離開，不過他們堅持要茱蒂在遇到任何問題時馬上打電話聯絡。後來茱蒂也確實遇上了問題。

那天晚上才剛過九點，怪物就「開槍」擊中了大衛的頭，原因是大衛「倔強頑固」地不願意把聖物拿出房間，還有華倫夫婦的二次來訪。

但一直到十點四十分，他們才遇上真正的危急情況，茱蒂在絕望之下聯絡了華倫夫婦。

當時大衛原本在和厄尼、黛比與艾倫一起看電視。突然之間，大衛的手臂和雙腿開始不受控制地顫抖。

「救我！」大衛大叫。

全家人都驚駭萬分地看著大衛的眼球慢慢向頭頂翻上去。他的雙眼中只剩下眼白。接著大衛發出了一陣詭異的呻吟聲。

「厄尼，去拿聖水，快點！」黛比催促，同時她的眼睛一直緊盯著弟弟。

厄尼回到客廳時，大衛的眼睛以非常緩慢的速度恢復原狀。然而他的瞳孔已經渙散了。大衛看起來似乎不太一樣，他往厄尼的方向勾起了一個充滿恨意的微笑，使厄尼走到一半就停下腳步。

「把聖水灑在他身上！」黛比大喊。

「把那罐噁心的爛尿拿走！」大衛回應，他的聲音聽起來不像小孩，而像是在模仿惡魔。

所有人都呆若木雞，大衛則擺出一副遲鈍又粗俗的孩子王坐姿，對他的哥哥下命令，痛恨的譏笑表情扭曲了他的五官。

「傑森，過來這裡，」他下令，「我要把你給殺了！」

「大衛，別這樣說話。」厄尼既傷心又困惑。

「操你的，你這雜種！」小男孩用污言穢語作為回應。

「厄尼，把聖水灑在他身上！」黛比催促。

「沒事的，兄弟，我要走過去了。」厄尼往前跨了一步。

大衛張大嘴巴，製造出宛如動物般的凶猛咆哮。

以前大衛就算是在最積極主動的時候，移動的速度也很慢，但就在厄尼向他跨出第二步之前，他就從沙發上跳了起來，用一隻手臂勒住哥哥艾倫的脖子。接著大衛從口袋裡拿出一把美工刀，無比敏捷地單手推出刀刃，把短而尖銳的刀鋒放在艾倫的脖子上。

「你要是把那罐尿水灑在我身上，我馬上殺了這個小雜種，」大衛用宛如惡魔的聲音警告，「我恨你！我恨你們所有人！聽到了嗎？我現在就要殺了他！別靠近我！」

厄尼退後幾步，把聖水放在旁邊的桌上。

大衛掃視整個房間，最後盯著前門。「誰敢擋我的路，我就殺了他！」他吼了一聲後飛也似地穿越房間，抵達前門。他把美工刀丟了，轉眼間就開了鎖，也開了門。

但厄尼的動作更快。他抓住大衛的雙肩，把他向後拖，使他背朝下倒在沙發上。

大衛像是被逼至絕路的動物一樣背朝下地躺著。厄尼不敢靠得太近。

「你到底在做什麼？」厄尼問，「你怎麼可以那樣說話呢？」但大衛的回答只是一聲低吼。

「黛比，去拿聖經，還有把聖水拿給我。」厄尼厭惡地說。

大衛立刻就尖叫著跳起來，五官因為憎惡而扭曲。在厄尼靠近時，大衛往他的臉吐口水，試圖逃到廚房。黛比在中途撲倒了他。大衛把她推倒在地上，兩人扭作一團，直到厄尼把他們分開。厄尼已經受夠了。他抓住大衛的襯衫，用一個簡單的動作把他扔到房間另一頭的沙發上。

厄尼對著大衛灑聖水，比劃出十字聖號的手勢，這時大衛忽然撲向厄尼，用雙手勒住他的脖子，用上了真的能掐死他的力道。黛比幫忙將大衛的雙手從厄尼的脖子上掰開，但大衛又重獲了自由，他怒吼著叫所有人都離他遠一點。

最後，他們在艾倫幫助下再次把大衛固定在沙發上，這次他是面朝下趴著，氣喘吁吁又筋疲力竭。

厄尼開始誦讀聖詠第二十三章：「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他使我臥在青綠的草場……」

「耶和華就是個狗屁。」大衛用介於男人與男孩之間的聲音說。

「……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

「上帝不會幫助你們！這個靈魂是我的！」說完後，大衛發出了刺耳的笑聲。

「……他為了自己名號的原由，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險，因你……」

「你們看！」黛比哭喊。

大衛的肚子正逐漸鼓脹，他的腹部區域變成平常的兩倍大。

無論他們怎麼做都沒辦法止住怪誕的身體變形過程。最後，一直到厄尼完整誦讀聖詠兩次，大衛的肚子才慢慢消下來，恢復到接近平常的樣子。但事情還沒結束：大衛的呼吸停止了，他的臉色因為缺氧而發青。

黛比試著拍打他的臉，抓住他的肩膀搖晃，也做了人工呼吸。可是大衛毫無反應。

厄尼絕望地開始按壓大衛的胸口，但大衛仍然沒有反應。黛比已經無計可施了，她用聖水賜福大衛的額頭，乞求上帝幫助，與此同時厄尼瘋狂按壓大衛的胸口。「我……我覺得他可能死了。」厄尼喃喃自語。

「媽媽，叫救護車！」黛比大喊，「快點！」

就在茱蒂按下緊急接線員的號碼時，大衛發出了微弱的呻吟，接著疲憊地睜開雙眼，深吸了一口氣。他很快就恢復了正常。

奇怪的是，這些攻擊行為在華倫夫婦把車子停在車道上後，馬上就停止了。就在艾德、羅琳、安東尼醫師，和艾德的助手約翰·肯赫茲（John Kenyhercz）匆匆趕進屋裡的前一分鐘，所有攻擊都停止了。大衛滿身大汗躺在沙發上，已經筋疲力竭。

「你們一定不會相信我們剛剛遇到的事情！」茱蒂說著，隨後描述了稍早發生的事，「我真的很討厭這麼說……我真的不想這麼說……但我覺得大衛好像被附身了。」

艾德看向坐在沙發上的大衛，他如今顯得十分正常，接著艾德轉向茱蒂回答道：「不，那是不可能的。或許剛剛有某種東西透過他說話；或許剛剛有某種東西從外在攻擊了他的身體；但如果大衛真的被附身了，你不會覺得他好像被附身——你會很確定他被附身了。」

（註1）原書註：這些論文已集結成冊，即《惡魔附身》，約翰·沃維克·蒙哥馬利編，明尼阿波利斯：貝瑟尼協會，一九七六年（[Demon Possession](#), John Warwick Montgomery[ed.], Minneapolis: Bethany Fellowship, 1976）。[↑](#)

第十三章

七月十五日清早，華倫夫婦離開了葛萊索家，他們確信一定要請教會採取行動，預防葛萊索家已經非常危險的情勢，進一步升級成地獄般的長期折磨，甚或演變成更糟糕的惡魔附身。

他們十分明智，沒有和葛萊索一家討論這些憂慮。他們反倒是找了當時人在布飛鎮的麥唐納神父商討此事。依照華倫夫婦的專業判斷，葛萊索家需要房屋驅魔。

麥唐納神父一直不願意做出這個結論。雖然他在一開始處理葛萊索案時秉持著謹慎的原則，但從現在的狀況來看，顯然只有驅魔這條路可以走了。

華倫夫婦沒有把他們和麥唐納神父的關鍵談話，告訴葛萊索家任何成員，但葛萊索家的靈異活動卻在毫無預警之下莫名停止了。大衛說怪物和幫手都退回了紐鎮的租屋處，一直待在那裡。

「那東西有跟你說它離開的原因嗎？」茱蒂問。

「他只說我們實在太麻煩了。」大衛回答。

隔天麥唐納神父前往葛萊索家，他原本預期要請教區的人來驅魔，如今發現沒有任何靈體需要驅逐讓他鬆了一口氣。儘管如此，他還是警告葛萊索一家要保持警覺——隨時點著教堂蠟燭，不要停止禱告。為了替大衛增添力量，他留下了幾本書，幫助男孩準備那年夏天即將舉行的初領聖體儀式。為了進一步的保護，他拿了聖鮑思高

（St.John Bosco）的聖物給大衛，聖鮑思高一輩子都致力於孩童教育。

葛萊索家從七月十五日開始重獲平靜。靈體入侵事件似乎已經結束了，所有受到影響的人都大大鬆了一口氣。

不過，厄尼和黛比仍然很擔心怪物會把精力轉移到地方——他們尤其擔心厄尼的媽媽和妹妹。兩人在週日開車前往紐鎮的租屋。

這一次的造訪並不愉快。瑪麗對他們抱持著反常的不滿與敵意。她拒絕相信這棟房子裡有任何與超自然相關的危險。

儘管瑪麗和女孩們沒有在住進屋子後遇到任何真正的危險，但這裡的生活也稱不上正常。屋主的姪女依然霸占著增建的房間，女孩們頻頻抱怨她們被禁止進入車庫、上鎖的儲藏室、後院和前院。此外，她們養的狗胡椒也不能鬆開狗鍊到處跑；屋主的姪女還責怪女孩們故意把樹枝丟在車道上，想要使輪胎漏氣。

屋裡的狀況也同樣令人不安，最受影響的是最年幼的兩名女孩——九歲的珍妮佛和十二歲的梅根。她們都很「害怕」待在屋裡。她們會在夜半時分聽見敲門與敲窗的聲響。胡椒總是整晚哀鳴，常在無人能理解的狀況下對著地下室的門吠叫與低吼。原先很健康的室內植物都枯萎死去了。最後兩名小女孩終於承認，她們每晚都睡在媽媽房間的地板上。但年紀最大的莉亞就像小卡爾一樣，什麼都沒聽見、什麼都沒看見、什麼都沒感覺到。她舒舒服服獨自霸占整間臥室，又說另外兩名女孩都「發瘋了」，是在「亂編故事」。瑪麗也支持莉亞的看法，這讓年幼的兩名女孩更加沮喪。

但厄尼的媽媽無法否認她在那天下午親眼看見的怪異事件。瑪麗不願意獨自前往地下室，她需要搬幾個放在地下室的箱子，卻因為找不到人陪她而將這件事延後了一整個禮拜。厄尼也不太願意去地下室，不過他覺得如果他願意配合的話，或許是個安撫媽媽的好機會。瑪麗拿齊了她需要的東西後，兩人一起沿著樓梯往上走，厄尼走在前頭。走到半路，厄尼感覺到一隻冰塊那麼冷的手抓住了他一邊的腳踝，片刻後那隻手猛力把他的腳扯離樓梯，害他從樓梯上摔了下去。

厄尼的媽媽驚恐萬分，她不敢相信：「有東西抓了你的腳踝！」

「我知道。」厄尼乾巴巴地回答。

厄尼和黛比這次前往紐鎮租屋處的結果可以說是苦樂參半：儘管厄尼的妹妹希望他們兩人能回去跟他們一起住，可是厄尼的媽媽卻不同意。厄尼和黛比離開時，感覺他們和其他人之間隔著一面籬笆：他們分明是一家人，但卻因為沒有人想要的隔閡而彼此分離。

與此同時，葛萊索家仍維持徹底的安寧。到了七月二十五日週五，葛萊索一家確信那場可怕的折磨已經過去了。

他們不知道的是，其實這段時間怪物一直在觀察他們，它正等著把大衛轉變成受其奴役的人類。

第一個徵兆沒有造成任何傷害。週五晚上，大衛躺在床上時聽到一個女孩從遠處呼喚他：「大——衛——……救救我……救救我，大——衛——……」

大衛沒有被這個聲音嚇到，他只是覺得有些不安。

但他拒絕多花心神留意那個聲音，那晚睡得很好。

不過隔天換艾倫遇到怪事了。當時他獨自在家，坐在廚房裡玩接龍。屋裡靜悄悄的。突然之間，主臥室傳來了蛇的嘶嘶聲——聽起來是隻大蛇。艾倫覺得聽起來像是眼鏡蛇。沒多久之後他聽到門廊傳來竊竊私語的聲音。儘管他聽不清楚內容，但屋裡有東西存在的感覺已經真實到艾倫嚇破了膽。當茱蒂、大衛、傑森和小卡爾在數小時後從鎮上的海邊回到家裡，他們發現艾倫眼中含著眼淚。

接著屋裡開始出現又大又肥的蒼蠅，全都聚集在窗戶內側和天花板的角落。用殺蟲劑噴灑時，這些蒼蠅會旋轉著墜落到地上並直接消失；用蒼蠅拍攻擊時，這些蒼蠅會倒下片刻，接著再次飛起。屋子使用冷氣機過濾空氣，窗戶全都關起來了，所以這些蒼蠅不可能從外面跑進來。

後來大衛解釋說，這些詭異的大蒼蠅，是怪物在打開第一個黑色盒子時釋放出來的「蟲子」。大衛一直都能「看到」這些蒼蠅圍繞著大量幫手飛舞，不過直到現在它們才出現在實體維度中。

茱蒂因為這些事件而憂心，於是聯絡了華倫夫婦。他們解釋，竊竊私語的聲音通常會出現在案件的最開頭或最結尾。這種聲音的目的是激起恐懼感。艾德要茱蒂在門廊高聲禱告，抵銷靈體的力量，也要茱蒂引導其他人忽略這種現象，以免怪物再次找到立足點。華倫夫婦不懂為什麼這些靈異活動會重新出現。

他們過了許久之後才明白，靈異活動重新出現的原因，是入侵的惡靈認為麥唐納神父是個威脅。神父原本已經打算用驅魔儀式永久驅

離這些靈體了。這些靈體顯然也知道這件事，所以沒有再次出現——至少在七月二十七日週日之前都沒有。那天晚上，麥唐納神父出發前往愛爾蘭。

麥唐納神父在週日下午打電話給華倫夫婦，交代他會在愛爾蘭待到九月再回來。伊凡·席漢（Evan Sheehan）助理本堂神父將會在數天後結束假期，來到布飛鎮代理他在這個堂區的職責，如果他們遇到任何困難的話，席漢神父會提供幫助。而在這段期間負責的，是教廷新任命的多明尼·羅西（Dominic Rossi）神父。儘管席漢神父和羅西神父打從一開始就知道布飛鎮的案件，不過如果問題繼續發展下去的話，華倫夫婦還是得向他們報告相關細節。

麥唐納神父才剛上飛機，葛萊索家的問題就爆發了。這一次就連卡爾也注意到狀況不對。那天晚上，葛萊索一家人圍坐在餐桌前，這時剛烤好的巧克力蛋糕從流理臺上詭異地飄了起來，被塞進了廚房櫥櫃的最底層，所有糖霜都糊在木頭上，接著緩緩掉落到地上，整個蛋糕都毀了。

蛋糕事件發生後不久，茱蒂的化妝箱從桌上飄起來，砸中大衛的胸口。在他們把化妝箱撿起來並放回桌上後，箱子馬上再次飛起，這次打中了大衛的耳朵。黛比於是把化妝箱拿進浴室，但箱子又迅速飛了出來，第三次砸中大衛。

厄尼正打算把化妝箱撿起來並拿回浴室時，突然看到了一個擁有黑色輪廓的灰色幽靈。幽靈的外型和尺寸都像是人類，但卻沒有任何能夠辨識的特徵，只有兩個又大又黑的「眼睛」盯著厄尼。那東西不是人類。厄尼轉過身叫黛比時那東西就消失了。

到了凌晨一點四十五分，大衛和艾倫的房裡傳出了類似爆炸的聲響，葛萊索一家全都因此醒來。等到卡爾和茱蒂跑進房裡，艾倫的床邊已經響起了高亢的嗡嗡震動聲。怪物第一次在大衛面前現身時，大衛聽到的正是這個聲音。

嗡嗡聲很快就轉移到了房間正中央。艾倫說他要把這個聲音錄下來，開啟了卡式錄音機。

「那個錄音機沒辦法運作。」大衛說。

艾倫挫折地發現，他弟弟說的沒錯：錄音機動也不動。

嗡嗡聲在大衛床角附近停止了，所有人都因為那聲音產生了耳鳴。儘管聲音消失了，但大衛卻坐在床上，緊緊盯著正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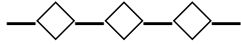
「你看到什麼東西了嗎？」艾倫問。

大衛沉默了一陣子，接著回答：「我旁邊有一個很亮的藍色光球，正在越變越大。」大衛目瞪口呆盯著空氣中的一點，向後退到了床緣並說：「是他！他來了……」

所有人都嚇得不知所措。

「大衛，拜託你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了？」茱蒂懇求道。

大衛慢慢轉過頭看向她，露出一個嘲弄的冷笑。他沒有眨眼，也沒有張嘴，一個怪異的聲音響了起來：「他的靈魂是我的！」



茱蒂在隔天早上打電話給艾德：「那怪物昨天晚上來我們家，附身在大衛身上。它說現在麥唐納神父已經離開了，它將掌控一切。沒有任何人——包括你、包括任何神父、甚至包括上帝——可以阻止它。」茱蒂隨後把電話交給大衛。

「他說他以後要留在這裡，他要拿走某個人的靈魂——是誰的都無所謂，」大衛宣布，「他說，你們等著看吧，每個人都會後悔。無論是誰來到這裡，就算是神父，全都會被他打敗或折磨到放棄。他說沒有任何人能幫助我們。他會讓所有人都變成我們的敵人——就算是教會也一樣；他會讓其他人覺得我們又笨又愛說謊；他會讓所有人背叛其他人。而且他會帶來死亡。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沒有用，接下來一整年他都會在這裡——一年後的狀況會更糟！」

「他有說誰會死嗎？」艾德問。

「他說時候到了他就會告訴我們。」

儘管當時還沒有人知道，但大衛這段話已經描繪出了未來將會發生的不幸場景。

在兩週的平靜安寧之後，那天晚上大衛再次受到攻擊。正如靈異事件的一開始，每當大衛被掌摑或毆打，其他人就會聽到聲音，也會看到大衛受到的影響。但如今這些行為的強度不一樣了：怪物好像真的想要殺掉大衛。

七月二十八日週一發生了非常典型的事件。茱蒂發現大衛面朝天躺在客廳，絕望地想要擺脫狠狠勒住他脖子的靈體。她的尖叫聲止住了這次攻擊，但大衛才剛站起身就被猛力打中肚子，力道大得他彎下腰嘔吐。

當天下午稍晚，大衛的尖叫響徹了整棟屋子，他倒在廚房地板痛苦地抽搐。在那之後，他告訴茱蒂那兩名幫手用鞭子鞭打他。鞭打結束後，大衛的背上布滿了瘀痕。

茱蒂崩潰了。她已經厭倦像個宗教狂熱者一樣到處潑灑聖水；她已經厭倦了這一切。她無法理解她們一家人到底犯了什麼錯，非得受到這般對待，也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靈體不願意離開。

黛比打電話到聖若瑟教堂，聯絡上羅西神父，對方邀請她們到堂區神父寓所去討論這件事。

經過一個小時的談話，這名年輕神父對於葛萊索一家遇到的事件感到非常不安。他盡其所能地駁斥她們的描述，不認為是靈體的力量在她們的生活中製造出這些混亂狀態。但同時神父也覺得這兩名女子態度真誠，使他心中的否認逐漸動搖。

然而茱蒂和黛比離開堂區神父寓所時，只覺得那位神父不相信她們。她們並不知道，羅西神父只是想要爭取更多時間，提供更適當的建議。

羅西神父仔細考慮過葛萊索家兩位女性說的話，在當天晚上打電話給華倫夫婦。這名年輕神父掛上電話時心中十分混亂。事實上，他

甚至不想獨自一人在神父寓所中入睡。

羅西神父打電話給他的朋友馬可·卡布雷拉神父（Marco Cabrera）。卡布雷拉神父當時被派到諾瓦克附近的堂區，羅西神父問他是否願意到聖若瑟教堂來住幾天。

卡布雷拉神父於午夜過後不久抵達。兩名神父當時都不知道，他們將會一起體驗到惡魔的怒火。

第十四章

對葛萊索一家來說，家門外的一切都幫不上忙。他們住在一個真實卻不為他人理解的地獄之中。痛苦與沮喪的淚水取代了他們生活中的所有喜樂。

大衛每天只能看著朋友在外玩耍，他極為渴望能加入他們。不過茱蒂再也不能讓他出門了。如今無論日夜、無論室內室外，大衛都會受到攻擊。他每時每刻飽受煎熬，不是物理毆打，就是心理折磨。更糟的是，無論控制大衛的是什麼東西，它都使大衛充滿了極端的恨意與怒火，這讓他絕不能獨處任何一秒。透過大衛雙眼看向家人的不再是個天真孩童：那是來自殺人者的冷血目光。狀況越來越糟，茱蒂甚至不願意在家中和大衛獨處——或者該說大衛餘下的部分。

到了七月底，邪惡行為仍在葛萊索家繼續發生——全天二十四小時都不停歇。茱蒂再也無法忍受這種壓力了，她在七月三十日再次打電話到堂區神父寓所。這一次，她懇求羅西神父到家裡來看看。

羅西神父和卡布雷拉神父在當天下午前來拜訪茱蒂。但他們在葛萊索家的這段時間，沒有出現任何可辨識的靈異現象。大衛沒有幫上任何忙：神父一抵達，他就直接逃到屋外躲了起來。茱蒂覺得自己像個傻瓜——她就這麼站在一塵不染的廚房中，像是一個因為太無聊，而把生活編造成鬼故事的現代郊區家庭主婦。

茱蒂請神父准許她暫時離開，她匆匆到屋外去找大衛，最後發現大衛把自己鎖在旅行車裡。雖然大衛看起來精神失常又危險，但茱蒂不在乎。她強制把大衛帶進屋裡，讓神父和他談話。但大衛一看到兩

位神職人員，就瘋狂掙脫了媽媽的掌控並尖叫著：「把那些雜種趕出去，否則我就殺了他們！」然後大衛把自己反鎖在浴室，從窗戶逃了出去。

兩位神父親眼看見了大衛令人震驚的行為，這證明了葛萊索家遇到的問題。他們都無意懷疑或否認茱蒂的描述，反而是希望能獲得更多資訊。羅西神父先前已經在堂區神父寓所問過茱蒂問題了，這次輪到卡布雷拉神父。

這位年輕神父開始詢問葛萊索家在醫療與心理方面的歷史。雖然最後神父認為他們家的心理病史沒有值得注意之處，但卻發現他們曾受過不同程度的嚴重物理傷勢。在一年半前，也就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他們一家人前往紐約州北部旅行回來後，茱蒂倒在廚房的門口，因為坐骨神經的問題而臥床不起一個月。奇怪的是，在她能夠順利站起身走路的那天，卡爾在同個地點倒下了。他突然之間無法走路，也同樣因為坐骨神經而無法正常行走。茱蒂還注意到，自從他們在七月二日遇上問題後，家中各個成員都在廚房的同一個地方感覺到「特別寒冷」。

一九七七年，大衛在滑雪橇後回到家中，肚子上插著三十公分長的木棍——這次的傷勢嚴重到他的脾臟被移除。

四年前，小卡爾從腳踏車上摔了下來。卡爾走進醫院急診室，看到兒子傷痕累累的臉和骨折的下巴後，當場昏倒。

接著茱蒂提起了一個詭異的題外話。大衛在一九七七年受傷之前，還有她和卡爾在一九七九年出現坐骨神經痛的問題之前，都剛從

一年一度的紐約州朗湖鎮（Long Lake）雪上摩托車之旅回到家。自從一九七六年開始，他們每年都會和同一群人到朗湖鎮去度假，茱蒂把這些人的名字告訴了兩位神父。

「那些人對神祕學有興趣嗎？」羅西神父問，「你們有舉辦降神會或其他儀式嗎？」

「沒有，」茱蒂回答，「我們只有一起騎雪上摩托車。」

卡布雷拉神父又問，家裡有沒有任何人在那段時期做過和神祕學有關的事情。「只有一九七三年有，」茱蒂說，「當時我們只有試過通靈板而已。」

「你們使用通靈板的目的是什麼？」羅西神父問。

「只是好玩，」茱蒂回答，「畢竟每個人都想知道自己的未來。」

接下來，卡布雷拉神父開始探討神祕學之外的領域——也就是罪行。從宗教的觀點來看，這些罪行會使人變得容易受到惡魔影響。

茱蒂在客廳毫無隱瞞地向神父坦承了一切。除了特定幾個例外，葛萊索一家人顯然全都過著品行端正的生活。他們最顯著的問題就是需要聖禮：卡爾需要受洗、大衛需要初領聖體、小卡爾需要堅振聖事，還有厄尼與黛比需要結婚。儘管如此，根據兩位神父的看法，這些事情都不會引發葛萊索一家遇到的嚴重惡魔問題。

「你剛剛說，這個應該是靈體的東西會和大衛說話。它都說些什麼？」卡布雷拉神父問道。

茱蒂告訴神父，怪物會要大衛說出家中每個成員犯的罪和最私人的祕密。她說這真的是非常困窘的一件事，因為大衛會詳細描述出他不可能知道的性行為和私人對話。

「大衛甚至會告訴我們在他出生之前發生的事！」茱蒂繼續道，「他會向我們完整形容他從沒看過甚至已經死亡的親戚。他不只會揭露過去令人羞窘的事件——他還會告訴我們今天、今晚或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我們再也沒有任何祕密，而且他說的每個預測都成真了。」

茱蒂在提供了足夠詳盡的背景資訊後，又敘述了她和家人看見的各種現象。茱蒂已經因為兩晚沒睡而精疲力竭，她的態度真誠，兩名神父都相信她說的話，也答應會幫忙。他們接下來要確保的是，在麥唐納神父不在期間接管教會的席漢神父也確實瞭解這個案件，如此一來他們才能採取行動，中止這些痛苦折磨。

兩名神父在車道上又遇到了另一位葛萊索家的成員。

「我敢打賭，我媽媽一定跟你們說了很多家裡鬧鬼的謊話。她一直在到處跟人說這件事。事實上根本什麼事都沒發生。我沒有看到或聽到任何怪事。我住在這裡，所以如果有發生什麼事的話，我一定會知道，」小卡爾說，「就連我爸爸也不相信她。我們家唯一出問題的只有大衛的心理狀況。我媽媽會編造這些謊話，是因為這麼一來她就不需要承認大衛有問題了。她瘋了。我是家裡唯一保持理智的人。你隨便找個人問，他們都知道。」

幸好兩名神父都一眼就看穿小卡爾了。他們回到堂區神父寓所後，立刻把葛萊索家令人震驚的狀況告訴席漢神父。那天晚上，席漢神父打電話給華倫夫婦，詢問他們的意見。華倫夫婦先前花了很長的時間記錄下葛萊索家的問題，因此他們提議要與神父見面談話。

隔天，也就是七月三十一日，席漢神父和羅西神父一起前往華倫夫婦位於門羅的家。一開始，席漢神父非常質疑他們所說的附身與驅魔等事，也難以相信有關惡魔與其邪惡作為的「胡言亂語」。

「我從小在義大利家庭長大，我曾聽過各種有關惡魔、魔鬼和地獄存在的迷信言論，」席漢神父告訴華倫夫婦，「但我從沒遇過任何人能向我證明這些現象存在。人類能與惡魔交易的機率，簡直就和能與天使交易的機率一樣低。這兩者都不存在於人世間。身為神父——更不用說身為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任何事情可以被勉強稱為超自然現象。」

華倫夫婦知道，神職人員往往會對惡魔學理論提出最嚴厲的批判，在他們難以分辨信仰與幻想的領域尤其如此。「你說的話對多數人來說的確屬實。不過在這次的案件裡，只提出個人意見是不夠的，」艾德對席漢神父解釋，「你有責任在遇到這種案件時採取行動。葛萊索一家遇到的是宗教性質的問題。他們想請你提供協助，遇到這種狀況時，你必須先充分瞭解相關資訊再做出決定。

「我們並不是在要求你直接相信我們的話。你可以在明天或後天去葛萊索家，親自看看他們的狀況。或許我們忽略了某些事物，或許你的看法和我們不同，不過你有責任做出判斷。我們覺得你應該要做

好準備再去葛萊索家，並抱持著開放的心態：你的知識、訓練和常識會讓你做出正確的決定。」

幸運的是，席漢神父覺得艾德的解釋很合理。兩位神父離開時，已經獲得了詳盡的惡魔學「入門輔導」。兩人都各自拿了四、五本相關書籍，要在接下來幾天閱讀。

這件事對神父來說只是理論，但對葛萊索一家來說卻是痛苦的現實。儘管一般來說「匿名是惡魔的最佳保護」，但入侵葛萊索家的惡魔，現在似乎已經不打算隱藏自己的存在了。只要怪物出現的地方，就會變得極為寒冷。在日落之後，葛萊索家就會出現一團黑色的形影四處移動。他們現在可以用拍立得捕捉到光球與醜陋的靈體外貌。

八月一日一大早，葛萊索家的狀況創下了可怕的新低點。

怪物和兩個奇醜無比的幫手很生氣新神父介入此事。作為回應，怪物下了最終通牒，並提出了可怕的預告。怪物把其他四十個靈體都召集到身後，讓大衛看著它們，它要求大衛「放棄」自己的靈魂並交給它們，如此一來它們才能結束這整件事。

大衛在怪物提出要求的當下立刻反駁，他堅持：「不要！我不會那麼做！你們離我遠一點！」

最後大衛陷入了很長一段沉默，坐在椅子上專注傾聽。

「大衛，它們跟你說了什麼？」茱蒂擔心詢問。

「他們對我大吼大叫了很久，然後又停住了。在那之後，所有幫手都盯著我看。怪物說他想要我跟他一起走，我說我不要。現在他真的生氣。我不知道他之後會怎麼做。但他說他已經失去耐心了，從現在開始，他再也不會對我好了。他說他會拿到我的靈魂，也會拿到夏恩的靈魂。他說因為我們不願意放棄，所以他會把我們抓走——或者把我們殺掉！之後我們會陷入大麻煩裡。他說他會進入我們的身體裡！如果有人想妨礙他或阻止他的話，他就會把那些人殺了！」

「沒有任何人會被殺掉！」厄尼憤怒地說，「我們現在就把他給趕走！」

厄尼下定決心要把怪物趕走，伸手去拿咖啡桌上的聖經，但他還沒把聖經拿起來，聖經就掉到了地上。厄尼覺得自己受到怪物的挑戰，他劃出十字聖號，讓大衛拿起那本老舊的小本聖經。

「他現在在哪裡？」厄尼問大衛。

「你看不到他嗎？他在窗戶旁邊——在窗簾的前面。」只有黛比能看到怪物的模糊形影。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把他趕走。」厄尼宣布後，拿起一臺裝了底片的拍立得：「如果我們想要證明那東西在這裡，我們就要拿它的照片給其他人看！」

「夏恩，別這樣！他要你住手！」大衛大叫。

「喔，是嗎？告訴他，我才會讓他住手！」厄尼放下拍立得，轉而拿起家裡的那瓶聖水。

「撒旦，我命令你離開。我命令你離開這棟屋子。消失吧！我命令你離開！」厄尼一邊說，一邊把聖水往窗簾灑去。厄尼沒有意識到他已經違反了一個很基本的觀念，那就是人類只能以上帝之名命令這種靈體。厄尼之後還會因為不知情而犯下許多悲劇性的錯誤，這只是其中之一。

「他現在在哪裡？」厄尼問。

「他在屋外往裡面看。他剛剛敲了窗戶。」

「很好！接下來我們要把他徹底趕走！」厄尼信心滿滿宣布，「我不會再對他念聖詠了。我也不會再對他念任何睡前禱告了。我要把整本聖經都念給他聽。我要從頭到尾一頁一頁念，我要念到他再也無法忍受為止！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

「夏恩，這樣沒有用。他回來了。你看，他在搖那張搖椅。」大衛指出。

事實顯然就是如此，所有人都看到搖椅正在前後擺動。

「他不在這裡。」厄尼悍然說道。

他們聽見了一陣腳步聲。大衛回報說：「他剛剛用蹄用力踏地板。」然後隨之而來的是三下敲擊聲。

「好吧，」厄尼說，「那就讓他再洗一次澡！」厄尼把聖水潑到椅子上，使椅子停止搖晃。

厄尼沮喪地環顧房間，接著他突然動也不動站在原地盯著前門。這是他第一次看見怪物。

出現在他眼前的只有怪物的頭，和前門一樣大。它的眼睛又黑又大，令人無法移開視線。它的顴骨很高，留著山羊鬍，滿口尖銳的爛牙——由於它正無聲地取笑厄尼，牙齒因此清楚可見。那顆頭顱發出光芒，從粉色變成棕色，又變成腥紅色。在厄尼看見它之後，那張可怕的臉逐漸模糊成一團光球，然後消失無蹤。

「夏恩，小心！」黛比突然大叫，厄尼立刻轉過身。搖椅正逐漸飄浮到半空中。

「他要把椅子丟到你身上了！」大衛驚恐的聲音響起。

厄尼大步向前衝，把「飄浮中」的椅子向下壓到地板上。

「夏恩，他在你背後！」大衛警告，「他往你走過去了。他要打你了！」

厄尼面對的方向是客廳中央，他認為邏輯上來說，如果怪物能打他，那麼他應該也能打回去。

大衛看到厄尼將雙手握拳擺在面前，於是說道：「他現在距離你五步……三步……他走到你面前了！打他！」

厄尼收緊手臂，然後盲目地大力揮拳。他的身體立刻完全麻掉，並感覺到片刻的極端寒冷。

「你打中他了！你打中他的下巴了！他倒地了！」大衛驚奇不已。

遠處的房間傳來了三下敲擊聲。

「夏恩，你看！大衛被抓住了！」茱蒂大喊。

厄尼轉過身，看到大衛正被向後拉走，有東西從後方抓住了他的上衣，他的雙臂打直前伸。

「救命！」大衛求道，他的雙腳逐漸遠離地板，「他要把我丟出去！」

厄尼往大衛的方向灑了兩下聖水。大衛立刻筆直向下掉落，雙腳著地。

房間在一剎那變得很冷。不過在數分鐘後，溫度恢復了正常。但緊接著溫度又持續攀升，直到溫度高到令人不適。房裡的溫度在十分鐘內上升與下降了二十四度，而後氣氛才再次回歸正常。

各種靈異現象也停止了，不過這晚還沒結束。恢復寧靜約九十分鐘後，大衛再次遭受攻擊，黛比的紀錄如下：

凌晨五點

大衛才剛躺上床，他剛剛在凌晨五點零七分被那東西勒住脖子攻擊，現在累壞了。當時他的雙眼圓睜，舌頭也掛在嘴邊，喘著粗氣。大衛努力掙扎想要擺脫勒住他脖子的惡魔。我們對著他灑聖水，賜福他。我們全都親眼見證了這件事。我們也想過，如果我們就這樣讓大衛繼續被勒的話，會發生什麼事，但我們決定要反抗。如果我們沒辦法幫助他的話，該怎麼辦？

凌晨五點三十五分

大衛遇到了和五點零七分一模一樣的攻擊。

凌晨五點四十分

我們全都聽到像是太空船的嗡嗡聲。大衛、厄尼和我走到窗邊，外面的籬笆前有一個紅點飄浮在空中，然後紅點忽然消失了。

早上六點

大衛遭到最後一次攻擊，怪物打了他的左眼。我們全都聽到他挨打的聲音。怪物打得很大力。大衛終於在六點半睡著了。

最後一項紀錄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卡爾被迫看見了這件事。

儘管卡爾偶爾會在家裡觀察到無法解釋的現象，但他拒絕承認這件事，這使他的妻小都滿腔怒火。他們一直在想，他為什麼不幫忙他們呢？難道他不在乎他們嗎？

卡爾其實因為此事十分痛心，但他沒有四處張揚這件事。他們一家人都依靠他提供力量與指引，而在他心中，承認這個問題的存在就等同於鼓勵家人的「愚蠢」。他告訴他們，「心智脆弱的人才會放任自己的生活中出現這種事」。

此外，儘管卡爾無法否認狀況已經十分混亂，可他知道沒有什麼他能幫得上忙的地方。厄尼的行為舉止正如他會做出的行為舉止，而茱蒂的思考方式正是他會有的思考方式。沒有任何他能增添的幫助了。

不過隨後，卡爾就看見兒子被充滿惡意與預謀的殘忍舉動攻擊了臉龐，而且攻擊者還是個擁有成年男人力量，懷有瘋子般惡毒心思的隱形懦夫。

他受夠了。無論他能否看得見那東西，這些事情都不該發生，都必須被制止。

「茱蒂，等到我今晚下班回來後，我希望能在家裡看到神父，」這是卡爾這輩子第一次說出這種話，「而且我希望他能待在這裡，直到這場噩夢結束。」

第十五章

那天早上，厄尼一如往常提早五分鐘出門，先發動黛比的車引擎暖車，等黛比出來一起去工作。

黛比正準備離開時，聽到大衛在客廳叫她。他用緊張的聲音問她厄尼在哪裡。

黛比答說厄尼在外面的車上後，大衛驚呼：「不！他不能去外面！怪物……和那兩個幫手……他們說要報復他。他們要讓車子失控！」

厄尼這時正坐在車上等著黛比，車子停在車道斜坡的最上方。儘管車子停在原地，也打到了空檔，但引擎卻在毫無預警之下忽然開始高速運轉。厄尼試著輕踩油門，卻發現油門已經壓到最底了。他拉起手煞車並轉動鑰匙熄火，但這麼做沒有用：引擎仍隆隆作響。

他再次試著輕踩油門與熄火，可是引擎仍在瘋狂運轉。厄尼拉動車門手把想要下車——但手把卻壞了！

他抬起頭時看到有東西站在車道的半途中。是那個怪物。它正指著車道左邊的一顆巨大橡樹。

車子猛然開始前進，在短短數秒內歪歪斜斜地駛下車道。厄尼踩下煞車，但煞車失靈了。他也無法用方向盤控制車子的方向，只能看著車子直直往橡樹急馳而去。

「我跑到屋外時車子已經順著下坡往下開了，」黛比後來描述道，「雖然煞車燈亮著，但車子卻沒有停下來。我看到左側的輪子駛離車道，碾壞樹叢。車子正以最高速度往樹木的方向開去。就是在這個時候車子翻了。」

就在厄尼即將撞上大橡樹的前一刻，左側的輪子卡進了泥炭和浸溼的覆土中，使得車身往側邊傾斜。車子安全滑行至樹木旁邊停下，距離樹幹只有三十公分，厄尼因此驚險躲過了一場原本可能會致死的車禍。

經過了宛如地獄的一晚和充滿驚嚇的早晨，葛萊索一家的恐懼之情在八月一日週五下午幾乎快變成實體了。茱蒂緊急聯絡了華倫夫婦和神父，解釋如今的混亂情況，並請求有人能來陪伴他們一家人過夜，她很確定怪物會因為大衛拒絕交出靈魂而殺掉他們家的成員。

席漢神父同意在當晚前往葛萊索家，接著華倫夫婦也同意了。茱蒂立刻大大鬆了一口氣。但她一掛上電話小卡爾便大發雷霆，他剛剛一直在用另一支電話偷聽。

「你以為自己見鬼地在做什麼？我才不想要華倫夫婦那兩個爛人來這裡！」他大喊，「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另一個該死的神父踏進我家！」

茱蒂怒火中燒。她對自己的十四歲兒子說：「管好你自己的事，我說誰能來，誰就能來。你講得好像你有權利可以提出建議，但你沒有這種權利！」

「這也是我的房子。我也有權利。只要那些噁心的雜種來到這裡，不管是誰，我都會用霰彈槍給他一個教訓。」男孩怒不可遏地威脅，並在離開時用力甩上每一道門。茱蒂立刻檢查了槍櫃，裡面放了六把霰彈槍和幾把步槍。槍櫃鎖得好好的，沒有任何槍不見。

然而茱蒂真正擔心的是，怪物與它的助手會因為幫助他們的人已經在路上了，所以突然「裝死」。不過事情並沒有如此發展。詭異的狀況在下午六點零五分再次出現，他們聽見前門傳來了三下敲擊聲。大衛懷抱著善意去開了門，黛比跟在他的後面，但門外不見人影。

半小時後卡爾下班回到家，和其他家人一樣疲憊又憔悴。他得知聖若瑟教堂的一位神父會在今晚來他們家之後，鬆了一口氣。

席漢神父一整天都在閱讀惡魔學的書籍。他發現這是一門引人入勝的神學分支，不過仍不相信惡魔真實存在。

一九八〇年的夏天傍晚總是非常炎熱，溫度在八月達到高峰。席漢神父在晚上九點多把車子駛進葛萊索家的車道，這時葛萊索家前方的池塘裡升起了一陣霧氣。他把車子停在車道頂端的其他車子旁邊，接著下車打量眼前的屋子。眼前的景象如此平凡又如此現代，看起來毫無威脅。

席漢神父往前門邁出第一步。忽然之間，一聲凶猛低沉的動物吼叫震動了空氣。神父覺得自己陷入了危險之中。他動也不動站在原地傾聽，想確認那隻不友善的動物是不是正在靠近，但他現在只能聽見熟悉的蛙鳴和蟋蟀聲。席漢神父謹慎地往前多走了幾步，抵達了前門，沒有遇到其他意外。

前來開門的是艾倫。在兩人彼此自我介紹後，艾倫帶席漢神父到客廳入座。卡爾和茱蒂、他們的兒子，以及厄尼、黛比與傑森都在客廳等待。奇怪的是，小卡爾竟表現得彬彬有禮，至少在頭幾分鐘是如此；接著在席漢神父還來不及開口說話時，小卡爾就被某種東西占據了思緒。

「你給我聽好，我只會說一次——這些人都瘋了，」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並說道，「這些都是他們編出來的——每件事都是。這棟房子裡一切都沒問題，有問題的是他們！我上個月已經快要被他們的神怪故事給逼瘋了。你應該幫他們叫醫師或者警察過來，那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人。不過我不打算坐在這裡聽他們繼續撒謊。他們讓我覺得噁心。真的很噁心！」小卡爾隨後怒氣衝衝離開了客廳。

不只如此，因為神父一句「大衛，你今晚怎樣？」的詢問，大衛的舉止也瞬間有了變化。

他搖搖頭，輕蔑地看著茱蒂：「給我把那個老古董趕出去！」

「你平常都是這麼和神父說話的嗎？」席漢神父問。

「你？你這種人也敢自稱神父？哈！別逗我發笑了！」大衛這句話使所有人都感到屈辱。

席漢神父在面對了這樣的歡迎儀式後，實在難以對這些人產生同情心。不過他堅持下去，花了接下來四十五分鐘，用質疑的態度對葛萊索一家人提出許多艱難問題，這些問題使他顯得更像是心理學家，而不是神父。大衛以前有得過心理疾病嗎？大衛有在吃藥嗎？大衛和

小卡爾以前是快樂的孩子嗎？葛萊索一家人有嚴懲過他們兩人嗎？家裡是否有酒精成癮或藥物濫用的問題？他們喜歡看恐怖電影嗎？他們會和鄰居的其他孩子打架嗎？最後神父又暗示說，葛萊索家對這一系列毫無關連的普通事件反應過度了。

葛萊索一家人覺得深受冒犯。神父顯然不相信這一系列靈異事件中的任何事。

厄尼以「局外人」的身分站出來為葛萊索家說話，他告訴席漢神父，他們希望能透過信仰和宗教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黛比為了支持厄尼的說法，把那個禮拜寫的數段紀錄念給神父聽。

「卡爾，你覺得呢？」席漢神父問，「你對這些現象有什麼解釋嗎？」

「我不知道這些現象為何而起，」卡爾說，「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些事情真的正在發生。你只要看一眼那孩子的身體就知道了——他全身上下都是被某種東西毆打的傷痕。我不知道那東西是什麼，但傷痕是真的。」

席漢神父起身往大衛所坐的搖椅走去。就在神父距離大衛約三步距離時，大衛突然從身體深處發出了粗啞的嘶吼。

席漢神父臉色轉白。他慢慢退後，再次坐回自己的座位。

「剛剛那個聲音是誰弄出來的？」神父問，他顯然正在發抖。

「你難道不知道是誰嗎？」大衛回答，「你剛剛在外面已經聽過這個聲音了，不是嗎？」

神父瞠目結舌。

「剛剛在外面發生什麼事了？」卡爾追問。

「他來的時候怪物在屋外，」大衛解釋，「在他開始往這裡走的時候，他對他發出低吼聲。」

卡爾看向席漢神父，等待他的回覆。「他說的是真的。」神父點點頭，肯定地回答。他原本堅定的質疑之心在這一刻開始動搖。

為了能更理解眼前的狀況，神父接著詢問大衛他所說的那些靈體的數量、來源、外表和動機。

一開始大衛拒絕回答，擔心怪物會打他。但茱蒂說服了大衛，告訴他席漢神父是來幫助他的。大衛一直生活在恐懼中，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能結束這種狀況。因此他坦承以對，告訴神父那些靈體都不是人類；他從來沒有在真實生活中看過任何像是那怪物的東西；他痛恨所有靈體，尤其是怪物；還有最重要的是，他希望這些靈體離開。

大衛甚至告知了一些其他家人從沒聽他說過的資訊。這些靈體從高溫獲取力量，喜歡待在炙熱的屋頂上或閣樓裡。令人訝異的是，他還揭露了為什麼茱蒂總是會發現廚房的椅子被拉離桌子：因為那些靈體坐在那裡「開會」討論接下來要做什麼，不過他們使用的是大衛無法理解的語言。他們待在房子裡的時候，總是會繞著葛萊索一家圍成一個圈並反覆吟唱，因此葛萊索一家上個月才會這麼頻繁地爭吵。他

描述了怪物是如何分配工作給幫手，如何要求幫手替他檢查各種事情。怪物派了靈體在車道最外側、銀礦路、波克諾路、鐵道橋和公理會教堂站崗，像哨兵一樣；其他靈體則會在布飛鎮與紐鎮的租屋處之間往來。

無論何時，只要有任何家庭成員離開家，就會有一位或多位幫手跟著他出去。怪物常會陪著大衛的爸爸去工作；惡靈都很喜歡卡爾，不會騷擾他，原因是他是個「蠢貨」——他沒有受洗。由於如今這些神父和華倫夫婦都參與了這件事，所以他們每個人身邊都有靈體。

怪物會在全家人的食物中吐口水、摸女人的大腿、關掉熱水器和冷氣、使家人們的寵物吵架、敲打牆壁又丟掉教堂蠟燭。它利用小卡爾來表達自己的意志，並宣稱自己「擁有」大衛的靈魂。這些靈體痛恨耶穌、痛恨聖誕節、痛恨人類、痛恨彼此，而且總是在談論死亡。還有依照大衛的理解，之後將會有某個人被刀刺傷，而這些靈體最常提到的名字是厄尼。

只有怪物會改變外表，其他幫手都沒有這麼做。它們不需要吃喝，也不需要去廁所；它們知道過去的事，也知道未來的事；它們知道書籍的內容；它們甚至會看電視。大衛堅持它們有思想，唯一能夠改變它們的方式就是「驅魔」。

大衛說出了許多他甚至不理解的詞語和概念，接著，怪物突然認為他說太多了。他在神父眼前被勒住了脖子。

大衛努力說出的最後一句話是：「救命，媽咪，他想要殺了我！」

席漢神父大驚失色，他親眼看見這孩子在他面前被勒住脖子。茱蒂抓住大衛的肩膀前後搖晃，神父則把手探入他的黑色旅行袋，拿出他「為了預防萬一」而帶來的聖油。席漢神父把聖油塗在大衛的額頭上，用拉丁文對著他高聲禱告。

怪物鬆開了大衛的脖子，可是緊接著大衛卻發狂了。他跳了起來，因為神父造成的「痛苦」高聲尖叫。席漢神父邁步接近大衛時，大衛的眼神就像失去理智的動物，凶猛又詭異的低吼聲響徹了整個房間。

「滾，別靠近我！」大衛的身體深處傳出了宛如成年男性的粗糙聲音，他掙脫箝制，跑進他的臥室。這是眾多忽然出現的混亂場景之一，讓席漢神父嚇壞了。卡爾也大吃一驚，他之前從沒親眼見過這種可怕的攻擊。

神父懷抱著真正的勇氣，拿起他的黑色包包，沿著門廊走向大衛的臥室，希望能對他進行適當的賜福。但當大衛——或者該說影響了大衛的那東西——看向神父時，整間臥室都充滿了咆哮聲，神父被迫退後了好幾步。

席漢神父震驚地回到客廳，和驚疑不定的葛萊索一家人坐在一起，開始詢問相關問題。神父如今和他們說話時，已經把他們視為遇上真實問題的人了，他能理解他們有多恐懼。

到了晚上十一點半，華倫夫婦也抵達了，茱蒂向他們介紹了他們之前沒見過的卡爾。華倫夫婦聽到大衛在神父面前被攻擊時並不驚訝，他們擔心的是如今的狀況強度和大衛的激烈反應。

艾德和席漢神父回到臥室找大衛談話。年輕神父臉上原本帶著質疑，又彷彿說著「證明給我看」的神色，如今已然消失。

他們看到大衛臉朝下趴在床上。他的身體深處傳出了不同的嘶嘶聲與呻吟聲。艾德率先走進去，席漢神父謹慎地跟在他後面，在床腳站定。儘管大衛根本沒有抬頭看向他們，但神父一走進房裡，他就發出了動物的咆哮。

「華倫，我不是告訴過你了，該死的給我滾出這裡。」大衛身體裡的一道邪惡聲音說。大衛的手臂突然向上揮動，打中了艾德的臉。

艾德向後退出大衛能打到的範圍，問道：「是誰在說話？」但他沒有得到回答。

「好吧，那我就和大衛說話了，」艾德說，「席漢神父會幫助你。他會……」

艾德和神父兩人突然面露驚駭，因為大衛在幾乎沒有移動任何肌肉的狀況下，從床鋪往上飄浮到一公尺的高度——他背對著天花板——接著降落到地板上，雙腳率先著地。然後他轉身跑出臥室，把自己鎖在浴室裡。

為免大衛用刮鬍刀或其他工具傷害自己，艾德請卡爾來打開浴室的門鎖。

「真是不好意思，神父。」大衛用溫和有禮的聲音說完後，便走回臥室了。這些景象徹底顛覆了神父過去所認知的現實。他不知道這些人怎麼有辦法在這種狀況下繼續生活下去。

席漢神父發自內心對於今天的所見所聞感到膽顫心驚。他看見大衛表現出來的所有行為幾乎都既詭異又非常不自然。「你之前說的是對的，」神父告訴艾德，同時他們兩人快速離開房間，「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我現在相信了。」

那天晚上華倫夫婦又多留了一個小時，和葛萊索一家以及席漢神父討論惡靈最近所說的話，重新整理過去幾天發生的事件。

在那之後，卡爾和席漢神父陪同華倫夫婦一起走到屋外的車旁。他們覺得卡爾是個穩定、理智又強大的男人，他擁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也很樂於看到家人尊敬他。

「你會在書上和電影裡聽說這種事情，」他對席漢神父和華倫夫婦說，「但你永遠都不會覺得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覺得問題的成因是什麼？你覺得是某一個容易激動的家庭成員造成的結果嗎？」羅琳問。

「不，我不這麼認為。」

「你有沒有看過大衛以前表現出類似的行為？」她問。

「我這幾天在家裡看到的根本不是我兒子，」卡爾回答，「大衛是個溫和的孩子。他從來不會對任何人大聲，和每個人都處得很好。現在他表現得像是某種怪獸一樣。他會談論連我都不懂的事情，而我可是他的爸爸。一定有某些事情不太對勁，真的很不對勁！」

「那大衛提到的那些靈體呢？」席漢神父問，「你相信他說的話嗎？」

卡爾抬頭看向家裡，然後往前走了幾步，遠離屋內聽得見的範圍：「我相信他說的話。事實上，我很清楚他說的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席漢神父問。

這一刻，卡爾在心中權衡了他的驕傲和他兒子對幫助的需求。「我知道是因為我親眼看過他稱為怪物的那個靈體。他也看到我了。我看到他的那晚，就是你們——華倫先生和華倫太太——第一次來我們家的那天，七月中左右。

「我睡著之後總是睡得很沉，任何聲音都吵不醒我。你們來的那天晚上我也睡熟了。那天我為了遠離這棟瘋狂的房子而加班，所以我累壞了。

「不過那晚我睡到一半，莫名其妙醒來了。我非常清醒。我之所以知道我醒了，是因為我看了錶。當時是凌晨一點十五分。下一秒，我突然覺得有些奇怪，我沒有開燈，怎麼能看清楚錶上的時間呢？然而整個房間都充滿了明亮的藍光。牆上的電燈開關是關著的，電燈也是關著的。

「我坐起來，想要找出光線來源。就在那時我看到了——牆上有一張臉。那不是人類的臉。那是別的東西。牆上那顆頭大概有六十公分那麼寬，和常見的那種陽臺圓桌差不多大。那東西表皮長滿了毛，臉在發紅光。它留了鬍子，耳朵很貼近頭顱。它有脖子、鬍鬚和閃閃發

亮、又黑又大的眼睛，我不會說那東西嚇到我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很懷疑自己到底看到了什麼。所以，為了測試我自己，我看向另一邊，但我看回那面牆時，那張臉還是在那裡。

「接著我感到很惱怒，主要是對自己惱怒。我當時想著：那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是不是在作夢？我又看了看我的錶。大概是一點十七分。我能聽見外面的廚房傳來講話聲，所以我知道我真的是清醒的。我又看了那面牆一眼，那張臉還在那裡，但這次我注意到它長了一口參差不齊的牙齒。我會注意到是因為它對我露出了來自地獄的微笑——就好像在對我說：『蠢蛋，我就是要讓你看見我，你沒有任何該死的方法能阻止我。』」

「在那之後那張臉就消失了，房裡的光線也消失了。我躺回床上，接著我感覺到東西從下方敲打我們家的地板，敲得非常大力。這件事對我來說實在太詭異了，所以我心想：我可不打算繼續思考這件事！就這樣。然後我睡著了，等到我下次醒來時，天已經亮了。

「後來我在那個禮拜，聽到孩子們在討論他們也看到一樣的東西，我非常震驚，他們的描述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樣——黑色的眼睛、亂七八糟的牙齒、鬍子、各種行為。打從那時開始，我就偶爾會看見詭異的東西在我們家後面的林子裡鬼祟活動，不過我看到那些東西的時間，從來沒有長到我足以搞清楚那是什麼，所以我一直沒有理會。」

「今晚你們家人提出的描述中，有任何描述是虛構的，或是把影響過度誇大的嗎？」羅琳問。

「不幸的是，沒有，」卡爾回答，「他們說的都是準確的事實。而且他們何必說謊呢？他們已經連續好幾個晚上都沒有睡覺，不斷禱告，和大衛一起抵抗，做了很多事。我們家簡直就像是在打仗。唯有這個詞語能形容現在的狀況。」

「你們家出現的混亂狀況其實是有規律可循的。你們口中的怪物雖然是靈體，但不是鬼魂。一直纏著你們家的靈體來自非人類世界，是極為強大的智慧靈體。你們遇到的是惡魔導致的現象。換句話說，葛萊索先生，我們在應對的是惡魔。」羅琳說。

經過了長時間的沉默後，卡爾問：「下一步要怎麼做？」

「這取決於席漢神父和教會了，」羅琳回答，「嚴格來說我們的工作已經結束了，但在事件結束前，你們都可以聯絡我們。我們的工作是判斷案件是否屬實。以你們目前的狀況來看，我必須很遺憾地告訴你，這個案件的確屬實。」

「不過，要結束你們家的混亂情況，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法，」艾德說，「雖然目前有許多方法能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長遠來說，沒有任何方法能確保成功。說到底，這端看涉及此案的靈體具有多強的力量和能力，以及用來驅逐靈體的宗教程序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力。但也請別誤會了，在你屋裡的是個極端危險的靈體——無論是對你、對你的家人，還是對於必須面對它的神職人員來說都是如此——沒有任何犯錯的空間。只要一個失誤或錯估情勢，就會導致嚴重的傷害，毀掉你們的生活，甚或帶來死亡。」

第十六章

布飛鎮案件已經失控了。怪物與它的邪惡軍團已侵入了葛萊索一家的生活，無論何種形式的反抗都無法趕走。

案子的惡化方式並不是容易分辨的跳躍式惡化，而是一種壓力的持續增強。在一九八〇年八月的第一週，葛萊索一家的生活已經混合了恐懼與疲憊，還有逼迫所有家庭成員瀕臨人類忍受極限的靈異現象。

他們一刻也不能放鬆，一刻也不能失去戒心。每一天都會遇到理應不可能發生但卻大喇喇出現的事件，而且罪魁禍首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家中每個人的情緒都失去了控制。這些入侵家中的靈體把所有暴躁的情緒，都加強放大成了極度的憤怒與憎恨。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或許是小卡爾，他仍舊對每件事情都抱持著敵意和反對意見。他最主要的仇恨目標是茱蒂和黛比。無論她們說什麼，小卡爾都會予以反駁；若她們試圖在口頭上占上風，小卡爾就會肢體攻擊她們。她們兩人全身上下都是小卡爾反覆毆打後留下的瘀青。

小卡爾做出這些行為的核心動機，是遏止家人揭露家中問題的真相。

「快說事情其實不是這樣！快說你在說謊！快說事實上什麼事都沒發生！」他用暴力威脅她們兩人。

正如艾德寫下的文字：「真相就是敵人。惡魔採取的方法是否認真相，而小卡爾的所作所為就是最典型的虛構事實。」

不過大衛遇到的問題更糟糕。壓制對他造成的痛苦越來越強烈。

在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逐漸掌控這個家庭的非理性黑暗力量鎖定了大衛，每時每刻、每日每夜對他施以殘酷而堅決的攻擊。八月第一週過了一半後，大衛的忍耐力已經達到了極限。他身上出現了明顯改變。

他已經不斷反抗、反抗、反抗又反抗，而如今他什麼都沒有了。大衛耗盡情緒、受到削弱、驚恐萬分、遭到威脅，原本的自我已全被掠奪一空，他的精神上已經一貧如洗。他原本是家裡最愛笑、最討人喜歡的小泰迪熊，熱愛泥土堆，還會跟家人分享他在《每週讀者》（Weekly Reader）看到的大象笑話，但那樣的他已經不存在了。大衛徹底耗盡了精神。他的身體變成幾乎只會呼吸的空殼，已經準備好要被奪走生命了。他已經準備好被改造得「像他們一樣」，準備好要變成邪惡的自動載體。

因此，大衛·麥可·葛萊索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六日被惡魔附身了。

事件成為悲劇的最後轉捩點，始於布飛鎮聖若瑟教堂三位神父的積極行動，他們想要停止靈體對大衛的攻擊。神父不但推薦驅魔，還在八月一日之後，幾乎每一天都派其中一名神父來到葛萊索家，透過禱告和賜福提供幫助。不過只要神父離開，對大衛的攻擊就會變得更加殘暴。

對大衛來說，睡眠是他一點都不覺得享受的奢侈品。他所遇到的唯一問題就是靈體的折磨。事實上在大衛被徹底附身的前一晚，他在

廚房桌前痛苦得高聲尖叫，原因是惡靈在展示非自然的嚇人力量時，強制把他的頭轉了一百八十度，直到男孩看到自己的後方！

「他們還能用更可怕的方法對付我的孩子嗎？」茱蒂問，她眼中滿是絕望的淚水。隔天早上，她得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八月六日的清晨，大衛手腳無力又倦怠不堪。這是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以來，他第一次能回到房間熟睡。厄尼和黛比拖著疲憊的身體起床外出工作後，茱蒂打了個盹。她醒來時看到大衛還在睡，這讓她安心多了。其實大衛甚至還大聲打呼，聽起來就像豬叫一樣。

過了一個小時，大衛在夢中尖叫：「救命！媽咪！救救我！」他的懇求聲充滿了徹底的絕望，茱蒂試圖叫醒他，但他沒有醒來。接著他的身體裡傳出了像狗一樣的低吼聲，茱蒂立刻嚇得倒退好幾步。儘管茱蒂憂心如焚，但她卻什麼也做不到。

大約到了中午，她聽見大衛的臥室裡傳出呻吟與痛苦的可怕哀嚎。「大衛？」她害怕喊道，但大衛沒有回答，「大衛？」她又叫了一次，不過她往臥室走到一半就停下了腳步。她聞到了令人厭惡的嘔吐味，而且她能聽見空氣中飄盪著模糊的耳語。

「大衛？大衛，回答我。」她繼續喊道。

臥室裡忽然傳出低沉又刺耳的笑聲。

茱蒂倒抽了一口氣，再次退後。她心中出現了可怕的絕望感——每當她感覺到某件糟糕的事一定會發生時，就會有這種感覺。然而那是

茱蒂的兒子，她必須做點什麼。她深吸一口氣，往門廊底部的臥室踏出了命運的最後幾步。

茱蒂勇敢推開臥室門，跨過門檻，看向她兒子。

她只覺得雙腿一軟。茱蒂看到了她永遠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景象。

坐在床上的人幾乎已經不是大衛了。他整張臉都變形了。他的頭部腫脹，顴骨變得更高；原本小巧的鼻子變得更內縮、更寬，鼻孔像是豬一樣朝向天空。他的嘴唇變厚了，嘴巴周遭和下巴滿是唾液形成的白沫。他半張著嘴，定格在一個充滿憎恨的扭曲表情；他的舌頭掛在嘴邊。他眼睛周圍的肌肉緊縮，使得雙眼眯了起來，只剩一條縫；他的虹膜失去了原本顏色，變成純黑色的。他的頭部不斷前後搖晃。他坐在床鋪中央，雙手垂落，好像手臂斷掉或麻痺了一樣。

茱蒂說不出話來。她只能站在原地，不可置信地看著眼前這個恐怖又可怕的景象。她驚訝到失去了哭泣和恐懼的能力。

「你是誰？」最後她終於用極為恥辱的語氣問道。

她得到的唯一回答是粗啞大笑。

「大衛？」她絕望地問，「大衛，是……是你嗎？」

那生物用毫無生氣的雙眼眨也不眨地盯著茱蒂。這一幕讓茱蒂感到作嘔。

從大衛肉體的方向傳來了一個刺耳的聲音：「大衛不在這裡！」而他的嘴唇甚至沒有動作。

「什麼？」她慌張大叫。

「大衛已經離開了……他的靈魂……是我的了！」那個低沉又緩慢的聲音說道。

茱蒂歇斯底里地一邊尖叫，一邊退出房間。接著她跪倒在門廊，宛如一切都毀滅了似地大聲哭嚎。

艾倫聽到媽媽的叫聲，從後門跑了進來。他看到茱蒂倒在門廊哭泣。

茱蒂滿臉淚水地抬起頭：「大衛……你快去看看他！去看看我的寶貝……我美麗的寶貝……」

艾倫以為大衛死了。他大步衝進臥室又在數秒後走出來，面色蒼白如紙。

「艾倫，是我看錯了吧？」茱蒂的嗓音滿懷希冀，「艾倫，快告訴我是我看錯了。告訴我這不是真的！快告訴我啊！告訴我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艾倫忍下眼眶中的淚水回答：「媽媽，你沒有看錯。這一切都是真的。我也看到了。」

臥室裡又傳出了野獸咆哮聲，把茱蒂和艾倫嚇壞了。

艾倫攙扶著媽媽站起身，領著她走回廚房。他們兩人都因為恐懼而顫抖，不知道該怎麼做。沉默許久後，艾倫終於走到電話旁邊，打

算要打給他爸爸或神父。但他隨後注意到華倫夫婦的電話號碼就貼在電話旁邊，他緊張地撥了他們的電話。

「華倫先生，我是艾倫・葛萊索。呃……你最好跟我媽媽談一下。」他說道，那一刻他的腦袋一片空白。

茱蒂艱難地吞了一口口水，清了清喉嚨，接過電話：「你之前曾在某一晚說過大衛沒有被附身，如果他被附身了，我們一定會知道，你還記得嗎？他現在就被附身了！那東西占據他的身體了。而且那東西還告訴我大衛已經不在了！他看起來可怕極了。他……我的老天！他從房間往我們走過來了！……拜託你們快過來！」

被附身的大衛在短短幾秒內就來到了他媽媽面前。他從茱蒂手中奪走電話，丟到地上。

「你這污穢的蕩婦！」大衛口中傳出了成年男人的聲音，「你很清楚我會怎麼處置你，對吧？賤人，你很清楚吧？我要把你弄死！」

他立刻伸手鉗住茱蒂的脖子。艾倫呆若木雞站在一旁，片刻後才意識到附身在大衛體內的靈體想要殺掉他媽媽。他掰開了大衛的手，卻使得靈體報復般地把怒氣轉移到他身上。

靈體緊緊跟著艾倫在屋裡移動，想要對他暴力相向。它把艾倫逼到角落後，開始揮舞拳頭，對著艾倫的臉一再吐口水。大衛的身體裡傳出了清晰可聞的咕噥聲和尖嘯聲。茱蒂從大衛後方抓住他不停揮舞的雙臂，阻止了攻擊。然而大衛體內的那東西像狗一樣瘋狂咆哮，它轉過身，為了掙脫茱蒂的箝制而試圖咬她的手腕。

艾倫不斷移動廚房的椅子，直到他和茱蒂在廚房桌子的一側，那東西在另一側。

靈體像是動物一樣喘著氣，舌頭掛在嘴邊，怒火中燒瞪著屋裡的兩人。它說：「我恨你們。」

「我們恨你們。」另一個聲音說。

「有兩個靈體！」艾倫大叫。

「哈！小胖仔，你根本什麼都不懂。」它兇惡地回答。

「你們是誰？你們是什麼東西？」艾倫對著外貌已經改變的弟弟問道。

但大衛體內的靈體不理會艾倫的問題。它一心只想著要怎麼傷害艾倫和茱蒂。

「我弟弟在哪裡？」艾倫追問。

「他是我們的了。」它回答。

「哪裡？他在哪裡？」艾倫繼續問。

「在地獄。」他大喊。

廚房宛如戰場，椅子都倒在地上，桌子也被推到了廚房最中央的怪異位置。不過他們之所以這樣擺放桌子，是因為這麼一來，茱蒂只要伸手就能拿到她放在流理臺上的聖水。

「你們很討厭這個，對吧？」茱蒂上氣不接下氣，她希望自己做
了正確的選擇。

「你根本不敢！」它一邊說一邊退後。

「喔，我當然敢，」茱蒂說，「我兒子在哪裡？把大衛還給
我！」

「絕不！」

茱蒂把聖水倒在手上，灑向她兒子被附身的身體。

這一舉動使靈體發出瘋狂的尖叫和痛苦的哀嚎。聖水潑灑到的地
方浮現出傷痕與紅斑。

「好痛……好痛啊。」大衛口中傳出了女人的尖叫聲。

那東西立刻沿著門廊跑回大衛的臥室。

艾倫和茱蒂都沒有說話，因為他們受到了巨大的打擊。話筒還躺
在地板上，正發出無意義的白噪音。艾倫撿起話筒，放回電話上。

然後他們聽到一個聲音喊道：「媽咪！媽咪，我覺得不舒服。」
是大衛！

茱蒂衝動地順著門廊往內走，想要幫助自己的兒子，她忽略了艾
倫的警告：「那不是大衛！他的聲音不是這樣！」

她剛走到門口，瘋狂的怪物就走了出來，抓住她的胸部，把她往臥室裡面拉，並且試圖勒死她。

「你這個金髮婊子爛貨，」一個成年男性的聲音嘶吼著，「我要讓你看看我的厲害。我要毀了你的臉。我要折斷你那該死的脖子。我要先殺了你，然後再殺了他！」

艾倫立刻衝進房裡幫他媽媽，但就在他靠近的那一刻，怪物精準地一拳打中他的下巴，把他打得向後倒退。不過茱蒂在同一瞬間掙脫了大衛，沿著門廊逃往廚房，艾倫也跟在她後面。大衛沒有追過來。臥室傳出的笑聲在屋裡迴盪，增添了他們心中的恐懼。

茱蒂和艾倫實在無法再忍受更多的肢體攻擊，於是兩人從後門跑了出去，站在明亮的日光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茱蒂哭喊。可是艾倫沒有答案。他在茱蒂哭泣時伸手環抱住她的肩膀，試著安慰她。

沒多久後，一輛黑色的車子隆隆作響開進了葛萊索家的車道。艾德和羅琳跳下車，衝到茱蒂和艾倫身邊。

「他在哪裡？」艾德立刻問。

「在屋子裡，」茱蒂回答，「最好不要一個人過去。他很危險。」

茱蒂其實不需要提出最後一項提醒。華倫夫婦以前也遇過附身，每次的狀況都一樣：惡臭、醜陋又極度危險。華倫夫婦沒有多說什

麼，直接走進屋裡。

「羅琳，他在哪裡？」艾德對擁有預視能力的妻子提問。

「他在客廳。」羅琳立刻回答，她補充道：「艾德，這個靈體很難處理。」

華倫夫婦穿越廚房，走到客廳入口。怪物附身的孩子就坐在客廳的搖椅上，正是怪物宣稱自己擁有的那張椅子，他的頭垂得很低，下巴幾乎碰到了胸口。不過一直到艾德喊了大衛的名字，華倫夫婦才真正明白他被附身的可怕狀況。大衛身體裡的靈體慢慢抬頭看向他們，華倫夫婦清楚看見了眼前的悲劇。大衛的臉徹底變形了。從大衛眼中看向他們的，是一個來自不同世界的存在。

「喔，我的老天啊。」羅琳輕聲低語，她向後退並轉過身。

最糟糕的狀況已經出現了，華倫夫婦幫不上什麼忙，只能觀察並證實附身確實發生了。

「大衛，你能跟我說話嗎？」艾德問。

那東西盯著艾德，表現出強烈的恨意。

「我要和大衛說話。」艾德堅持。

「滾出我家！」占據了大衛的靈體終於開口。

「我要和大衛說話。」艾德催促。

「我拒絕！」

「你是誰？」

「我拜訪過你。我把你的照片全都弄亂了。」

這句話對艾德來說是有意義的，他在這個禮拜稍早發現，他為了葛萊索家的案件所蒐集的照片與文件在辦公室散落一地。那東西顯然曾以靈體的形式拜訪過他。

「這裡只有你一個嗎？」艾德問。

經過片刻沉默後，靈體給出了高深莫測的回答：「我們有很多個。」

「有多少？你們有多少靈體在那孩子體內？」

「四十三。」

「是誰在領導你們？」

「是我！」靈體對這個問題表現出顯而易見的不快。

「我怎麼知道你真的不是大衛？」艾德挑釁對方。

地板中央有一顆網球。大衛體內的靈體低下頭看著網球，伸手一指。網球立刻嗖一聲飛越房間，打在遠處的牆上。

「你偷了這孩子的身體，」羅琳指控，「他的身體不屬於你。大衛有權利……」

「閉上你聒噪的髒嘴，你這妄自尊大的妓女！」

「你附身在這男孩身上的行為必定會受到制裁。我們不會允許你這麼做。」艾德說。

「誰能阻止我？」他悍然問道。

「神父會把你趕走。」

「沒有神父能把我趕走！」

「你說得沒錯，」艾德說，「但上帝的力量比你或我更強大。神父將透過神的力量、透過基督的力量，把你送回你的來處！」

艾德的話只帶來一個結果：靈體大發雷霆。它突然滔滔不絕說出許多超乎想像的褻瀆話語，污辱了上帝、耶穌和聖母瑪利亞。它每說出一句粗俗的話語，就越是憤怒、越是不理智。

突然，宛如洩洪般不斷湧出的話語停止了。喋喋不休的謾罵變成了可怕的作嘔聲。接著大衛雙眼翻白，整個身體都癱軟下來。華倫夫婦親眼看著男孩的臉部特徵變形成平時的樣子。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呀？」過了一分鐘後，大衛問華倫夫婦。

「大衛，你不知道我們為什麼在這裡嗎？」

「不知道，我剛醒來。」

第十七章

這一連串事件從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的警告「當心！」開始，順著入侵、騷擾、內在壓制、外在壓制的典型階段迅速發展，每次事件都在穩定惡化，最後終於來到了大衛遭惡魔附身的階段。

儘管大衛遇到的狀況非常少見，但並非獨一無二。每個世紀都有許多值得注意的附身案例；要說起來，這個世界大約每十年就會出現一次嚴重的惡魔附身案例。附身現象必定會出現的特徵是極端的宗教褻瀆言詞、對於人類的強烈憎恨，以及展現超自然力量的可怕行為。

葛萊索一家生活在真真正正的地獄中。從八月六日開始，每天都會有一個或多個用低俗語言褻瀆上帝的靈體附身在大衛身上，而且它們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此外，無論是生理層面還是心理層面，這些可怕行為造成的影響都已經擴張到最糟糕的地步了。附在大衛身上的某個靈體不斷告訴茱蒂她有多「性感」，又對她和黛比說了許多猥褻言論，她們兩人都害怕自己會突然遭到恐怖又變態的攻擊。

怪物附身在大衛身上時，時常用生硬的道理描述它附身男孩的正當理由，並聲稱它有權獲得男孩的靈魂與身體。它對基督和聖母瑪利亞做出駭人的批判，說出許許多多褻瀆的話語。它說沒有任何事物能驅逐它。無論那些神父再怎麼嘗試，都不可能把它趕走。到了最後，是它會把那些神父趕走。

葛萊索一家人痛恨這個宛如怪物一般的存在，它也同樣痛恨他們。然而這怪物藏身在大衛體內，他們無法攻擊它；它是靈體，他們無法殺死它；而且它具有強大的力量，他們總是會在反抗它的時候受

傷。怪物像是這個家的老大，像是挾持了一名人質的恐怖分子。葛萊索一家為了防止它傷害他們或殺掉大衛，只能避免激怒它。

「一旦進入附身的階段，」羅琳說，「葛萊索家就變成了騷亂不斷的舞臺。這棟房子裡住了八個人，惡魔附身的狀態對每個人都造成了不同影響。悲傷、沮喪與眼淚變成了他們的生活常態。然而製造問題的不只大衛而已。在附身階段開始後，這股負面力量也擊潰了小卡爾。靈體每次附身在大衛身上，一定會物理攻擊某個人，而小卡爾則會在攻擊發生時歇斯底里大笑並大喊加油。他甚至會加入攻擊的行列。這種狀況既恐怖又令人難以置信。兩名女人都會挨打。大衛也會挨打，他是攻擊的目標。艾倫與傑森同樣也挨打了。而厄尼不只挨打——大衛體內的東西想使他受到實際傷害！

「感謝老天讓厄尼在場。他是和平維護者。除了多數時間都在工作的葛萊索先生之外，唯一一個體型強壯到足以有效反抗的人就是厄尼。而且厄尼從來都不懼怕那東西——厄尼看清了它原本的面目。葛萊索一家必定會告訴你，如果厄尼不在屋裡的話，絕對會有人被殺。那怪物是死亡的靈體，厄尼不斷阻撓它想要取走一名家庭成員性命的意圖。所以就算那東西對厄尼展開報復，也沒什麼好奇怪的。」

對葛萊索一家來說，這個時候最令人失望的發展，是他們沒有獲得教會提供的官方協助。

「這個案子在八月初變成了橋港教區的责任，主教與其顧問更得負上特別責任。但他們為葛萊索一家做了任何事嗎？完全沒有！」艾德指出。葛萊索一家人被拋棄在聖經箴言的荒野中。

「教區辦公室的神職人員在這個事件發生的一週之內，就已經得知這件事了，當時是七月。那時候我注意到這個問題可能會持續發展下去，希望能讓大衛住進天主教醫院裡，讓他們『治療』這個狀況，」艾德說，「但他們卻擋下了我的提議。後來我希望能從中西部找一位驅魔士來幫助葛萊索家。但由於他得從教區之外的地方過來，所以這個建議也被否決了。一直到事情爆發且孩子被附身了之後，他們才終於採取行動。

「因此，布飛鎮那三位剛受命的神父得全權擔起這件事的責任。這三位年輕神父親眼看見了葛萊索家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極其煩惱。席漢神父在葛萊索家見證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他對未來的看法，另外兩名神父也受到相似的影響；而且我認為可以這麼說：他們對於上級神職人員處理這件事的方法感到失望。你可以在他們的眼中看出他們已經灰心了。這件事對三位神父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折磨。茱蒂幾乎每天都會打電話到堂區神父寓所，懇求他們提供幫助。無論日夜，三位神父都會立刻趕到葛萊索家對付那些靈體。然而他們其實幫不上忙。這個案子需要的是大型驅魔（major exorcism）。儘管他們很清楚這一點，但他們並不是驅魔士；就算他們是驅魔士，在遇上這種案件時，也必須舉行《羅馬禮書》（Rituale Romanum）中的儀式，可是唯有在教區主教同意後才能舉行這種儀式。那位主教甚至根本不接我的電話。

「最後狀況變得太糟，壓力也變得太大，結果在八月八日還是九日那天，席漢神父和羅西神父直接去找柯蒂斯主教（Bishop Curtis），要求他考慮盡快為大衛舉行驅魔的程序。幸好過了幾天後，上面就答應可以開始準備文件，並建議葛萊索一家，他們應該為

了執行大型驅魔而逐步進行哪些準備。當然了，這些都是極為漠不關心的指示。葛萊索一家正為了自己的生命和惡魔對抗，而教會卻還在玩弄政治手腕。儘管如此，這對他們來說仍是一項進展。八月十一日，我把大衛被壓制與附身時的錄音帶和相片交給席漢神父，並且另外附上一封信，證實葛萊索家確實出現了超自然現象。安東尼醫師也附上了一份報告，詳細描述他對大衛做的健康狀態評估。席漢神父把這些文件全都交給教區辦公室的神職人員審查。」

雖然這是非常重大的進展，可是葛萊索一家仍舊生活在折磨之中，而且他們已經種下了深刻悲劇的種子。儘管他們對這一類事幾乎一無所知，卻也只能想盡辦法靠自己應付這個嚴重的問題。因此，就算他們全都懷抱著最好的意圖，但還是犯下了錯誤。他們遲早得為這些錯誤付出代價。

厄尼依然在反抗那個迫害大衛、附身大衛的惡靈。他認為那個惡靈是懦弱的惡霸，也對惡靈照實說了這個看法。每一次大衛受到迫害，厄尼都會阻擋靈體的暴力行為，保護大衛。厄尼無法容忍惡靈的言行。他會挑釁惡靈，還會命令惡靈離開。他用宛如驅魔士的氣勢命令惡靈消失。這種行為正是他犯下的錯誤。

八月十二日晚上，大衛因為佩戴一副新的小聖衣（scapulars）而被以鞭刑懲罰。他已經佩戴過三副小聖衣了。先前有一陣子，他們會讓大衛戴上天主教玫瑰經念珠作為保護，可是到了早上，念珠會被緊緊綁在他的喉嚨上。

那天晚上，大衛把脖子上的小聖衣扯下來並宣稱：「我爸爸不想要我戴著這該死的爛丁字褲！不准再讓我戴這種東西！我絕不會聽你

的命令！你充滿污穢！你骯髒至極！我們會因為你做的事讓你死在地獄裡！」

大衛再次被附身了。

「你這個狗娘養的金髮雜種、賤人、賤人、污穢的蠢女人……你這個騷婆娘……你這個徹頭徹尾的騷婆娘……你……」

「大衛，不准再說了！」卡爾命令。

但大衛不在這裡。靈體的憤怒已經升級到了充滿粗魯誹謗的滿腔怒火。附身在大衛身上的靈體怒目而視，它說話的速度逐漸快到其他人根本聽不懂。靈體因為憤怒而陷入瘋狂，它咆哮著往茱蒂的方向走去，想要打她一頓。卡爾往前站了一步，阻擋了它的動作。

「夠了！」他大喊一聲，一巴掌打在那張瘋狂的臉上。

但那東西並不是大衛，它立刻把毫無道理的怒氣轉移到卡爾身上。它滔滔不絕吐出謾罵，舉起雙手要打卡爾，但卡爾抓住了它的兩隻手腕。大衛原本是個瘦弱的孩子，可是現在卻立刻掙脫了卡爾的箝制。隨之而來的激烈扭打讓卡爾發現，他正在對抗的是力量與他相當的東西。

「滾出我兒子的體內！滾！」茱蒂尖聲大叫。

「絕不！」它怒吼一聲，掙扎起來的力量變得更大了。卡爾用極快的動作轉過大衛的身體，用雙臂緊緊箍住他。卡爾使出了和憤怒相當的力氣，用力擠壓大衛，大衛的身體裡傳出了尖嘯聲與喘氣聲。

「卡爾！放手！他要被你殺死了！他的肋骨要斷了！」茱蒂驚慌失措地大喊。卡爾鬆開雙手，但大衛的身體卻毫無反應。卡爾把大衛拽到椅子上，拍打他的臉頰，把他叫醒。

「媽咪，我可以喝一杯冰水嗎？」大衛問，他對於剛剛發生的事一無所知。

茱蒂很慶幸這一次的附身終於結束了，替大衛倒了一杯冰水。

「謝謝你，媽咪。」大衛說完後拿起玻璃杯，把水全潑在茱蒂的臉上。男孩從身體深處發出了粗嘎的笑聲。

那時已經是晚上了。

茱蒂打電話給華倫夫婦，告訴他們有靈體附身在大衛身上，不願意離開。華倫夫婦表示他們會立刻趕來，並要茱蒂馬上打電話到堂區神父寓所。

接通了聖若瑟教堂神父寓所的電話後，對方告訴茱蒂，他們已經努力在為大衛申請驅魔儀式了。她需要提供的其中一個文件，是她兒子的精神評估表。他們已經替大衛預約了明天去上費爾菲德郡看醫師。

茱蒂回到客廳時，大衛正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盯著卡爾看。茱蒂一走進客廳，大衛的視線立刻轉到她身上：「我不想要華倫夫婦過來這裡！他們令我作嘔！你可以處理這件事吧，金髮小妞？」這句話讓茱蒂完全不知所措，她明明是在房子另一端的房間裡關上房門打這通電話的。「我們要去見醫師了，對嗎？杜立德醫師，杜立德。度個

屁。他才不會相信你。你等著看吧！我會讓所有人都覺得你是個蠢蛋！」

「你只會讓所有人都覺得你自己才是蠢蛋！」茱蒂反駁。

「等著看！」

「沒錯——你根本沒種在那些有權勢的人面前現身。離開我兒子的身體，滾出去！滾回地獄去，那才是你該去的地方！」

爭吵就這樣持續下去。這是一場沒有盡頭的醜陋戰爭，一刻都不能鬆懈。

通常來說，只要葛萊索家聯絡華倫夫婦或神父過來，大衛就會在他們抵達前與離開後受到攻擊。這天晚上也沒有什麼不同。這次的折磨方式是用棍棒毆打。大衛倒在地板上翻滾，因為被打而抽搐。情況已經失去控制了。

厄尼再也無法忍受這種不正義的情景了。他為大衛感到無比心痛。因此，他親自承擔責任去對抗靈體，並在大衛受攻擊時提供保護。厄尼真的變成了惡魔的敵人。

大衛如今面朝上躺在地上，厄尼站在他身旁高喊：「我命令你離開這孩子的身體！現在就離開！」

「誰鳥你。」

「我命令你離開那孩子的身體！」

「你……命令……個屁！」它回答時冷笑了一聲。

「我命令你！耶穌命令你！上帝命令你！我們全都命令你離開！」

「你是狗屎！耶穌是狗屎！上帝是狗屎！你們全都是狗屎！你們全都一樣！你是狗屎！我命令狗屎！」它用自己那套扭曲的邏輯回答完後，發出粗啞的笑聲。

「你害怕耶穌。你什麼都不是，只不過是個怪物！是個禽獸！我會一直反抗你。你唯一擁有的力量就是傷害那些小孩子。」

「閉嘴！閉嘴！閉嘴！」它怒吼。

「我說的話怎麼了嗎？我說中你的痛處了吧？啊？」厄尼繼續增加逼迫的力道，「你可真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專挑小孩子下手，你這個低等生物。你為什麼不衝著我來？啊？衝著我來啊！你害怕遇到旗鼓相當的對手嗎？」

「我會宰了你！」

「你宰不了任何人。我不會讓你得逞的。」

「你無法命令我！我的能力遠勝你的所有想像！我會毀了你！你完蛋了！」

在這場激烈對話之中，華倫夫婦抵達了。大衛體內的靈體瞬間勃然大怒。

「滾出這裡！給我滾！該死的滾出去！你們沒有權利站在這裡！我才是這裡作主的人！把那個蕩婦婊子賤人一起帶走！我受夠你們了！滾！滾啊！」

華倫夫婦對此早有準備，艾德一語不發把聖水灑在大衛臉上。它立刻從華倫夫婦身邊退開，一邊尖叫一邊咆哮。正如艾德所說：「遇到那種東西的時候，不要跟它往來。跟那種東西往來絕對不會有半點好處。不要讓它跟你對話。不要讓它思考或行動。附身在人類身上的靈體絕對不會成為人類，你得運用命令來使出你擁有的各種力量，盡量使那東西感到痛苦，直到把它趕走為止。」

大衛呻吟哀嚎了一陣子，然後便睡著了。大衛在沙發上趴睡了一小時後，其他人注意到他的雙臂突然「飄浮」到空中，緊接著他的雙腿也浮起來了，大衛趴臥的姿勢變成了弓形。他的雙腿開始轉動，一隻腿往順時針方向，另一隻往逆時針方向。這個動作持續了十分鐘。

時間一過午夜十二點，狀況又開始了。首先是大衛的左手上升到空中，接著靈體開始踢大衛的頭，使他因此醒來。他的頭每隔數秒就被踢一次。

「別踢了！馬上停止！」厄尼對著屋裡的隱形力量下令。靈體不再踢大衛的頭。然而其他邪惡靈體卻透過附身開始操控男孩，使大衛說出聽起來像英語倒著說的胡言亂語——這並不是附身常會出現的特徵。

「你是誰？」黛比看著弟弟瘋狂的眼神問道。

對方並沒有用文字回答。大衛的右腳上出現了一塊紅斑。紅斑迅速變形，直到成為顯然是答案的、極為栩栩如生的形狀：大衛的腿上浮現了惡魔的臉！十分鐘後，紅斑消失了。

這一晚還未結束，下一場混亂出現在凌晨三點。葛萊索一家人已經習慣害怕這個時間了，有時候他們將之稱作「惡魔的正中午」。一開始是厄尼在走進客廳時被看不見的障礙物絆了一下，跌在地上發出了巨大的聲響。大衛被吵了起來。數秒後，他們看到沙發靠枕明顯往下凹，彷彿有人坐在靠枕上一樣。這時大衛已經重獲意識，他說怪物剛剛坐在那個靠枕上。

作為回應，大衛離開沙發並往廚房走去，但接著他卻又突然後退。他說心臟插著刀子的幫手站在門口，其他惡靈也在房間裡。沒過多久，惡靈一拳打在大衛的後背上。

黛比記錄了當時發生的事：

大衛倒在客廳地板上。他開始左右滾動。接著他的腳開始上下移動。我緊緊抱住大衛的腿，但我卻被他的腿拉著一起上下移動。由於我沒辦法停止他的動作，所以艾倫也和我一起跳到大衛身上，大衛則用腳同時移動我們兩人。我們兩人的體重總共一百三十三公斤，但大衛的腿仍在持續上下移動。接著，那個東西不斷踩踏大衛的背，所以媽媽把聖水用在他身上，儘管這麼做很有效，但媽媽也因此累壞了。

一直到黑暗退去，黎明到來，這些夜晚的駭人事件才停止。到了中午，傷心的凱特·梅利諾打電話來。她的狗龐吉在她家門前的馬路上被人找到。牠的後背支離破碎。獸醫說牠再也不能走路了，很可能會就此死亡。前幾天的預言實現了。

「怪物說這件事是他做的，」大衛在茱蒂掛掉電話的那一刻宣布，「你們在講電話的時候怪物一直在笑，他說他把龐吉抓起來，在車子經過時把牠丟到車輪下，就是為了要懲罰凱特·梅利諾幫助我們。」

又是新的一天。狀況絲毫沒有好轉。那天下午，茱蒂帶大衛去看精神科醫師。令人遺憾的是，這趟遙遠的旅途毫無用處，茱蒂指出：

「我們和大衛一起經歷了這麼多恐怖事件，我很希望這位醫師能幫助我們。如果他能從醫學觀點解釋大衛出了什麼問題的話，那當然很好。我只希望這一切能結束。一般人真的無法想像我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們抵達醫師的辦公室時，到處都掛著禁止吸菸的標誌，但那位醫師卻把自己的菸斗擺得到處都是。他記不得大衛的名字，又花了大半天到處尋找，才找到一張寫了大衛名字的紙。簡直太可悲了！

「我們在醫師那裡的時候，大衛看起來很好。他一直都是他自己，而當大衛是他自己的時候，他就是最善良的好孩子。醫師問大衛一大堆問題，例如他最喜歡做什麼、他最喜歡什麼顏色，還有他喜不喜歡爸爸。接著他要大衛描述怪物的事情，還有那些東西對他做了什

麼事。醫師一直用很假的語氣問『喔，真的嗎？』就我看來，他似乎因為大衛滿身都是瘀青，所以認為是我們在打大衛。

「在那之後，他要大衛畫一幅怪物的畫，大衛畫得一點都不像。最後他拿出一大堆墨漬圖給大衛看，問他『你覺得這張看起來像是惡魔嗎？那這張像嗎？還是這張？』大衛回答說那些圖片看起來像是蝴蝶、降落傘和鴨子的屁股。結束後，醫師告訴我大衛的狀態很好，他一點問題也沒有。他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沒有發生過，鞭痕並不存在。反倒是我們應該要在過幾天後回去醫師那裡做家庭諮商。然後他給了我一張七十美元的帳單。我身上只帶了二十美元，而且那已經是我為了預防看診很貴而帶的金額了！正如靈體所說的，我們被當成傻瓜了。這整件事都令人絕望透頂。」

「那位醫師應該要坐上我們的車，到家裡來看看，」艾倫補充，「大衛告訴我們，怪物坐在車子後座，所有助手則都坐在車頂。我們開車經過華倫夫婦家附近的殯儀館時，車子的計速表一直亂跳。那些幫手還把我媽媽的旅行車後半部整個抬起來。她努力試著把車開好——我們坐的這輛車是斜的，只有兩個前輪碰到地面！天啊，其他人都在看我們！到了收費站，我媽媽伸出手要付錢給收費員的時候，怪物的助手們把整輛車都抬了起來，還讓我們往前飄移了一百五十公分左右，那個收錢的人叫我們繼續前進就對了。」

隔天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三日，對葛萊索一家來說這是十分特殊的一天。但靈體帶來的折磨不會因此停止。它們毀了一個精美的蛋糕，使屋裡迴盪著玻璃破碎的脆響和木板的吱嘎響聲，大衛這天受到的肢體折磨是往日的兩倍。

它們使大衛不斷上下跳動半個小時。大衛跳動的速度快到其他人根本來不及計算他跳了幾下。儘管他哀嚎著求救，但他的家人都沒辦法讓他停下來。

「為什麼？親愛的上主，為什麼是今天晚上？」茱蒂悲痛欲絕地哭喊。

大衛滿十二歲了。被毀掉的就是他的蛋糕。今天是他的生日。

第十八章

「強森先生？神父可以見你了。請跟我進來。」

位於斯坦福（Stamford）的靜修院安寧又令人感到平靜。厄尼跟著白袍修女沿著走廊前進，抵達擺滿書籍的辦公室。

「維古拉克神父，這位是強森先生。」她說完便關上門離開。

這位天主教神父的年齡將近四十，他露出溫和的笑容，和厄尼握手問好，再請厄尼入座。厄尼對於維古拉克神父一無所知，只覺得神父看起來能力高強。

布飛鎮的神父把大衛被附身的相關文件遞交給教區辦公室，神職人員在這週檢視了文件，並把這個案件委派給法蘭西斯·維古拉克（Francis Virgulak）神父，他既是主教的神學顧問，也是負責這個教區的神學家。他不但在教區處理文書，也是神恩復興計畫（charismatic renewal）的主導人——此計畫是神學的隱密分支，涉及精神指導與神祕體驗的問題。

茱蒂、大衛和厄尼去找維古拉克神父見面時，原本滿心希望神父當天就能找到方法解決他們的問題，或許可以透過按手禮趕走怪物。然而葛萊索一家沒辦法將大衛帶進宗教建築裡。厄尼為大衛的缺席道歉。神父很理解他們遇到的問題。同時他也想要和厄尼談談——因為厄尼曾挑釁過男孩體內的邪靈。華倫夫婦也說過，他們認為厄尼是最適合代表這個案件的發話人。

黛比從布飛鎮開車前往斯坦福的路上一直感到十分悲觀。她很確定不會有任何人相信他弟弟遇上的事情。

不過厄尼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維古拉克神父精通惡魔學，他和厄尼討論了兩個小時。這位神父最關注的，是大衛被附身時外在和聲音方面的改變，以及靈體都說些什麼話。

神父請厄尼回答完問題後終於向他保證，教廷有一套經過長時間考驗的惡魔附身處理程序，而且以前就有人遇過他們這種狀況了。

討論結束後，維古拉克神父賜予厄尼祝福，接著給他一條銀色十字架項鍊戴在脖子上，又提供了能夠用在大衛身上的聖鹽，和能夠放在他們家的聖母瑪利亞像。

「當時有一件事讓我覺得很驚奇，」厄尼後來回憶，「在神父賜福時，我低著頭閉上眼，我能感覺到維古拉克神父的手在我的頭上移動，但神父的手其實根本沒有碰到我。」

厄尼要離開時，神父提醒厄尼隨時保持警戒，並表示他在接下來幾天內就會取得進展，徹底終結葛萊索家的問題，把大衛從附身中解救出來。

在開車返回布飛鎮的路上，厄尼把對談內容詳細轉述給黛比聽。這是在問題出現之後，他們首次有理由能感覺到希望與勇氣。對厄尼和黛比來說這是個好事成雙的一天。那天早上，厄尼終於確定取得了在伯特利（Bethel）擔任樹藝師的全職工作，工作地點距離布飛鎮大約十六公里。那一天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五日週五。

厄尼和黛比在那天晚上對全家人提起他們對未來的積極展望，但他們的樂觀情緒很快就會灰飛湮滅。這次對談後，怪物附身在大衛身上的狀況變得更糟，而更嚴重的後果或許是它也開始折磨維古拉克神父。

大衛幾乎一整個週末都處於被附身的狀態，他的身體若非遭到生理折磨，就是成為怪物用來說話與行動的工具，而且這一次怪物的言行舉止打破了粗俗的下限。

沒有任何人告訴大衛，維古拉克給了厄尼一條銀十字架項鍊作為保護，但他在被附身的時候什麼都知道。

「強森，不准戴著任何該死神父給你的該死十字架！」大衛嘴裡發出成年男性的低沉嗓音。靈體說完後用銳利目光凝視著厄尼胸口，這時銀十字架脫離了項鍊，在葛萊索一家面前嗖一聲飛到房間另一側，擊中黛比的前額。

這種現象又以其他方式重複了好幾次。大衛被附身時，只要盯著某個物品，就能使那個物品迅速飛到房間另一側。筆、打火機、玩具卡車——在被附身的大衛身邊，這些物品全都變成了致命武器。「他只要盯著或指著某個東西，那東西就會突然飛到空中，直直朝你飛過來，」黛比說，「我們每個人都被打中好幾次，直到最後我們不得不把所有小東西蒐集起來，收進抽屜裡。這些東西總是會朝著你的頭飛過來，很可能會戳瞎你的眼睛。還有，想當然爾，每次我們被打中，怪物都會哈哈大笑。」

新的聖鹽沒有用。聖鹽無法停止靈體攻擊大衛的身體，反而會使大衛——或者該說他體內的東西——因為痛苦而抓狂。它發出的詭異嚎叫對葛萊索家來說太過難以忍受，所以他們再也沒有用過聖鹽。

聖母瑪利亞像也沒有帶來幫助。「那座雕像大約三十公分高，通體雪白，底部是黑色的毛氈，」茱蒂回憶，「那是聖母瑪利亞抱著嬰兒耶穌的雕像，厄尼為我們把雕像放在壁爐架上。但是，怪物進入大衛體內後把雕像拿下來，當作性玩具使用。我被迫親眼看著、親耳聽著那可恥邪惡的一幕，那東西用雕像做出噁心猥褻的動作，還一直用男人的低沉聲音說出粗俗的話，像是『幫我吃』、『×我』和『聖母是個×子』。就算撇下其他不提，那怪物就是個令人作嘔的淫穢變態，它講了連很多成年人都沒聽過的性墮落話題。它每次一開口就是談論罪孽、邪惡、慾望、死亡和對於上帝的仇恨。我每次都覺得噁心至極。」

大衛暫時擺脫附身的困境時，會神智清楚地告訴家人怪物和那四十多個幫手的去向。每當大衛能理智和家人溝通，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總是：它們在哪裡？

大衛過去通常會回答：「怪物在瑪麗家；獨眼幫手在臥室；第三十六號幫手在屋頂；最主要的兩個幫手在華倫夫婦家；燒傷的幫手在地下室……」

然而現在答案卻變了。如今每當葛萊索家問大衛靈體在哪裡，大衛總是回答：「怪物和所有幫手都在教區辦公室，在維古拉克神父身邊。」

當他們問大衛靈體為什麼在那裡，大衛則會回答：「他們想停止驅魔儀式。」

儘管大衛的回答聽起來過於極端，葛萊索一家也不想相信這些話，但他們很清楚，大衛說的話幾乎都會是真的。因此，只要想到這個來自地獄的怪物可能會阻止驅魔計畫——也就是他們的最後希望——葛萊索一家心中就充滿了懷疑與絕望。

「你要知道，」茱蒂說，「我們從來沒有在大衛面前談到驅魔，因為我們擔心他會遭到更嚴重的攻擊。他是從怪物那裡獲得所有資訊的。只有厄尼和維古拉克神父見過面，但大衛卻正確描述出神父的外表，他根本沒有去找過神父，卻能鉅細靡遺地說出神父的辦公室和個人房間是什麼樣子。」

無論大衛是睡著或醒著，他的身體都會持續受到附身與折磨。他睡著時，口中會繼續發出各種沙啞的說話聲。那些聲音談論的是殺戮、死亡與地獄。厄尼、黛比、茱蒂和艾倫時常會圍繞在大衛身邊替他禱告，他們希望能迫使附身的靈體離開，卻從沒成功過。

在眾多無助的守夜裡，一次由厄尼帶領眾人禱告的守夜被錄了下來；這段半小時的錄音內容清楚展現出眾人對大衛有多擔憂、多喜愛。除了不斷重複的「我們愛你，大衛」和「耶穌命令你從這孩子體內離開」，其中還夾雜著來自正在沉睡的男孩的乾嘔聲、打巴掌聲和痛苦抽氣聲。

華倫夫婦記錄下靈體如何以可怕的方式操控大衛的身體，甚至也包括大衛睡著的時候。艾德解釋：「羅琳和我看到那些力量使大衛的

身體腫脹到足以致命的程度。他的頭膨脹成籃球的尺寸；他的肚子膨起直到平常大小的三倍，還有他的手臂、雙腿甚至指頭也一樣。腫脹的程度嚴重到大衛的身體再也不能擴大任何一點，而且他的皮膚也因為腫脹而出現裂傷。大衛看起來好像快要爆炸了。」

因此，我們也無需對這樣的發展感到意外：深夜的附身雖然總是始於禱告，可往往會轉變成不成熟的驅魔儀式。大衛的持續受苦使厄尼幾乎無法承受，他的反應不是震驚或憤怒，而是非常同情大衛的苦痛。

八月十六日晚上，厄尼眼眶含淚靠向大衛，把維古拉克神父給他的銀十字架放在大衛額頭上並說：「以基督耶穌之名，離開大衛的身體！從他體內出來，進入我體內吧。我比大衛更強壯，由我來對抗你。放過大衛，進入我體內吧！」

十字架在大衛前額留下的痕跡很快就消失了，可是厄尼說的話卻不會消失。厄尼將會因為這句自然而然說出的、宛如基督般的話語而付出代價。他付出代價的時間不是那一天，也不是那個週末，而是正好六個月後的下午六點零六分。到了那個時候，厄尼的生活將會變成如同活死人一般。

八月十七日週日，維古拉克神父從斯坦福開車出發，去找華倫夫婦商議這個被他們稱作「布飛鎮附身案」（Brookfield Possession Case）的案件。他表示他將會成為負責本案的神學家，這讓華倫夫婦很滿意。他們早就認識維古拉克神父了，也一直很仰慕他。他們在一九七二年初次聯絡神父，一起在哈特福（Hartford）附近的一個家庭

進行了成功的驅魔儀式；諷刺的是，那家人住的街道叫做別西卜大街。

三人在華倫夫婦家的討論主題是擬定驅魔策略。「當時我們有兩種不同構想，」艾德說，「就我所知，我們遇到的很明顯是惡魔附身的案件。每一個階段都出現了；這些階段出現的順序也是正確的；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能證明每個階段的現象都是真的——還有三位神父能證實這一切。這個案件的狀況顯而易見，而我認為，有鑑於他們家發生的事件既殘酷又暴力，所以最好也最快的解決方法應該是執行大型驅魔，徹底終結這件事。

「另一方面，維古拉克神父則採取保守態度，希望從小規模的驅魔開始，若有需要再舉行《羅馬禮書》中的儀式。他的想法並非正式驅除那些靈體，而是採用神恩程序，也就是使葛萊索家中充滿上帝的正面能量，以取代惡魔的負面能量。用光明取代黑暗。他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最好的方法是在葛萊索家舉行大彌撒（High Mass）。維古拉克神父願意在大彌撒中擔任主司儀神父，而且他似乎已經下定決心了，所以我們就支持他。最後決定在八月二十日週三舉行大彌撒。我們至少需要中間這三天才能做好一切準備。」

在連續六週的危機之後，葛萊索家如今就要得到幫助了。與「驅魔」這個令人懼怕的念頭比起來，大彌撒對他們來說是更為理想的解決方法。於是在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這段期間，葛萊索一家將所有希望都寄託在大彌撒上，深信這個儀式將終結他們所遭遇的問題。然而怪物的警告卻澆熄了他們的熱忱。它再次宣稱他們不可能舉行驅魔，它會把神父全都趕走。

「你是謊言之父，」厄尼在週日晚上告訴它，「我們不相信你。我們會一直抵抗你直到事件結束為止。你無需懷疑這一點。除非你離開了，否則我們不會停止抗爭！」

「如果你們阻礙了我的話，我會毀掉你們的生活。」怪物透過大衛之口威脅。

儘管靈體揚言它不會允許神父在葛萊索家舉辦大彌撒，神父還是計畫好要在八月二十日週三下午三點開始儀式。

維古拉克神父將會是主司儀神父，席漢神父、羅西神父和卡布雷拉神父則是共祝司儀。大彌撒需要很長時間的謹慎準備。要舉行大彌撒，他們得先取得教區辦公室的許可，研究並挑選正確的禮拜儀式，參與彌撒的神父還得花許多天禱告。

神父在準備時，顯然必會受到怪物的騷擾。「不要獨處。不要獨自出門。晚上睡覺時屋裡一定要有別人。」維古拉克神父在大彌撒開始前，私下告訴另外三位神父。

他們把一張木製長桌用來當作祭壇，又從布飛鎮教堂拿了一條祭壇布，披掛在桌上。他們擺好教堂蠟燭，以及裝滿紅酒、水與聖油的聖餐杯與雕花玻璃酒瓶。最後，他們在祭壇中央擺了一個歷史悠久的十字架，源自布飛鎮最原始的聖若瑟教堂。

參加彌撒的人包括卡爾與茱蒂、小卡爾、黛比、艾倫、大衛、厄尼，以及艾德和羅琳。每個人都穿上了做禮拜時的正式服裝。傑森則到對街去陪凱特·梅利諾，以免她遇上麻煩。

「大衛那天表現得很好，」艾德憶述，「彌撒前一天晚上，他一如往常遭到附身，不過那天下午他似乎沒有受到影響。可是在神父開始儀式之前，他還是緊張地在各個房間之間徘徊，每隔一陣子就看一眼祭壇。我擔心他可能會鑽到桌子下方把整張祭壇翻倒，可是他沒有任何不好的舉動。」

「那天發飆的是小卡爾。在我們應該開始舉行彌撒的五分鐘前，小卡爾憤怒地走進來。他說『我不要待在這裡，我不需要這些東西，我不要聽你們的話待在客廳；如果我想參加彌撒的話，我去教堂就夠了！』接著他扯掉領帶，跑到屋外，再也沒有回來。」

葛萊索一家移步客廳，紛紛入座。大衛坐在沙發上，身旁是爸爸和艾德。神父身穿全套的紫色祭服（紫色代表哀悼），用燭香替祭壇賜福，接著便開始大彌撒儀式。

儀式開始約十分鐘後，大衛忽然作嘔。維古拉克神父站在祭壇前，抬起頭看向大衛，在大衛面前劃十字聖號。攻擊立刻停止了。

儀式繼續下去，神父宣讀擺脫邪惡的祈禱文代替講道，然後進入聖體禮儀的步驟。這時再次出現問題，大衛體內傳出咆哮聲。維古拉克神父用灑水禮器對男孩潑灑聖水，男孩再次恢復平靜。

受洗過的人一一領了聖體。神父宣讀更多禱文，懇求基督幫助，並祈求基督將大衛與其家人從黑暗力量的束縛中解救出來。最後，神父用聖油賜福大衛。到了四點，大彌撒的儀式完成了。

「感覺就好像沉重又稠密的氣氛忽然一掃而空，」羅琳說，「屋裡的氣氛不同了。我們全都能感覺到。儀式的最後我告訴維古拉克神父，屋裡已經沒有靈體的力量了。可是這並不代表靈體已經被驅逐了。這只代表它們撤退了。沒有人能知道，那些曾入侵的靈體會不會害怕大彌撒為這棟房子帶來的神聖光輝——又或者它們會不會反抗這光輝並再次回來。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答案。」

儘管如此，在大彌撒結束後一切似乎都沒問題了。他們讓大衛拿著十字架，站在祭壇前照相，他露出了過往的微笑。

但這樣的祥和能維持下去嗎？

第十九章

葛萊索家在經過了八月二十日的大彌撒之後，寧靜取代了原本的混亂。大衛再也沒有被附身，所有詭異的現象也突然消失無蹤。華倫夫婦在該週末拜訪葛萊索家時，聽到的全都是好消息。過去三天來，家裡都沒有發生任何超自然事件。大衛非常感激華倫夫婦為他帶來全新的自由，還動用生日基金買了禮物送給他們。那是一隻陶瓷小鴨，由大衛自己動手包裝。這個禮物還貼了一張手寫卡片，上面寫著：「謝謝你們為我做的一切。大衛。」

儘管葛萊索家洋溢著希望與樂觀的氣氛，可是最重要的問題仍未解答：這件事真的結束了嗎——又或者這幾天只是平靜的假象？他們要等待七天才能得到答案。

「在葛萊索家執行大彌撒帶來的其中一個持久成效是，」艾德說，「牆上不會響起敲擊聲、不會有東西突然被砸壞，也不會有大型物件飄到空中。百分之九十九針對物理環境的邪惡操控都停止了。我們從過往的經驗得知，如果先前的混亂是由惡魔造成的，那麼大彌撒的有效程度可能會等同於驅魔。但如果這個事件涉及更高等的惡魔，那麼唯有正式的驅魔才能讓它們服從命令。在這個案件中，那些靈體會撤退並停止攻擊數天的時間，可是接下來，各種可怕的事件將會以兩倍的強度捲土重來。」

在七天的觀察期發生了什麼事呢？

靈異現象再次出現——而且極為強烈！到了週末，大衛又一次受到徹底的附身。

這些現象重新出現時幾乎無法察覺；事實上，這些事件甚至根本不是從葛萊索家開始的。它們首先出現在對街，也就是葛萊索家的鄰居凱特·梅利諾家中，她接到了一通詭異又下流的電話。

「當時沒有人看得到我的臥室，不管再怎麼努力嘗試都不可能，」凱特說，「週一早上大約八點四十五分，我床頭櫃的電話響了。房間的百葉窗是拉下來的，窗簾也密不通風。我身上穿著睡袍，才剛起來五分鐘，還沒離開臥室。但電話裡的那個聲音用低沉又沙啞的耳語告訴我，它就在我身邊，它看得到我。為了證明那句話，它描述了我穿著什麼衣服，甚至連睡袍的顏色和睡袍底下的內衣顏色都說對了。接著它又說『我想要你的身體！我會得到你的身體！』之類的话。不只這些，後面它又喋喋不休地描述它想要做的各種變態行為。我問它『你是誰？』那聲音就用充滿敵意的命令語氣說『不准幫助葛萊索一家！』我被嚇得直接掛掉電話，打給布飛鎮警局，告訴他們這件事。他們派了一位女警來，我請她留在我家陪我，直到我換好衣服為止。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害怕過。」

凱特並不是唯一一個遇到狀況的人，堂區神父寓所的神父也在同一晚接到了類似的威脅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告訴他們最好「別再該死的靠近我家！」神父一開始有些困惑，因為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像是卡爾。但那並不是他。

還有別通電話。艾倫在家中電話發出奇怪的鈴響後接起來，一個沙啞的成年男聲告訴他，他將會被大衛拿刀刺殺。當時還有其他位於布飛鎮的人——一些和這個案件完全無關的人——也接到了類似的低俗電話。

不過靈體真正重新展開攻擊，是從大衛聽見一名年輕女孩在遠處哭喊「大衛，救命！」開始，接著在大衛睡著時，某個扭曲的聲音透過他說：「當心！厄尼明天會在工作時死去！」艾倫用錄音帶把這句話錄了下來。

厄尼非常享受樹藝師這份工作，他在隔天的工作中爬到了三十公尺高的橡樹上，忽然之間，他的索具鬆了。他在數秒內穿越枝葉往下掉落二十公尺，直到滑輪止住了他的下墜。「你原本可能會當場死亡。」厄尼的領班後來這麼告訴他。

伯特利市區也出現了另一個同樣危險的情況。大衛已經被禁足在家一個多月，如今葛萊索一家認為應該可以在出門逛街時帶上大衛，讓他搭車透透氣。

「當時我們開車抵達市中心，車子在停紅燈，」黛比說，「艾倫、傑森和厄尼在後座，我媽媽和大衛在前座。大衛突然開始坐立不安，眼神變得非常恍惚。下一秒他就抓住了方向盤，踩下油門。我們在短短幾秒內就歪歪斜斜地沿著主街全速前進。厄尼立刻跟著抓住方向盤，我則是用力踩下煞車。大衛的腳用力踩壓我放在油門上的右腳，而我必須同時用左腳踩煞車，根本沒辦法抵擋他的力氣。幸運的是，我們在即將撞上路口的一群人之前停了下來。事故發生後，大衛體內的東西用低沉的男聲哈哈大笑。那時我們就知道，這件事還沒結束。」

週日晚上，各式各樣的靈異現象再次回歸。屋裡到處都能聽見嗡嗡震動聲；黑漆漆的房間裡，牆上出現方形的閃爍光線；在全家福照

片中，怪物的頭重疊在人們臉上；沒有插電的空洗衣機莫名其妙地使地下室淹水；鬼魂出現在葛萊索家，其中許多都穿著裹屍布。

到了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大衛又陷入徹底被附身的狀態。怪物在占據大衛的身體後，對厄尼說出了他的第一句話：「我要殺了你，下次我是不會失敗的！」

但附身在大衛身上的靈體說的遠不只這句話。它因為大彌撒而怒髮衝冠，大聲斥責所有人——它使用的是沒有人聽得懂的怪異神祕語言。「我們家裡的人會說義大利文、荷蘭文和斯拉夫語，」茱蒂說，「但它說的是截然不同的語言，非常奇怪，聽起來不像是任何一種我聽過的人類語言。」

葛萊索一家覺得好像所有停止的事件都一口氣恢復了。他們因為怪物附身在大衛身上而開始禱告，怪物卻比劃出反十字的手勢並尖叫：「我們的父，你在地獄，這個靈魂屬於撒旦！」

大衛遭受的肢體攻擊變得更加嚴重。他被刀刺、槍擊和棒打。一天晚上，怪物用大衛的身體仰臥起坐了將近一個小時。在那之後，怪物離開了大衛的身體，男孩恢復意識後立刻吐了。

有時靈體會連續附身在大衛身上好幾個小時，有時則會利用大衛瘋狂攻擊家中其他成員。這種時候，被附身的大衛會拿著刀子和壁爐叉，等待適當的時機發動攻擊。然後葛萊索家就會出現瘋狂又離奇的暴力場面。他們的生命每時每刻都面臨威脅。其中一次厄尼即時抓住大衛的手腕，才避免了一場謀殺：當時大衛正打算用牛排刀刺入艾倫的肚子，靈體則憤恨尖叫：「你將會因此被我附身！」

而它也真的附在厄尼身上了。黛比解釋：「在那天晚上的牛排刀事件後，我、厄尼和我爸媽一起坐在餐桌前，他突然開始激烈抽搐，沒有任何原因，就像大衛剛開始被附身時一樣。抽搐結束後厄尼的臉整個變形了，他的五官內縮，臉部變得非常消瘦，露出了野獸般的冷笑。他的眼睛毫無生氣又瘋狂。然後他發出了咆哮聲。我那時說：『我的天啊，現在輪到厄尼被附身了！』」

厄尼被附身的時間不到一分鐘。但這只是六次附身中的第一次罷了，而最後一次造成了悲劇的後果。與此同時，可怕的靈異現象仍持續發生。其中有一樁格外令人震驚的事件，黛比將之稱作「爪子」：

「那陣子我晚上躺在睡袋裡時，偶爾會覺得有一隻冰冷的手在摸我。到了早上，我常會在身上看到睡前沒有的抓痕。八月底的一天晚上，我感覺到手臂旁有東西在移動。我伸出手，摸到了一個很冷又長滿鱗片的東西。我張開眼睛看的時候，那東西就不見了。隔天晚上又出現一樣的情況，不過這次燈是開著的，所以我看到了。那是一隻從地板裡面冒出來的、長滿鱗片的灰綠色大爪子。那隻爪子有三根手指，每根手指都有指甲。我什麼事都還來不及做，那隻像蜥蜴一樣的爪子就用指甲割過我的手臂，留下三條歪曲的抓痕。接著那隻爪子就縮回地板裡了。這件事發生不只一次——而是好幾次。厄尼也有看到那隻爪子，他的胸口也有奇怪的爪痕。大衛說那隻爪子是四十號幫手的。四十號幫手是個兩百四十公分高的食屍鬼，平常都在看守地下室。」

靈異現象再次出現後，又有了強度更高的新事件，附身也更深層、更頻繁。儘管附身大衛的靈體仍是那個怪物，但這次它的殘忍行

為卻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智慧。最具代表的例子，就是在茱蒂對怪物說出「神父會驅逐你，到時候你必須服從上帝的命令！」之後，所得到的回答：

「絕不！我永遠不會服從上帝的命令！我永遠不會被驅逐！『寧在地獄稱王，不在天堂為僕』！」靈體引用了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第一冊第兩百六十三行）。

附身與靈異現象重新出現，顯然代表葛萊索一家需要真正的驅魔儀式。因此在舉行大彌撒一週後，維古拉克神父與華倫夫婦再次針對此案商討對策。維古拉克神父已經詢問過布飛鎮的其他神父了，也正在向主教提議採取行動。

「由於這件事情十分嚴重，」艾德說，「維古拉克神父覺得不應該再拖下去了。小規模的驅魔只會是徒勞。葛萊索家非常需要大型驅魔，他建議盡快為大衛舉行羅馬儀式。但是這個案件必須符合非常嚴格的教廷規定：

「被附身者是否曾吐露無人知曉的資訊或未來的事件？

「被附身者是否曾說出非傳統的話語或他先前不懂的語言？

「被附身者是否曾展現出超自然的力量或明顯超越人類能力範圍的行為？

「附身的靈體是否曾說出自己的名字，或給出惡魔存在的確切徵兆？

「在本案中，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艾德指出，「大衛時常說出怪物說的話，我們也用錄音帶記錄了他對未來的多次預測。在語言方面，我聽過他用三種並不屬於他的聲音說話，還曾聽他反過來說話一次。除了會使用難度極高與非常下流的英文語彙外，它還會說『魔法語言』、懂拉丁文，甚至會引用詩句。大衛能看穿牆壁的能力就是超自然力量，他的身體在上下彈跳與膨脹時展現出了超越人類能力——生理能力——的行為。至於惡魔的確切徵兆，雖然那個靈體自稱撒旦，可是它並沒有真的洩露自己的名字；儘管如此，它卻曾因為驕傲而在大衛腿上烙印下鮮紅色的斑塊。這個案件滿足了教廷列出的四點要求——儘管只要符合其中一點就有理由要求教會舉行大型驅魔了。一切都符合教會法。」

「在我們和維古拉克神父談話的過程中，」艾德回想，「葛萊索家的人一直打電話給我們，告訴我們最新發展。我想要把這些電話轉到主教辦公室，那裡才是他們真正該聯絡的地方。他們經歷了六週的折磨與危險，包括非常徹底的惡魔附身狀況，然而教會官方唯一認真處理葛萊索家案件的人，只有橋港教區的維古拉克神父，他舉行了大彌撒。我認為教會的態度極為漠不關心，這種作為絕對算不上榮耀基督。我逐漸生出一種悲劇即將發生的沉重感。教會沒有以正確的方式處理這個案子。儘管如此，維古拉克神父在那天下午離開我們家時，我們還是依據教會法提供了申請驅魔所需的所有資料。他拿了錄音帶和照片，要當成額外證據呈交上去。如果連這些證據都沒有用的話，那就代表出問題了，而且是很嚴重的問題。」

維古拉克神父在和華倫夫婦討論的過程中，提到神職人員遇到了「突然出現的困難」，原因在於他們自己也和這個案件有關：神父成

為了詭異現象的目標，還有漆黑的靈體造訪了其他人——包括維古拉克神父。他們顯然非常需要、也非常渴望能進行大型驅魔。

兩天後，維古拉克神父致電華倫夫婦，告知他們教會已經決定要替大衛驅魔。與布飛鎮的神父諮詢過後，他們決定要在九月二日週二，到聖若瑟教堂的學校禮拜堂舉辦「釋放儀式」。

令華倫夫婦吃驚的是，「釋放」（deliverance）代表的是主教拒絕舉行羅馬儀式！他們確實會試圖完成真正的驅魔，不過使用的卻是不同的儀式。

羅琳解釋道：「在準備這個莊嚴儀式的過程，神父會為了成功釋放大衛而在這個禮拜舉行小彌撒；他們會花三天時間禱告與禁食（『有些靈體只能靠禱告與禁食來驅逐』，《馬爾谷福音》，第九章）；他們也會請他們的會眾，為了不可名說的特殊目的做額外禱告。到了八月三十日那個週末，額外禱告將會在整個東岸發展成巨大的祈禱網絡。」

對葛萊索一家來說，最重要的是神父確實要舉行驅魔儀式了。他們需要驅魔儀式：所有人的生活都陷入一片混亂，已經忍無可忍了。

九月二日週二，布飛鎮中心舉行了典型的驅魔儀式。

驅魔地點是聖若瑟教堂學校禮拜堂的祭壇。下午一點，維古拉克神父抵達了學校禮拜堂，與席漢神父、羅西神父和卡布雷拉神父會合。由維古拉克神父擔任驅魔士，另外三位神父則擔任協助者，執行

特定任務。對這四位神父來說，這是他們生命中非常嚴肅的時刻，他們在簡單對話後回到教堂祈禱。

「大衛在過去這幾天已經完全失控了，」艾德說，「隨著驅魔日期逐漸靠近，他的行為也越來越糟糕。羅琳和我在那天下午一點半抵達葛萊索家，要帶他們一家人去教堂，當時大衛的祖母從別州來拜訪他們，而大衛已經被徹底附身了，他正拿著刀威脅自己的祖母。」

「附身的靈體透過大衛說話，它一看到我們就大罵起來，一邊威脅我一邊對羅琳說出粗俗的話語。大衛的父親趁著它分心的瞬間，抓住大衛的手腕，從他手上奪走了刀。過了幾秒後，大衛體內的靈體以咆哮、吐口水和撕咬攻擊起所有人。為了把大衛帶去教堂，我們不得不擒抱他、把他壓制住，再用床單綁在椅子上。」

大衛的身體被束縛了，但靈體卻沒有。它繼續說話與吼叫。大衛的嘴巴紋絲不動，眼睛眨也沒眨，肌肉也沒有出力，可是滔滔不絕的威脅和指控仍不斷從他體內傳出，那是男人的沙啞嗓音：

「你們永遠也趕不走我！你們這些雜種永遠都不可能贏過我！那些神父一定會離開！我永遠也不可能屈服！你們全都是該下地獄的狗屎！」

「媽咪，拜託你，把我的手鬆開。拜託啦，媽咪，床單綁得我好痛。」

「我一定會抓到你們！」

「你們贏了！放開我！你們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們！」

「你們一定會後悔！我會讓你們吃不完兜著走！」

週二下午兩點，無法控制怒火的靈體用呶呶不休的邪惡話語，打破了學校禮拜堂的神聖寧靜氛圍。大衛被附身了，附身他的靈體已經氣得快要發狂。大衛的父親和艾德把大衛身上的床單解開，強行帶他走進禮拜堂。男孩被附身後簡直力大無窮。

他們把大衛帶到禮拜堂的前排座位，四位神父站在那裡等他。神父身上穿著黑色神父服，肩上披著白色罩袍和紫色長綢帶——這是規定服裝。卡爾與茱蒂都在場，黛比、厄尼與艾倫也在。小卡爾拒絕前來參加，而黛比的兒子傑森則陪他們的祖母待在家裡——她對這件事絲毫不知情，正處於驚嚇與恐懼之中。

華倫夫婦以專家身分出席。羅琳的任務是辨認靈體的存在與本質，艾德則是以惡魔學家的身分提供專業幫助，他會保護神父、引導各個流程，並確保驅魔儀式無論如何都會完成。

他們計畫的儀式流程是先為所有人塗上聖油，提供保護；接著誦念禱文和聖詠；辨別靈體；由驅魔士驅趕靈體；結尾是以最後的祝福來感謝上帝「把凡人的靈魂從永恆敵人的束縛中」釋放出來。理論上來說，這場儀式應該很平和。就算過程中出現騷亂，也不會出自人類之手。

塗抹聖油的步驟順利結束後，接下來是誦讀預備導文：

因上主與救主耶穌基督之名，並藉著無玷童貞瑪利亞、天主之母，總領天使聖彌格爾，以及諸位使徒聖人的代禱，我們承諾要擊敗這魔鬼帶來的攻擊與欺騙。

但附身在大衛身上的靈體用粗鄙的語言打斷每一句話：「基督是個××.....瑪利亞是個×××。」

到了這場引導禱告的尾聲，大衛掙脫了艾德的箝制，歇斯底里地試圖攻擊神父。他們抓住了被附身的孩子，控制他的行動，再次帶回到教堂座椅上，同時大衛一直在低吼、咆哮與掙扎。

神父繼續讀道：

願天主興起，使他的仇敵四散，願仇恨他的人，由他面前逃竄！願惡人在天主面前，滅亡消散，就像煙被風吹蠟被火化一般。

「閉嘴！你這偽善的蠢貨！你們這群狗娘養的！你這污穢的豬糞！你.....」

「安靜！」維古拉克神父命令。

「我幫你把燈吹熄了，你還滿意嗎？.....哈哈哈哈哈嘻嘻.....」

神父大吃一驚。前幾天晚上，維古拉克神父的桌燈燈泡毫無理由地爆炸，玻璃全都噴在他身上。

「安靜！」席漢神父下令。

「你怎麼膽敢命令我！你這猿猴！你這豬獠！你這該死的懶蟲！這是你應得的！」

席漢神父突然瑟縮了一下。靈體使他感受到鞭打，神父捲起褲管，看到血液正順著腿向下流。

維古拉克神父繼續誦念禱文，聲音蓋過了附身靈體的喊叫與噓聲。靈體無法用語言阻止神父，於是它對大衛的附身鬆動了，眾人把它按在祭壇的桌腳。將近一個小時的驅魔儀式後，大衛仍擁有無窮無盡的力氣，繼續不知疲倦地反抗。

艾德、厄尼與艾倫把大衛按在祭壇的桌腳後，維古拉克神父開始誦讀驅魔的命令式經文：

在上主的十字架面前，仇敵成群結隊逃離。我們將你從我們之中驅逐，無論你是誰，不潔的靈、所有撒旦之勢力、所有來自地獄的侵略者、所有邪惡之軍旅、集團及黨羽，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名及其德能驅逐你，遠離上帝的羔羊！

然而大衛體內的靈體卻變得更加瘋狂。他對著維古拉克神父、席漢神父與艾德不斷吐口水。他亂咬、咒罵、尖喊又嚎叫。褻瀆與詛咒的話語在教堂裡不斷迴盪。幸運的是，他們已經把所有門都上鎖了。

維古拉克神父一遍又一遍重複驅魔的命令。惡靈的回應則是大聲指控其他人犯下的一連串罪惡，同時也指控神父參與了各種超乎想像的異常性行為。那東西說出了四位神父的家人的名字，威脅要報復攻擊他們。

儘管靈體持續說出令人厭倦的羞辱與成串的謊言和謾罵，神父仍繼續重複驅魔的命令：

撒旦，離開！停止你的膽大妄為。遠離神的選民。停止你的惡行，停止你的傲慢無禮，別再行不義之事。這是至高無上的主對你下達的指令！聖父命令你；聖子命令你；聖神命令你！我以全能上主與造物者之名命令你，展現離開的跡象，離開我們上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所救贖的世界。

大衛體內傳出了恐怖至極的呻吟。在那之後沒多久，教堂後方傳來了讚美詩集的沙沙翻頁聲；接著，一扇門打開又關起來。

這就是離開的跡象。在這個時候，羅琳的辨別天賦便顯得至關重要。

她回報道：「所有能力比較弱的靈體都離開了。它們放棄了。它們被驅逐了。」

被附身的男孩躺在祭壇桌腳的地毯上喘著粗氣，羅琳看著眼前這可憐的景象，繼續辨別：

「現在有四個靈體還留在這孩子體內。這四個靈體是最強大的……它們精心策劃了這一切……但有一個……只有其中一個掌握權力。」

「暴食在這裡……色慾在這裡……使用蓋拖斯（Gaytois）這個名字的高級靈體在這裡……不過在遙遠的深處還有最後一個靈體……它就是掌權者。前面三個靈體非常邪惡，但最後一個……是執行這一切的靈體……是該為這個案子負責的靈體……神父，那個靈體是個惡魔！」

在羅琳說出最後一個字的瞬間，大衛爆出一陣尖聲吼叫。

「你們永遠也驅逐不了我！」那聲音宣稱，「他是我的！他的靈魂是我的！是我的！」

如果驅魔儀式的第一個小時是一場戰鬥的話，那麼第二個小時就是一場戰爭。每一個人身上都被噴了口水與唾沫，尤其是四位神父。所有人都被踢踹毆打撕咬，所有人都得忍受謊話連篇的指控，也對於靈體謾罵基督、聖母與教廷的大量褻瀆話語感到厭惡。

席漢神父在靈體的尖叫中悄聲告訴羅琳，大衛的上衣口袋裡顯然放了一把大型折疊刀。雖然羅琳幾乎聽不清楚神父的聲音，但附身靈

體的下一句話就是：「那是我的刀子，我知道該怎麼使用這把刀！」

艾德伸手去拿刀時，原本清楚放在大衛口袋裡的物品卻消失了。怪物對艾德發出刺耳的笑聲。

附在大衛身上的靈體具有極大的權力與力量，它傾盡所有能力想要阻止驅魔，當然也包括欺騙。

神父繼續誦讀驅魔的命令，這時大衛開始用自己的聲音說話：

「救命，媽咪。救命。每個人都在傷害我。我想離開這裡。媽咪，我不想待在這裡，叫他們別再傷害我了。媽咪，我不想待在這座教堂裡。拜託，媽咪，我會很乖，我保證會很乖。我只想要離開這座教堂。」

這段請求足以迷惑他人，維古拉克神父因而彎下腰和大衛說話，就在這時，大衛體內的東西突然抓住他的長綢帶，勒住他的脖子。之後神父再也沒有犯下相同的錯誤。

驅魔兩小時後，靈體開始將大衛的身體變形。大衛的身體腫脹、上下彈跳並窒息到差點死亡。

「媽咪，救命！他們想殺掉我！叫他們停下來！媽咪，你在這裡嗎？他們要把我殺死了，把我救出去！」

大衛的臉轉為青藍色，他的眼睛和舌頭嚴重突出。但維古拉克神父堅持要繼續誦讀驅魔的命令。大衛一邊乾嘔，一邊發出受折磨的動物哀嚎。

維古拉克神父低頭看向這怪異景象，後退了幾步。大衛突出的雙眼看起來瘋狂又亂暴，他的舌頭腫脹到無法吸氣。惡魔確實站在生命的對立面。它真的會殺人。

對神父來說，這可以說是最關鍵的一點。他們參與的是一個極為神祕的大型機率賽局。如果他們繼續下去的話，有可能會成功替大衛驅魔，但也可能會親眼看著大衛在短短數分鐘死去。

維古拉克神父在週二下午四點停止了驅魔儀式。他不能拿大衛的生命冒險。他對著被壓制的男孩比劃十字聖號，並說道：「Dominus vobiscum（願主與你同在）。」

正如神父所料，靈體的怒火在這時減弱。至少在這一次的驅魔儀式中是靈體贏了。大衛的附身狀態仍沒有解除。

不過他們並不算全盤皆輸：力量較弱的附身靈體全都從大衛身體裡離開了，以後再也不會出現。他們在教堂後面找到具體證據：許多讚美詩集散落一地。

不過，那四個主要靈體依然附身在大衛身上。正如黛比在日誌中記錄下的九月二日事件：

晚上九點四十五分

大衛陷入恍惚的狀態，開始奮力對抗我們。還對我們吐口水。他踢開兩罐聖水，又趁我不注意的時候用書打中我的下巴，弄傷了我。

接著大衛在我們眼前面朝下倒在客廳地板上，不斷上下跳動。在那之後，（小）卡爾和我看到大衛被踢得翻過身，變成臉朝上，然後他哭了起來。他說那東西踢他的肚子。這次攻擊使他感到非常疼痛。

九月二日嘗試驅魔的結果是：沒有驅逐主導靈體。他們決定要進一步驅魔。

第二十章

在九月二日舉辦過驅魔儀式後的那幾天，葛萊索家的生活變得極為緊繃且艱難。他們沒能靠著驅魔解決問題，也沒有恢復健全的生活秩序。怪物仍附身在大衛身上。

不過附身的頻率與時間長度已經減半，殘酷的肢體攻擊次數也大幅下降。至少他們可以將之視為正面的徵兆。

另一方面，那些曾參與附身的四十多個靈體並沒有徹底離開。驅魔只是讓它們離開大衛的身體罷了，大衛說那些靈體仍會出現在他所在的房間。

然而正如艾德解釋的，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擴散至附身以外的範圍了。「在九月二日嘗試過驅魔之後，包括神職人員在內的所有人都遇到了激烈的反彈，見到各種嚇人的現象。你能想像起床時發現自己的枕頭泡在鮮血裡嗎？其中一位神父就遇到了這件事。他告訴我們：

『我一轉頭，鮮血就從枕頭中流了出來。我滿臉都是血。』那個叫做怪物的黑色靈體不斷出現在另一位神父面前。還有一位神父開始劇烈頭痛；一位神父失去了說話的聲音；另一位神父則抑鬱到必須吃藥治療。這些神父絕不能獨處。」

不過這個案件的嚴重程度不止於此。危機正逐漸逼近葛萊索家——而且是長期危機。這場危機的焦點是怪物點名威脅過的人：厄尼·夏恩·強森。

厄尼一直以來都態度堅定。神父和華倫夫婦會在葛萊索家進進出出，但厄尼從來沒有向附身大衛的惡魔屈服過。因為這種頑強的抵抗，厄尼必須承受那極具破壞力的惡魔施加在他身上的所有氣憤怒火。

怪物在那一週告訴厄尼：「我會附身在你身上。」

於是，厄尼在那個週末的彌撒上再次被附身了。

「我當時和黛比、傑森以及葛萊索一家坐在一起，」厄尼回憶道，「彌撒開始時，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我曾見過的一個靈體——全身漆黑、有手腳的那個——站在祭壇的神父身邊，而神父正在進行彌撒儀式。那東西站在神父身後模仿他的動作。下一刻我就發現自己已經站在教堂外面了，黛比站在我旁邊，問我為什麼要那麼做。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那時厄尼和我們一起安靜坐在教堂長椅上，」黛比解釋，「就在神父把聖體舉在空中時，厄尼突然開始咒罵——或者我其實應該說，有某個東西利用他開始咒罵，畢竟當時他的嘴巴張得非常大，但雙唇卻動也不動。『狗娘養的……我要離開這裡……讓我離開這個×他祖宗的該死教堂……』」

「人們紛紛轉過頭來，但厄尼已經失控了。他看起來好像陷入恍惚。在他多說了幾句難聽的話之後，我不得不把他推搡到教堂門外。我把厄尼推到外面後問他『你知道自己剛剛在教堂裡說了什麼話嗎？』他的回答是『不知道』。厄尼整天都在道歉，可是他根本不知

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這整件事實在是太可悲了。那東西在所有會眾面前把厄尼變成了傻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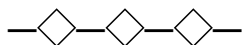
這是厄尼遇到的第二次附身。若非大衛在該週稍早的不詳預言，原本他們有可能會把厄尼被附身的事件視為偶然。

「我是為了取走靈魂而來。我會拿走屬於我的靈魂。我會附身在厄尼的身上，用刀殺人。」

預言還不止於此。惡靈又說厄尼將會「因為犯罪被捕」，它喋喋不休地念出了一串名字（後來他們發現這些名字是該案件的律師與法庭職員），最後又宣布厄尼將會在沒有審判的狀況下被宣判有罪，判處「終身」監禁。

「我會毀掉你的人生。」

它不是在開玩笑。



他們必定得再次為大衛驅魔。他們刻意把第二次驅魔的日期訂在一九八〇年九月八日。羅琳解釋：「我們選擇八日是因為我們希望能發生奇蹟。許多事件都曾在九月八日奇蹟般地解決，其中也包括突然成功的驅魔儀式。在這一天，全世界各地都不會出現任何附身事件。」

這天是聖母瑪利亞的生日，祂是巨大神祕力量的泉源。我們全都認為我們可以在那天決定這個案件的成敗。」

由於他們預期當天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所以驅魔地點從學校禮拜堂改到了聖若瑟修道院，那是一棟位於公理會教堂對面的殖民風格建築。

九月八日下午，布飛鎮其他家庭的小孩開始了新的學年，而大衛則被他的媽媽、姊姊和艾倫帶到了修道院。在修道院等待他們的是華倫夫婦與四位神父。

所有人都進入修道院後，他們鎖上門拉上窗簾，讓大衛坐在大扶手椅上。他們目標既簡單又複雜：對被附身的大衛誦讀驅魔儀式的禱文，從頭到尾都不能接受抵抗與干擾。這個儀式理應花費一個小時。

到了最後，他們卻花上了兩小時的時間。如同他們預期的，大衛這天沒有被附身影響。他雖然精疲力盡，但卻十分配合。四位神父在男孩面前站成一個半圓，開始誦讀先前擬的引導禱文。可是大衛卻立刻告訴他們，那些靈體不在這裡。他們在家中製造混亂。他們停下儀式，派出艾德前往葛萊索家，把靈體轉移過來。

「我走進房子後，發現葛萊索家的兩個長輩親戚目瞪口呆地坐在廚房裡，」艾德說，「我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出來，他們一定遇到怪事了。」

「我走到客廳，看到黑色的搖椅正大力前後搖晃。椅子上沒有半個人。」

「接著我沿著門廊往屋裡走，查看每一間臥室。一切看起來都井井有條，只有葛萊索家的主臥室除外。床看起來有點太高了。我仔細一看，發現那張床飄浮在距離地面十五公分高的位置。我走進臥室，立刻感覺到一股無比邪惡的力量撲面而來。突然之間，床開始劇烈震動，床腳猛力錘擊地面。眼前的景象令人震驚。這次的現象持續了三十秒。這是展現力量的挑釁行為。」

「一旦現象停止了，只要一個簡單的步驟就能讓靈體離開這裡：把我從修道院帶來的賜福物品放在葛萊索家中。我把一個聖若瑟的小雕像放在壁爐架上，和廚房裡的人道別後，開車回到了修道院。」

艾德回到修道院，大衛告訴他們靈體全都進入修道院了。公共空間裡面與上方都不斷傳來奇怪的撞擊聲，家具也四處移動，這證明了大衛的話。他們花了整整一個小時解決這個意料之外的插曲。

到了下午三點，他們鄭重其事地開始驅魔儀式。他們閱讀的冗長文本和九月二日在學校禮拜堂閱讀的一樣，不過修道院的驅魔狀況與上一次大相逕庭。這一次沒有任何干擾，神父沒有受到打斷就讀完了禱文與聖詠。沒有吐口水、亂咬、咒罵和尖叫。

每個人都在等待靈體打斷、甚至抵抗驅魔儀式，但沒有任何事件發生。到了四點，神父高聲誦讀感恩與懇求的禱文：

天上的天主，大地的天主，天使們的天主，諸使徒的天主，有能力使死者復生並使勞苦者安歇的天主，我們謙恭地懇求祢，使我們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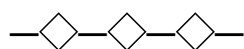
離所有地獄之靈的專橫、羅網與狂怒邪惡。主啊，求祢俯允，以祢的力量護佑我們，使我們平安無恙。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懇求祢。阿們。

接著，維古拉克神父替大衛正式賜福。儀式結束了。驅魔完成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成效。

這場驅魔能停止怪物對大衛的附身嗎？事件會出現奇蹟似的終結嗎？

他們得到當天午夜才會得到答案。



打從大衛走出修道院的那一刻開始，所有人都在觀察他的言行舉止。如果下午的儀式成功，之後他就不會被附身了。一切終結的徵兆就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靈異現象將會中止，永遠中止。

經歷了充滿恐懼的九週後，大衛已經痛苦不堪又筋疲力竭了。他對於攻擊他的可怕附身一無所知；他只需要承受結果。對大衛來說，九月八日代表的單純只是免除痛苦的一天。

那天晚上，所有關心此案的人全都聚集在葛萊索家等待與觀察。華倫夫婦陪伴葛萊索家一整個下午，到了晚上，他們因為聖若瑟教堂的神父抵達而暫且離開。

羅琳在晚上十點半回到葛萊索家，隨她前來的是保羅·巴茲，他是艾德的一位研究助理。出於個人原因，艾德那天晚上沒有出席。在那之後沒多久，維古拉克神父抵達了。

他們沒有看到任何附身或靈異現象。大衛坐在桌前，正靜靜畫著工程機械的圖畫。大衛被附身時與平時的樣子相差甚遠。

到了晚上十一點半，大衛走進客廳，和其他男孩子一起坐在沙發上。他無法理解這些宗教儀式，只覺得越來越累。

「如果我們可以直接送大衛上床睡覺，等到明天早上一切全都結束的話，那豈不是很棒嗎？」黛比說，但沒人敢回答。

到了午夜時分，一切都相安無事。大衛仍是原本的自己。他正在和其他人喋喋不休地談論他要修補院子石牆上的一個洞，只要「大人把怪物趕走」，他就要馬上修補那個洞。

十五分鐘後，大衛站起身開始左右踱步。他好像不再感到疲憊。事實上，他顯得非常警醒。其他人和他對話時，他的回答總是十分粗魯，有時甚至口出髒字。這很符合他過去被附身之前的行為舉止。

「大衛，你何不上床睡覺呢？」茱蒂建議。

「我不累！」大衛厲聲說道，隨後回到客廳，他的哥哥們和厄尼正與保羅坐在一起。保羅今年三十三歲，他已經為華倫夫婦工作將近十年，而他今晚的任務是觀察大衛。要是大衛被附身了，保羅就得立刻打電話給艾德。

廚房煮出了更多咖啡，人們繼續等待。午夜十二點二十分時，客廳爆發出響亮喧鬧的說話聲。席漢神父走進客廳，坐下來觀察。

午夜十二點二十五分，一架紙飛機飛越房間，擊中席漢神父的胸口。那是大衛丟出的紙飛機。神父看向大衛，看到他回望的眼神宛如正在熊熊燃燒。

午夜十二點半，也就是進入九月九日的半小時後，最糟糕的狀況發生了。大衛被附身了。

保羅提出令所有人心頭一沉的警告：「大衛要撐不住了！」

大衛的整個身體都開始震動。他的眼睛翻白，片刻後他就被徹底附身了。

「滾開！」附身的靈體對著神父尖叫。大衛站起身，用激動的成年男性聲音說：「滾出去！你們是救不了他的！」

緊接而來的是滔滔不絕的惡意指控與粗俗話語。在場的女性被辱罵是蕩婦、婊子、賤貨和妓女；男人遭到性行為不端的貶低指控；神父們則被稱為同性戀。維古拉克神父、羅琳和茱蒂還因為協助驅魔而收到死亡威脅。

保羅立刻聯絡艾德。保羅不過花了一分鐘聯絡，當他回到客廳，大衛已經徹底發狂了。厄尼和卡爾盡他們所能制住大衛，大衛則強力掙扎著想要撲向四位神父，尤其是維古拉克神父。

一切捲土重來。

神父一個接一個披上紫色長綢帶，下定決心要徹底終結這些靈體的攻擊。

大衛被附身後力大無窮，整整十分鐘的奮鬥後，大衛才被按倒在地板上，受到控制。大衛的力量大到需要四個成年男性才能把他制住。

維古拉克神父在空氣中比劃十字聖號；其他神父都站在他身旁，伴隨他開始驅魔儀式。

「我擁有的力量比上帝更強大！」

「安靜！」維古拉克下令，並對著男孩拿出一個小十字架。大衛躺在地板上吐了一口口水，直接命中距離他三公尺遠的十字架。「你永遠也不可能驅逐我，你這個狗娘養的蠢貨！」

維古拉克神父再次嘗試替大衛塗抹聖油，開始驅魔的步驟。他走向大衛時，大衛體內的靈體瘋狂大笑起來。

「你這個神聖的傻子，那是錯的油！」

那東西說的沒錯。神父粗心地開錯了罐子。

大衛持續掙扎、吐口水與亂咬，光是要在他前額塗抹聖油就又花了整整十分鐘。完成這個步驟後，聖油滴落到大衛的嘴中，他立刻把聖油吐回維古拉克神父的臉上。

半小時後，大衛的掙扎力道仍沒有絲毫減弱。艾倫和小卡爾也被叫來幫忙。

維古拉克神父開始對著大衛誦讀驅魔禱文。但打從他念出第一個字開始，反抗就不曾停歇。神父幾乎每說一個字，大衛就會回以粗魯的反駁，或是用大吼大叫來蓋過神父的聲音。

時間來到深夜一點半，他們的進展少得可憐。附在大衛身上的靈體所做的心理與肢體抗拒，依舊像剛開始時一樣激烈。他們一直都在奮力壓制大衛。光是要把大衛固定在原位就是個困難的任務了，現場所有人還得忍受他口中連番羞辱貶低的謊言。

接下來的三十分鐘，最主要的阻礙是大衛長篇大論的指控和低級辱罵，一開始的謾罵對象是維古拉克神父，隨後又轉移到席漢神父身上。緊接著靈體提起每位神父的家人，並暗示它能干擾他們的生活：

「我真是替你的哥哥感到遺憾。」「你對姊姊說謊。」「你爸爸將會因此被殺死。」「我要把你的姪子弄瞎。」

到了凌晨兩點，維古拉克神父已進入儀式中斥責靈體並命令它離開的步驟。這導致了新一波的猛烈反抗。大衛積蓄力量，猛然掙脫了箝制，開始發狂。他們又花了更長的時間才制住他。

神父一行接著一行誦讀驅魔的命令，而靈體的回應是滔滔不絕的語言反抗。它發現吼叫與肢體掙扎無效後，便開始大量吐口水和痰。接著它讓大衛身體不斷上下震顫。隨之而來的是令男孩窒息的痙攣。大衛的臉色轉為青藍，停止了呼吸。他的胸膛腫脹。

到了凌晨三點，靈體在肢體與精神方面的反抗仍沒有任何削弱。反倒是眾人開始感到疲憊了。

「滾出我弟弟的身體！」黛比尖叫，「滾出去！滾出去！」她已經歇斯底里了，其他人不得不將她帶離客廳。

維古拉克神父堅持不懈。「你是誰？人們是怎麼稱呼你的？說出你的名字！」他如此命令。

靈體的回答是輕蔑的表情與滿口謾罵。

「我以神的權威命令你說出你是誰，否則你就得說出耶穌之名！」

「不……絕不！」

神父重複命令了四次。最後靈體終於屈服了。

「我的名字……是……軍團……我們……有……許多……」

這是什麼意思，到底是一個靈體——還是許多靈體？艾德與位於布飛鎮的人在日出之前都找到了答案。

那天晚上圍繞著大衛的眾人不知道的是，驅魔儀式的另一個關鍵步驟正在四十公里之外同時進行。

該步驟就是艾德的研究。在凌晨兩點到三點間，他獨自遇到了極高階級靈體的拜訪；他面對的是所有問題的起源。那天晚上，艾德看見了附在大衛身上的惡魔。

那個靈體不是恰巧出現在艾德眼前的：他是被召喚的！召喚者正是艾德。他刻意這麼做的目的是「約束」附身大衛的怪物。

「保羅在剛過午夜時打電話來，告訴我大衛被附身了，」艾德陳述，「那時我就知道我得怎麼做。我必須約束怪物這個靈體。我必須使它服從。在羅馬驅魔儀式中，束縛是基本步驟之一，指的是靈體不但被驅逐出人類的身體，還被上帝的律法命令——或約束——不得再次附身特定人類。若驅魔士沒有約束惡魔靈體，它將會有能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附身。因此實際上來說，約束等同於致命一擊。

「但布飛鎮不會出現約束的步驟。他們不能這麼做——他們沒有獲得授權。而之所以沒有授權他們舉行羅馬儀式，是因為教會的政治問題與官僚主義的麻木不仁。因此，我打算要把領頭的靈體召喚到我這裡——當然是以上帝之名召喚過來——利用一個它必須服從的奧祕律法約束他：『汝不得附身於上主之其他造物並將之據為己有。』如果我能像之前在其他的案件裡那樣，約束領頭靈體的話，那麼神父就可以驅逐男孩體內剩下的其他靈體。這麼做將能達成完整的驅魔儀式，讓大衛獲得永遠的自由。但我沒有預料到的是，來到我面前的靈體竟然如此複雜。」

艾德使用一本晦澀的宗教手冊記載的步驟，命令靈體現身，下一刻他馬上察覺房間變得異常寒冷。有鑑於怪物會利用熱能來加強自己的能力，艾德知道怪物已經到了。

肉類腐敗的惡臭瀰漫在空氣中。艾德聽到遠處傳來尖嘯。死一般的沉靜滲透至屋裡，艾德心中充滿了巨大的危機感與威脅感。接著，那東西在一瞬之間出現了。

艾德眼前的靈體奇醜無比，極為與眾不同，擁有至高無上的力量，因此艾德無法準確描述它的樣貌。距離艾德六公尺遠的靈體一點也不像人類。

那東西的身體不斷脈動、高度兩百一十公分、宛如焦油那麼黑。它的表面光滑且持續抽動，但真正吸引了艾德目光的是它的頭。

它的頭是一般人類的兩倍大，同樣是黑色的，同樣在不斷脈動。它擁有的不是一張臉，而是非常多張臉！

艾德能分辨出應是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器官，但這些器官一直在移動。它的臉每隔幾秒就會改變，每次改變都會製造出嶄新的驚人醜陋臉龐。有些臉殘缺不全；有些臉看起來像是可怕的人類，皮膚上布滿長了毛的膿瘡、雙眼腫脹且嘴角撕裂；還有些臉是不該存在於世上的怪物，參差不齊的角從它們的顴骨、前額與太陽穴突出；另外有些看起來則宛如動物，擁有棒球那麼大的紅色爬蟲類眼睛和蜥蜴的口鼻。艾德眼前的景象已經遠超過普通人類體驗的範圍了。

「我看到的，」艾德解釋，「是大衛在過去這整個夏天清楚描繪的那些臉。他的描繪很準確。不過他不知道的是，那四十三個靈體其實是同一個！——這是因為對他來說，每一個臉孔都是一個不同的靈體。每張臉都有其意義。

「大衛和家人經歷的每一種痛苦都來自這些臉：憎恨、憤怒、暴力、粗話、暴食、欺騙、惡意、驕傲、背叛、褻瀆與死亡。說真的，每張臉都令我大為震驚，但作為整體，這個靈體更是令人難以置信。我沒辦法處理這個靈體。我沒有能力約束它。如果我當時試圖約束它的話，它早就殺死我了。我退後了幾步，它在我看見它之後又變大了一點，接著我解除了召喚它過來的命令。那靈體逗留片刻就消失了。」

同時，布飛鎮的眾人仍在努力，試著驅逐大衛體內這個邪惡且擁有多重臉孔的魔鬼之力。

「撒旦，來奪走我的生命！來奪走我的靈魂！把我抓走，撒旦！來奪走我的靈魂！」在逐漸加強的驅魔命令中，大衛的聲音——或者該說聽起來像大衛聲音的靈體——高聲喊出各種請求。

所有人的情緒都瀕臨瘋狂，神經也十分緊繃。

「媽咪、媽咪，救我，我是大衛·麥可·葛萊索。求你叫他們停下來。我受不了了。叫他們停下來。拜託，媽咪。快點。我需要休息。我會死掉！我會死掉——……」

附身的靈體一次又一次讓大衛陷入瀕死狀態，想要藉此威脅神父停止驅魔。有許多次，這種伎倆差點就成功了。這時已是凌晨四點半。

「我的寶貝要被殺死了！他要被殺死了！」茱蒂尖聲大叫，終於崩潰了。

「我會殺了他！我會殺了他！我發誓我會殺了他！」惡魔宣稱。

大衛躺在地板上，身體僵冷，一動也不動。

大衛似乎經歷了心臟病發作。他的脈搏和心跳都停止了，皮膚越來越蒼白。他的身體靜止不動倒在地上，生命似乎已經消逝了。整整一分鐘過去之後，屋裡所有人都忍不住信以為真了。

就在這個錯誤的時間點，厄尼再次犯下了他之前曾犯過的致命錯誤。他整個晚上都一直按著大衛的手腳，整個晚上都努力對抗並壓制住了靈體掙扎的力量。如今大衛躺在地上，渾身無力，臉色蒼白，顯然正逐漸死去。厄尼不顧一切想要拯救大衛的生命，他大喊：「讓大衛活下來！換成我吧！進入我體內！」

大衛體內立刻爆發出一陣低沉沙啞的笑聲：「廢物！蠢貨！」

羅琳因此淚流滿面。「我立刻感覺到厄尼下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他將會因為這句挑釁付出代價。就算是神父也不會說這種話。厄尼為了幫助大衛，以自己作為代價，無私地說出了這句話。但他不懂的是，說出這樣的邀請後得承擔什麼樣的責任。他不知道這東西能同時附身兩個人，所以它非但不會放過大衛，甚至還可能會同時用不同

方式附身在他們兩人身上。維古拉克神父不得不停下來，把厄尼帶到一邊並嚴厲警告他『絕對不准再說出這種話！』」

清晨五點半，附身靈體已經為了打斷與停止驅魔儀式，用盡了所有肢體與智力方面的花招。它終於顯現出虛弱的徵兆了。反抗強度漸漸下降。靈體花了一整個晚上試圖征服與擊敗屋裡的其他人，但它最終失敗了。它無法掙脫，也無法將自己的意志施加在屋裡的人身上；它沒能實現它說要殺掉大衛的威脅；最重要的是，它沒能成功停止驅魔。它輸掉了這天晚上的每場戰爭。它已經無計可施了。男孩體內的力氣逐漸減弱。靈體的回答從輕蔑轉變成合理的語言。

「我不需要這個肥胖又矮小的身體，也能出現在你們眼前！我以前就出現過了，之後我也會再次出現！」

時間到了。

附在大衛身上的靈體可能會留下，也可能會因為驅魔士的命令而被迫屈服，或者它也可能會停止附身並撤退。後者的危險程度最高，這是因為靈體若在沒有屈服的狀況下撤退的話，情況可能會失控。雖然附身會因此結束，但案件不會因此解決。

「以耶穌基督之名，我命令你離開這男孩的身體！離開！離開他！」

「他的靈魂是我的！」

「他的靈魂屬於他自己，屬於上帝，不屬於你。」維古拉克神父告訴它，「服從上帝對你的指令！離開上主的器皿！離開這羔羊的身

體！離開上帝的造物，回到你的來處！」

怪物的回應是突如其來的驚人跳動。手腳被箝制的大衛身體猛地拱起，彎曲如弓，接著便靜止不動。他的呼吸也停止了。眾人緊張地等待片刻，但這又是怪物為了打斷驅魔而使出的伎倆。

神父潑灑聖水後，大衛的身體癱軟至地面。然而他卻因為聖水帶來的「灼燒」而發出了動物般的哀嚎。怪物這麼做是為了博取同情，但沒有用。

「上主命令你！聖子命令你！聖神命令你！不准繼續放肆！不准繼續行邪惡之舉！離開這男孩！你的力量敵不過上帝的意志。放棄你的錯誤作為！鬆開你的卑鄙掌控！將屬於神的歸還給神！從這孩子的體內永永遠遠離開！我以耶穌基督之名命令你！」

「他的靈魂屬於我！」

「從他體內離開！」

「絕不！」

「從他體內離開！」

「不！」

「從他體內離開！」

「他的靈魂……是我的！」

「從他體內離開！」

「別說了！閉嘴！閉嘴！」

「從他體內離開！從他的身體離開並遠離！」

「我絕對要因此殺了你！」

「沒有任何人會被殺掉。從他體內離開！」

「我要殺了他！」

「你誰也殺不了。從他體內離開！」

「我會附身到別人身上！」

「你不會附身到任何人身上。從他體內離開！」

「你沒有權力命令我！」

「從他體內離開！」

「我不會服從你！」

「聖父命令你！聖子命令你！聖神命令你！從這男孩的體內離開！」

這次怪物沒有反駁，而是沉默以對。附在大衛身上的靈體猛烈反抗直到最後，終於被削弱、被耗盡力氣、被擊垮了。但直到現在，它仍沒有服輸。

在早晨的光線中，葛萊索一家所認識的大衛，以緩慢且幾乎無法辨別的速度逐漸回到他們身邊。

扭曲了大衛臉龐的痛苦表情慢慢抒解放鬆，他的手腳蘊含的反常力量也逐漸流逝。

維古拉克神父仍在大衛眼中清楚看見靈體的威嚇跡象，他立刻向靈體提問：

「你是誰？以三一真神之權威，我命令你給出你的名字，否則就展現離開的跡象！」

大衛的唯一回應是痛苦的嘆息。

維古拉克神父在大衛身邊彎下腰，對著躺在地板上的男孩說：「透過基督的力量，我命令你：告訴我們你的名字，否則就展現離開的跡象！」

這一次，怪物給出了答案。他的回答不是咆哮或大吼，而是遙遠又難以聽清的聲音。這個回答只有四個字，但這四個字就代表了一切：

「我……是……惡……魔。」

時間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九日清晨六點十五分。那是最後一次驅魔。

大衛・麥可・葛萊索的附身就此結束了。

第二十一章

布飛鎮警察局長約翰·安得森（John Anderson）：

「我們在一九八〇年接到住在門羅的艾德與羅琳·華倫來電。他們說他們認識了一個住在布飛鎮的家庭：原因是該家庭的某個成員遭到惡魔附身，之後有可能會導致巨大的危險。」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晨間新聞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有鑑於該案的情節嚴重，又有可能會使小規模的社區居民陷入驚恐，所以布飛鎮附身案在各方面都維持嚴格的保密。葛萊索一家與華倫夫婦都對此閉口不談。教會官方也同樣正式下令，這次附身的細節具有如同「告解室的地位」，所以一切都是私人資訊，不得告知公眾。這整件事都處於完全保密的狀態。事實上，若非六個月後發生的可怕悲劇成了這些事件的最終高潮，社會大眾可能至今仍不知道這個案件。

最後的悲劇是一樁謀殺。一樁用刀刺殺人的案件。此案發生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的布飛鎮。

被控犯罪的人是厄尼。布飛鎮警方在當天晚上七點二十五分逮捕他，就在致命事件發生的一小時後。據警方描述，他們找到他時他正

陷入「恍惚狀態」，走在馬路上。半小時後，厄尼被起訴謀殺。

警方指出，十八歲的厄尼故意殺害一名男子，凶器是他們在所謂的犯罪現場找到的一把長刃折疊刀。然而當時在案發現場的人所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狀況。

那是一個平凡無奇的二月天，怪物在去年夏天提出的威脅與預測，在毫無預警之下成真了。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前一年夏天的附身事件和二月發生的刺殺事件之間，又有什麼關連？

靈體理應在九月就被驅逐了才對，中間這幾個月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才導致了這場悲劇發生？

事實上，始於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的事件並沒有在九月九日結束。在這場由靈體主導的戲碼中，還有一幕必須上演：死亡場景。

那年夏天執行的所有宗教步驟——賜福、大彌撒、眾人齊心協力進行的驅魔儀式——帶來的綜合效果是大衛不再被附身、不再受到暴力的肢體攻擊，葛萊索家的誇張靈異現象也就此結束。

儘管眾人已經付出了這麼多努力，但靈體其實尚未被徹底驅逐！

離開的只有四位神父，靈體留了下來。

正如艾德所解釋：「雖然我們嘗試的各種驅魔步驟最後制止了靈體附在大衛身上，但靈體本身卻沒有被驅逐——至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驅逐』。問題在於驅魔程序。

「這件事從頭到尾需要的，就是教區神職人員指派一名受過訓練的驅魔士，並同意讓驅魔士執行《羅馬禮書》的大型驅魔儀式。這是唯一的解答，其他辦法都不管用。如此一來，附在大衛身上的東西才會被徹底驅逐，並受到命令的約束，不再附身於大衛，徹底遠離葛萊索一家。

「可是教區神職人員並沒有這麼做，他們只在乎自己，冷眼旁觀這件事的發展。『康乃狄克州有惡魔？出現在我們的教區？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我們會用我們的方式解決。』他們的解決方式就是在已經來不及的時候付出微不足道的努力。九月二日之後，最關鍵的需求就是正確的驅魔程序，但教區仍然拒絕我們執行大型驅魔，也不願意指派驅魔士——也就是曾經命令惡魔離開、有天賦能辨別惡魔又信仰虔誠的長者——來驅魔。教區因為驕傲或政治因素或缺乏興趣，把這個重責大任交給了現場的四名神父。他們因此而受傷。如果當時主教管區有人願意把他們的屁股從王座上挪開，親自到布飛鎮觀察正在進行的邪惡事件，那麼教區必定會有積極作為。但他們沒有這麼做，最後只能由四名年輕神父執行兩次較小型的驅魔儀式。這兩次『釋放儀式』最後阻止了靈體繼續附身在大衛身上。但是那東西沒有受到約束，也沒有被驅逐。它仍可以隨心所欲附身在別人身上。災難沒有結束——只是延後罷了。

「我們需要進一步的驅魔。但是令人不敢置信的是，教區當時竟然下令要就此結束這個案件。維古拉克神父在九月底被調離，分派至卡布雷拉神父曾去過的羅馬。當地神父也接到指令，要恢復日常職務。教區神職人員採取的政策就是，如果靈體沒有附身在大衛身上的話，他們的工作就結束了。而且他們死守這個立場。他們不但沒有與

我們合作，反而展現出敵意；因此最後到來的不是平和結尾，而是一場悲劇。他們這麼做等同於放任一顆定時炸彈持續倒數。」

葛萊索一家證實了艾德的說詞。茱蒂用一句簡明扼要的話下了結論：「教會拋棄了我們。」

「在這棟房子裡驅魔的一週後，」茱蒂說，「一位修道士在深夜搭著豪華轎車來到這裡。他和駕駛一起走進我們家，逗留了一個半小時。維古拉克神父那晚也在。這名修道士的態度高傲無禮。艾德說他是『教會的官方揭弊者』。他說我們全都瘋了，大衛沒有被附身；他的司機把所有問題都怪在黛比身上。他說這個世界真正存在的惡魔，只有洛克斐勒和華盛頓的那些騙子。他說這個案子根本不需要驅魔，然後就離開了。他污辱了我、我的家人和維古拉克神父。在那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受到教區的任何幫助了。他們背棄了我們，而我們對此無計可施。怪物獲得了放手行動的自由，它也確實自由行動了。」

儘管教區的態度似乎令人難以理解，但在一九八〇年的夏天過後，葛萊索家面臨的正是這種情況。這樣的糟糕發展最後轉變成了一場災難。

「九月的時候，」黛比回憶，「那東西又附身在大衛身上好幾次，只是為了讓我們知道它還在這裡。但到了九月底十月初時，那東西把注意力轉移到小卡爾身上，將他變成了暴力的瘋子。我們的生活再次墜入地獄。我們一家人都沒有能力停止這件事；神父已經被派遣到別的地方了，我們因此成了那東西的受害者。我舉幾個例子吧，小卡爾曾用上了膛的霰彈槍指著我，威脅要替我重整五官；他把鐵耙插進艾倫的肚子裡，害艾倫被送進醫院；我媽媽為了阻止他引發的這些

打鬥而渾身瘀青。大多時候，小卡爾的過度憤怒都擊中在厄尼、我媽媽和我身上。厄尼變成了他最愛的目標：他把厄尼的每件衣服都毀了；他把厄尼所有音樂錄音帶的磁帶都剪斷；每次厄尼把香菸帶回家，他就會把所有香菸都毀掉；他在厄尼把新工作靴穿回家的第一天，就在裡面灌滿輪軸潤滑油。小卡爾——或者該說透過他行事的怪物——盡其所能地想要使厄尼崩潰，但厄尼百折不撓。他承受了小卡爾的所作所為。最後怪物只好親自出手毀了厄尼。」

到了十月中，葛萊索家發生的事件太過暴力、太具有威脅性，因此布飛鎮警方每週都會被叫到葛萊索家一兩次。若非華倫夫婦居中調停，小卡爾必定會被警方帶到少年拘留中心。

「警方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一天到晚接到葛萊索家出問題的通報，他們開始失去耐心了，」羅琳說，「到了十月，我們認為有必要用最嚴謹的態度告知警方，葛萊索家的狀況是神學方面的案件，從七月起就非常需要教會介入。我們向他們解釋，問題的來源並不是人類，而是壓迫人類的、尚未被驅逐的力量。我們告訴警方，這個案件導致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已經成真了，而且我們至今仍不能排除未來有人因此死亡的可能。我們請警方隨時注意葛萊索一家，但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要逮捕任何人。幸好警方同意了我們的要求，而怪物針對小卡爾的壓制則在十一月慢慢消退。」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四日，瑪麗帶著厄尼的妹妹們逃離了位於紐鎮的租屋。從夏天到秋天，她們日復一日經歷各種小意外，最後女孩們害怕到沒有媽媽陪同就不願意進入屋裡。瑪麗和女孩們不但看到、聽到與感覺到各種東西，而且那棟房子也改變了她們的個性。她們時常

爆發激烈爭執。沒有任何一件事順利。到了十月，她們甚至因為住在這裡而破產了。她們因此被迫回到橋港市，也就是她們如今居住的地點。

十一月底，厄尼和黛比也搬家了。黛比在九月就已經慢慢停掉在紐鎮狗舍的工作，不過狗舍老闆將她推薦給布飛狗舍（Brookfield Kennels）的新管理者亞倫·波諾（Alan Bono），布飛狗舍位於國道七號上，距離葛萊索家不遠。波諾先生曾在十月底打電話給黛比，說她若來工作的話就提供免費的住處。除了狗舍之外，他也負責管理一棟四戶同住的公寓。黛比接受了這份工作與住處。

「亞倫·波諾先生是個善良的人，」黛比說，「他當時三十九歲，前七年都住在澳洲。他的人生經歷很有趣。亞倫大約在一年前回到美國，負責替他姊妹的丈夫管理這些地產。不過他對狗舍的工作一竅不通，他其實很討厭動物。他一直拜託我接下這份工作。一開始我拒絕了，畢竟經營狗舍是很糟糕的工作，那裡的動物都沒有受到適當的對待。但他後來又打了電話給我，這次他說會提供我公寓住。考慮到當時我們和小卡爾一直起爭執，我接受了這份工作，如此一來厄尼和我就可以離開家，一起開始新生活。」

因此在十一月下旬，厄尼、黛比和傑森一起搬到了國道七號的公寓。厄尼的工作仍是全職樹藝師，黛比則替亞倫·波諾管理狗舍。由於有了兩份收入又不用付房租，所以他們能把錢存下來，並計畫在來年春天結婚。

不過他們沒有迎來春天。他們也沒有迎來婚禮。對怪物來說，搬到新公寓也就等於悲劇的舞臺架設完成。厄尼已經踏進了犯罪現場，

亞倫・波諾將會成為受害者。

葛萊索家的狀況在十二月逐漸好轉，不過擁有四十三張臉孔的怪物仍徘徊不去。葛萊索一家會知道怪物還在，是因為怪物仍會和大衛說話，它把未來會發生的事情告訴大衛，大衛再轉告家人。隨著冬天到來，靈體不再惹事，只是潛伏在他們家。

「大衛，怪物今天在做什麼？」茱蒂會這麼問。

「他說，他只是在等待。」大衛則會這麼回答。

「等待什麼？」她問。

「他不想告訴我。」大衛總是如此答覆。

靈體仍留在葛萊索家這一事實，正是夏季附身案件與二月謀殺案之間的確切關連。這代表了靈體仍有可能再次附身。它也確實這麼做了。不過這次的受害者不是大衛，也不是小卡爾。這次的受害者是厄尼。

厄尼曾在去年夏天遇過兩次明目張膽的附身，第二次使他在教堂丟盡顏面。十一月四日，厄尼遭到了第三次附身。

厄尼和黛比在那天前往紐鎮的租屋處，確認瑪麗與女孩們的狀況，希望能修復彼此之間的關係。不過他們抵達租屋處後卻發現裡面空蕩蕩的，這是因為瑪麗和女孩們已經在兩週前逃離了。厄尼和黛比都很樂見她們願意離開。

黛比拒絕待在屋裡，馬上走到門外，在外面遇到了屋主的姪女和朋友。一分鐘後厄尼從屋裡走出來，立刻就被附身了。這件事來得非常突然又出乎預料，就發生在他關上門並踏上前門臺階的那一刻。

「一開始，厄尼全身劇烈發抖，」黛比說，「接著他的整個臉都變了，變成我們去年夏天在大衛臉上看到的仇恨冷笑。站在那裡的人絕不是厄尼。站在那裡的是怪物，它看起來就像是這棟房子的主人。我差點就昏倒了。我立刻想起了去年宛如地獄般的生活與各種折磨，我原本以為我已經把這些感覺都壓在心底了。雖然附身持續的時間不超過一分鐘，不過這證明了靈體根本沒有離開，它可以隨心所欲附在我們任何一個人身上。」

兩個月後厄尼第四次被附身，當時是一月中旬。黛比是唯一目擊這次附身的人。靈體附在厄尼身上的完全程度和先前三次一樣。而且這一次也和之前相同，靈體沒有說話或溝通。附在厄尼身上的靈體專注在自己的怒火上。這次附身持續了整整五分鐘，靈體徹底忽略黛比，只是氣憤地在一個厚木板箱子上錘出一個洞，然後就消失了。

「就算是空手道專家也不可能做到，」黛比寫道，「而且隔天早上厄尼的手上半點淤傷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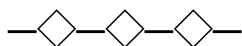
不過真正導致悲劇的，是厄尼遭受的最後兩次附身。這兩次附身彼此相隔不到十分鐘。靈體在這兩次附身的過程中都試圖謀殺他人。第六次，也就是最後一次附身帶來的結果是死亡。

厄尼自己並沒有意圖或事先規劃傷害任何人：他的身體只是被占據了，被用來當作殺人的工具。被害者是他的朋友。

當時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個謀殺案會發生在二月十六日。但這個日期並不是隨機挑選的：這一天注定會有人死亡。被害者的身分無關緊要，附身靈體想要的是任意人類的靈魂。其實原本的被害者應該是黛比，不過真正被殺害的是亞倫·波諾。

靈體之所以會選擇透過厄尼來做這件事，是從過去的邪惡行為累積而來。怪物讓厄尼挑起謀殺的重擔，是為了直接報復先前它附身大衛時，厄尼對它的挑釁行為。

追根究底，這天發生的事不只是謀殺，而是惡魔執行的處決。



在謀殺發生的前一晚，厄尼和黛比開車到橋港市接厄尼的三個妹妹——莉亞、梅根和珍妮佛。那是週日晚上。隔天是喬治·華盛頓誕辰，在康乃狄克州是假日，女孩們不需要上學，所以她們打算要住在厄尼與黛比家。在瑪麗搬離租屋處之後，厄尼、黛比和強森一家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恢復了正常。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週一，厄尼一如往常在七點起床。他得在八點開始工作，不過這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第一次覺得身體不太舒服。他感到頭痛、反胃與胸悶。他實在無法工作，在七點十五分打電話請病假。黛比拿了兩片阿斯匹靈和抗生素給他，他吃完後便躺回床上（註2）。然而因為厄尼的妹妹們不斷聊天走動，所以厄尼睡

不著，他在十點後起床。儘管當時他覺得自己好多了，但事實上他一點也不好。

狗舍在十點開門營業。黛比得為許多狗美容，女孩們都很希望能旁觀。黛比把三名女孩介紹給亞倫·波諾認識，他後來邀請所有人外出午餐，包括厄尼在內。

「亞倫沒結婚，幾乎每餐都吃餐廳，」黛比回憶道，「他喜歡和朋友一起出去並請朋友吃飯，這樣他吃飯才有伴。他很寂寞，而且也很抑鬱——他每天都在談論死亡。厄尼和我之所以會和他變成朋友，其實只是因為希望他能有朋友。不過他嗜酒如命——他是酒精成癮患者。雖然他討厭狗舍，不過他原本應該有能力經營狗舍的，但喝酒卻使他做不到這件事。他徹底忽略了狗舍的各種動物。昂貴的進口寵物沒有食物也沒有水，甚至也沒有暖氣。有些寵物死了。在謀殺案發生的那天早上七點，亞倫已經喝白酒喝到半醉了。」

「到了午餐時間，亞倫帶我們去附近的餐廳吃飯，大家都點了漢堡跟可樂——只有亞倫除外，他灌了好幾瓶紅酒。亞倫堅持要我們跟他一起喝酒。厄尼不想喝，不過我們還是各自喝了一杯左右。亞倫一直想要幫我們把酒杯倒滿，後來我們就讓酒杯保持滿的狀態，不去動杯子了。」

「午餐過後，我們到寵物用品店，替我那天下午要美容的狗買寵物洗毛精和其他用品。我們進店後發生了一件怪事，有一隻大鸚鵡爬到厄尼肩膀上，在我們購物期間那隻鸚鵡一直坐在那裡。牠不願意離開厄尼，只要有人靠近厄尼，牠就會啄人。我們在回去的路上還去了賣酒的店，讓亞倫買一大罐他晚餐前要喝的紅酒。」

「回到狗舍後，厄尼到狗舍樓上的公寓睡午覺，我把女孩們帶到美容間，亞倫則在樓下辦公室解決他的那罐紅酒。

「就是在我們吃完午餐回到狗舍時，我開始有種事情不太對的感覺——好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悲劇。」

茱蒂在四點的時候也有種悲劇即將發生的強烈預感。她每隔半小時就打電話到狗舍，要求黛比和厄尼離開那裡，立刻回到葛萊索家。黛比很清楚她媽媽說的是什麼感覺，她答應會在晚上六點把厄尼和女孩們帶回家吃晚餐。

到了那天下午五點，厄尼起床並覺得好多了。目前為止，這是個美好的一天。厄尼走進亞倫·波諾所在的狗舍一樓辦公室，亞倫問他能不能幫忙修理立體音響的線路。厄尼接下了這項任務，黛比則和三名女孩在狗舍後面為一隻貴賓狗美容。

到了五點半，黛比完成了貴賓狗的美容也清理好美容間，這時茱蒂再次來電。她下了非常明確的指令：立刻該死的回家！

「我告訴她，事情非常非常不對勁，」茱蒂回想，「我知道很快就要發生慘劇了，如果我們能聚在一起，或許還能防止事情發生。」

但這個時候，亞倫·波諾已經酩酊大醉了（他死時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法定數值的三點三倍），他堅持要其他人留下來和他一起吃晚餐。黛比想要拒絕，但他的行為實在太過惹人厭，黛比只好妥協，最後他們點了三個披薩。

將近六點時，黛比和三名女孩一起外出拿披薩，厄尼則到樓上公寓去確認他們的牧羊犬喬治是否安然無恙，接著他換下工作靴，穿上普通的鞋子。詭異的是，厄尼穿上的其實是大衛的鞋子！

黛比和厄尼的妹妹帶著沒人想吃的披薩回到狗舍時，已經六點了。她們發現厄尼和亞倫一起待在狗舍的辦公室，而亞倫還在繼續喝酒。音響已經修好了，亞倫似乎對此很滿意。

「我提議大家一起上樓，去亞倫的公寓吃披薩，」黛比憶述，「我之前看過亞倫喝醉的樣子，我知道他更醉之後就會睡著了。我希望他能睡在他自己的公寓裡，而不是我們的公寓裡。所以我走到樓上，把披薩放在他家餐桌上，準備好後把所有人都叫上來。亞倫是最慢上來的，他手上還拿著酒，而且他還把立體音響開得非常大聲。很討人厭。」

亞倫·波諾已經醉到幾乎沒辦法走路了。他顯然沒打算吃晚餐。其他人入座後，亞倫按下電視開關，不去理會他用立體音響在樓下播的搖滾音樂巨響。可是電視卻沒有開，他開始搖晃電視並大吼大叫。

黛比要他坐下來，但亞倫沒有理會。他開始用拳頭暴力搥打牆壁，在灰泥板上打出一個洞。

儘管餐桌前的所有人都吃不到一口披薩，厄尼和黛比還是站起身，告訴女孩們現在就要立刻離開了。

「不論是厄尼還是我，都不希望女孩們和這個喝醉的暴力男共處一室，」黛比說，「我們都覺得坐上車直接前往我爸媽家會是最好的

選擇。我們絕不打算在這種糟糕的狀況下留在這裡。」

厄尼帶頭走下樓梯，黛比跟在他身後。樓梯底部是通往狗舍辦公室的門。厄尼快步跑進辦公室裡，把震耳欲聾的立體音響關掉。厄尼從辦公室出來時，黛比正替他扶著前門，不過三名女孩沒有跟著他們下來。亞倫·波諾在樓上擋住了她們的去路。就在這個時候，厄尼遭到了第五次附身。

「厄尼經過我身邊，走出了我為女孩們扶著的敞開前門，接著在距離我半公尺多的地方停了下來，」黛比回憶，「我大喊著要女孩們下樓來。然後我轉過身去看厄尼的反應。我在看到他的瞬間就大喊『糟了！』站在那裡的不是厄尼！怪物進入他體內了！他的眼睛、嘴巴和一切特徵都改變了。下一刻我聽到厄尼發出了一陣恐怖的高聲咆哮，幾秒後我就倒下了。」

厄尼體內的靈體立刻出手攻擊黛比。她在短短數秒內就倒在出入口地上，靈體暴力踢擊她的肚子、胸口和頭。那東西正試著用絕對的力量迅速殺死她。

「我大喊著『上帝求你憐憫我吧！』」黛比說，「我非常絕望，覺得自己馬上就要被殺掉了。我沒辦法保護自己。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請求上帝在那東西踩死我之前制止它。」

打斷這一幕瘋狂景象的是十五歲的莉亞，她正好在下樓梯的半路，卻從上一個誇張場景進入了這一個誇張場景。

「我尖叫說『厄尼、厄尼，住手！』」莉亞回想，「但那東西不是厄尼，它的牙齒全都露出來了，看著我的時候眼神很瘋狂。他看起來就像浩克一樣。恐怖至極。」

黛比趁著怪物分心，趕緊手忙腳亂地站起身。在莉亞嚇了厄尼一跳後，厄尼立刻恢復原本的冷靜狀態與正常外表。他對站在草坪上哭泣的黛比問：「甜心，你怎麼了？」

接著從樓梯走下來的是梅根，珍妮佛跟在她身後。走在珍妮佛後方的是亞倫，他在抵達樓梯最下方後一個箭步跨到珍妮佛前方，擋住她的去路。

莉亞憶起：「因為我們要離開了，所以波諾先生很生氣，他站在珍妮佛面前大吼『給我回去！你不准走！你們全都不准離開！』他說這些話的時候醉醺醺的，珍妮佛嚇得開始尖叫救命。」

九歲的珍妮佛努力擠到亞倫前方，正打算要拔腿就跑時，亞倫牢牢抓住了她的手臂。他抓得太大力，珍妮佛出於疼痛與害怕而開始尖叫。

「『好啦，亞倫，別這樣。』那時厄尼開口，」黛比說，「但亞倫沒有放手。」

珍妮佛不但覺得很痛，也驚恐萬分。她又拉又扯想要掙脫亞倫的箝制，但卻只是徒勞。她會變得這麼害怕其實很合理。

厄尼和黛比無法用言語說服亞倫放開珍妮佛（從法律觀點來看，強迫限制未成年人行動是重罪，因此一開始犯罪的人其實是亞倫・波

諾)。

「放開她！」黛比懇求。但亞倫仍抓著女孩的手，高聲說著他們全都應該上樓留下來陪他。

這個時候厄尼已經走到亞倫面前了。厄尼沒有強迫亞倫放手，而是把手放在亞倫的肩膀上並勸道：「好了啦，亞倫。放開她。沒事的。」

但亞倫不願意放手，他反而更加生氣。珍妮佛則因為疼痛與恐懼繼續尖叫。

「該死的，亞倫，快放開她！」黛比大喊完後抓住亞倫的頭髮。亞倫因為分心而鬆手，珍妮佛直接往車子跑去。

「梅根和珍妮佛都嚇壞了，兩人都在哭，」黛比說，「我要她們趴在車子的後座，不要出來。」兩個女孩按照黛比的吩咐跑進車裡趴下來。

遺憾的是，這幕醜惡場景並沒有因為珍妮佛跑走而結束。亞倫·波諾的雙手重獲自由後，醉醺醺又氣憤地想要和厄尼打一架。

就在這個時候，厄尼遭到了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附身。這一次附身帶來了死亡。

這場盛大演出在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開幕，並即將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晚上六點多，於布飛狗舍前迎來最終的悲劇。接下來發生的事件實現了怪物在去年夏天做出的恐怖預言。

狗舍前方的草坪能看見車水馬龍的街道，亞倫・波諾就是在這裡不斷挑釁厄尼，想要跟他大打一架。他抓住厄尼，兩人扭打起來。厄尼為了保護自己抓住了亞倫的手腕。兩人的雙手和手指很快就因為粗魯的動作而緊緊扣在一起，他們的雙臂都舉在頭上。儘管亞倫喝醉了，可他還是強壯得令人訝異。

莉亞和黛比想要把兩人拉開，停止這場打鬥。黛比無所畏懼地卡到兩名男人中間，莉亞則抓住厄尼的一隻手腕，想要把他往後拉。

「我完全拉不動他，」莉亞回想，「他一動也不動。我用盡全力從後方拉扯厄尼，但他簡直就像雕像一樣。」

數秒後，黛比徹底從這兩人身邊離開。她嚇壞了。她注意到這兩人的手雖然舉在頭頂上方、緊握在一起，但卻宛如受到催眠般瞪視著對方。而且厄尼被附身了！他的臉上出現了怪物的扭曲表情。

「厄尼身上傳出了兩個聲音。」黛比補充道。

「是真的，」莉亞證實，「其中一個聲音是尖叫，另一個聲音是低沉的動物吼叫。」

但就在這個時候，眼前的醜惡場景就像突如其來地開始一樣，突如其來地結束了。至少表面上看來是如此。兩人的手臂都垂放下來，厄尼開始後退。他的雙眼中燃燒著怒火，表情扭曲。

在厄尼後退時，黛比試圖靠近他，不過她立刻就被厄尼的憤怒凝視和凶猛嘶啞的低吼給嚇退了。

亞倫·波諾仍站在原地，用拳頭擊打自己的手掌，口中說著：「來啊！來跟我打！來跟我打！」

厄尼這時仍處於被附身的狀態，他聽到這句話就停止了倒退。接著，他從身體深處發出了一陣心滿意足的野蠻咆哮。

下一瞬間，亞倫直接倒在地上——面部著地。他沒有發出半點聲音，也沒有蜷縮自己的身體，就這樣直挺挺倒下了。

接著厄尼倒退著離開了現場，徹底消失在狗舍後方。黛比和莉亞瘋狂尖叫著救命，並跑向倒在地上的亞倫·波諾。她們本來以為他只是因為喝醉而昏倒，或者是心臟病發作。

「但我把亞倫翻回正面朝上後，」黛比陳述，「我看到了一絲血跡。我把他的上衣拉起來，立刻大聲尖叫。他身上有兩個刺傷！」

亞倫·波諾跪下去倒地時，梅根和珍妮佛都還趴在後座的車底。她們什麼都沒看到。然而在厄尼離開死亡現場時，珍妮佛聽到了一段戲劇化的訊息，只有她一個人聽見。這段訊息是一個男人的聲音。那聲音對她說：

這是厄尼挑釁我的懲罰。要是他敢再挑釁我一次，我會宰了他！我以前就曾殺過人！之後也會繼續殺人！

黛比和莉亞都沒有看到刺殺的動作。事實上，她們兩人都堅稱在這個恐怖事件之中，根本沒有看過刀子出現。在莉亞和黛比開始高聲喊人來幫忙時，梅根和珍妮佛下了車，跑到亞倫倒地苟延殘喘的位置。

刀子是在這個時候才第一次被看見的。

「我在距離波諾先生大約三公尺遠的地面看到厄尼的刀子。」珍妮佛回憶（那是一把木柄的折疊樵夫刀，刀刃約十三公分長。這把刀子最後一次被看到時，正放在狗舍辦公室的桌上，當時厄尼用這把刀來割開音響電線）。「刀子的刀刃上全都是血。我沒有碰它。我不敢碰：那把刀在發光！」

黛比一邊處理亞倫的傷口，一邊絕望地大喊救命。可是沒有人回應她的呼救——就連附近公寓的人也不為所動，有些人甚至關上了窗戶。

黛比既混亂又困惑，她跑進狗舍辦公室打電話給她媽媽：「救命！救命！我們在狗舍這裡。有人被刀刺傷了！厄尼被附身了！不是他做的！拜託你過來這裡，拜託！」

黛比能從電話裡聽到大衛在不遠處尖叫哭喊。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那件事是怪物做的！」大衛說，「沒有人看到這件事的過程。他用一把刀殺了人。他附身在厄尼以及亞倫·波諾身上。其他幫手都在大笑。這件事不是厄尼做的！不是他！是怪物刺了亞倫五刀！」

他說得沒錯。

救護人員抵達時，亞倫·波諾仰躺在地面上，因為兩道刀傷而逐漸死去——其中一道刀傷穿透了他的心臟。詭異的是，最先抵達現場並

查看亞倫傷口的兩名成年人，看到的只有兩道刀傷的痕跡。不過數分鐘後，救護人員開始急救時，他的胸口和身體卻有四道清楚的刀傷。

救護人員在現場實施心肺復甦術，卻無法挽救這名男子逐漸流逝的生命，救護人員隨後將他緊急送往距離現場八公里的醫院。

在晚上七點三十九分，丹柏立醫院（Danbury Hospital）的急診室救護人員宣告亞倫·波諾死亡。

死因是什麼呢？刀傷。

傷口數量？胸口與軀幹上有四道極深的刀傷，肩膀上有一道不致命的刀傷。總共五個傷口。

（註2）原書註：他吃的是四環素（etracycline），但後來卻被誤會他吃的是眠爾通鎮靜劑（Miltown）。↑

第二十二章

厄尼在謀殺事件發生一小時後遭到逮捕。警方在此之前發布了全面通緝令。諷刺的是，逮捕厄尼的並不是警方，而是剛把亞倫·波諾送到丹柏立醫院的救護車駕駛員。那位救護車駕駛在回去布飛鎮消防局時，在警方無線電上聽見通緝描述，並在距離葛萊索家不遠的銀礦路看到了正踽踽獨行、腦袋一片混亂的厄尼。

厄尼沒有反抗。他對於先前發生的駭人謀殺案一無所知。厄尼仍受到附身的影響所苦，幾乎快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他對救護車駕駛說出的唯一一句話是：「請你救救我！」

救護車駕駛攔住了厄尼，直到五分鐘後一輛巡邏警車來到這裡把他押上車。接著他被上了手銬，送到警局。當時是晚上七點半。

晚上七點四十分，丹柏立醫院打了一通電話到警局。來自醫院的訊息是：「亞倫·波諾已經死亡。」

厄尼·夏恩·強森被控謀殺。

詭異的是，厄尼在知道指控罪名後的反應竟是倒頭就睡！根據警方的描述，他在得知指控罪名前就已經「神志不清又語無倫次」了。

「我醒來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厄尼說，「我全身都麻痺了。身上一絲力量也沒有。我連眼球都難以移動。」

厄尼對二月十六日的記憶在晚間六點突然停止，那時正是第五次附身，之後一直到晚上八點他醒過來才恢復意識，那時他已被關進布

飛鎮警局，而附身帶來的影響也消失了。

有鑑於厄尼先前神志不清，所以警方再次向厄尼誦讀他的謀殺指控罪名。這一次厄尼的反應是懷疑：

「我不會殺人的。我沒有殺人。你們一定是搞錯了。亞倫·波諾是我的朋友，我不可能殺他。」

但沒有人願意聽他說話。關押了厄尼的人根本不想聽他辯解。打從秋天以來，警方幾乎每個禮拜都會被叫去葛萊索家，每次都一無所獲。然而如今他們把厄尼抓回警局了，而且逮捕罪名是謀殺。警方可不打算輕易放人。他們在距離被害者倒地位置的七點五公尺處找到了厄尼的刀子，刀子還是摺疊起來的，他們認為厄尼用這個凶器把亞倫·波諾刺死了。警方也確認了案件發生時，厄尼的妹妹和未婚妻都在謀殺現場。

不過，厄尼仍否認自己犯下謀殺罪。他沒有任何與謀殺有關的記憶，所以不可能向警方承認自己犯案。他們必須證明他確實有罪。

因此，若想知道二月十六日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最重要的就是厄尼的妹妹和黛比提供的陳述。這四名年輕女性分別描述了這件悲劇前後的事件。只有黛比和莉亞親眼見到死亡現場，兩人都否認厄尼犯下了謀殺案。她們堅持：「亞倫·波諾忽然就倒下去了。」她們無法解釋亞倫身上的傷口是怎麼來的。

但在梅根與珍妮佛的陳述中——在命案發生當下她們躲在車子裡，什麼都沒看到——警方編排出能夠證明厄尼和刺殺有關的話語。

儘管謀殺是死罪，但在黛比、莉亞、梅根和珍妮佛向警方陳述案情時，卻沒有律師在場。她們的陳述大多也不是自己寫下的，而是警方寫下的——而且當時寫下他們陳述的只有一位警員。沒有第二名警方以官方佐證證人的身分在場，也沒有錄音。最重要的是，即使當時兩名女孩要求警方修正陳述，警方卻沒執行任何相關修正。

那時警局瀰漫著混亂、哀傷與熱切的情緒，這不是確認真相時該有的狀況。此外，瑪麗當時罹患了急性發作的結腸炎，無法監督警方訊問她的女兒。到了後來，珍妮佛被迫在她無法閱讀與理解的官方陳述上簽下名字。而梅根在簽名時則相信警員會信守承諾，去除掉他寫在副本中的引述：梅根聲稱她看到厄尼用刀刺傷了亞倫·波諾。最後，在警方取得陳述內容後，表格上的會簽欄位中沒有第二名警官核可陳述的真實性，當然更不可能有警局局長的核可。

這就是謀殺案當晚在布飛鎮警局出現的景象。女孩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厄尼身上，也仍被她們剛剛經歷的駭人附身事件占據心神，因此幾乎沒有留意到她們在黛比所稱的「脅迫」情況下，做出了怎樣的正式陳述。然而在後來厄尼的公訴案件上，這些不可信的陳述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雖然厄尼沒有認罪，也聲稱自己沒有罪行發生時的記憶，雖然當晚在狗舍的其他人都認為他無罪，但警方仍舊認為這只不過是一件單純的謀殺案罷了。

儘管警方在不久前，也就是一九八〇年十月曾接到通知，指出葛萊索一家涉及了一件複雜的神學案件，且該案可能會導致暴力行為，然而在謀殺案發生時，警方絲毫沒有考慮到這項資訊。取而代之地，

在媒體得到犯罪案的相關資訊時，他們獲得的解釋完全不符合在場證人提供的所見所聞。

厄尼在一瞬間變成了醉醺醺的兇手，他是「在橋港鎮街頭廝混且很清楚如何用刀的男子」。警方主張在案件發生的那晚，厄尼和毫不抵抗的無辜店老闆亞倫·波諾起了爭執。這場爭執轉變成暴力事件，厄尼拿出他在擔任樹藝師時用的刀，殘忍刺死了亞倫。此外，警方還在該週進一步指出了犯罪動機：厄尼是名嫉妒的追求者，他殺掉亞倫·波諾是因為兩人為了黛比產生的感情糾紛。

對於那些當時身處犯罪現場的人來說，警方最後提出的這項污辱、這項對死亡案件的解釋，正如黛比說所的，是「與現實毫無關連、徹底捏造出來的故事」。

這些人的說法正好相反，她們認為：「他沒有殺人！」

但沒人在乎她們的說法。

厄尼在該週於丹柏立高等法院（Danbury Superior Court）被控謀殺，保釋金是十二萬五千美元——這是康乃狄克州有史以來金額最高的保釋金之一。葛萊索一家與強森一家都拿不出這麼多錢。厄尼因此被押送至橋港懲教中心（Bridgeport Correctional Center）——距離他媽媽如今住的地方不到五個街區。這個宛如史詩的事件繞了一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

葛萊索一家與強森一家仔細思考後認為，面對這個充滿矛盾的殘忍悲劇漩渦，唯一可能證明厄尼無罪的方式就是說出真相——真正的真

相。他們全都相信真相能使厄尼脫離牢獄之災。原因在於，儘管當時在現場的人都見到了生命步入終結，可是他們同時也看到了厄尼被附身。最關鍵的一點在於，那些目擊者都堅持他們沒有看到厄尼犯下謀殺罪。雖然他們想揭露的真相令人難以置信，也沒有法律先例，但對他們來說，這就是唯一的真相。

然而在謀殺案發生兩天後，登上報紙頭條的並不是布飛鎮附身案。媒體大肆報導的原因在於，這名被控謀殺重罪的十九歲男性提出了史無前例的答辯：「因為附身而無罪。」人們立刻誤解了這項答辯的本意，認為這不過又是個罪犯捏造出來的荒謬藉口，是一種對「惡魔逼我這麼做的」的曲解。

負面報導和曝光對厄尼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在謀殺案發生當晚取得的不可信陳述。那些陳述變成他陷入這個公訴案件的基礎，而後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由十八人組成的大陪審團也因為這些陳述，在丹柏立正式起訴厄尼刺殺了亞倫・波諾。

梅根說：「我一直告訴他們（法官與陪審團團長），我從來沒說過陳述裡的那些話。我一遍又一遍告訴他們那是警察說的，不是我說的。我告訴他們我那天晚上就叫警察把那些話刪掉了，但警察卻沒有那麼做。他把我不希望出現在陳述中的字句留在陳述裡。可是我在陪審團室的時候，他們不讓我說我想說的話。我想要告訴他們真相。但我不能那麼做。他們要我讀出我簽了名的文件（陳述），不可以提別的事。他們也強迫我妹妹珍妮佛說謊！」

儘管如此，起訴還是成立了，審判時間是一九八一年十月。

那年春天，全國各地與全世界各地有上千封信件寄到了布飛鎮。許許多多學過神祕學的假專家都自告奮勇，要作證指控厄尼——甚至指控大衛——他們全都聲稱自己已經有真正的答案了。有人宣稱他可以「證明」惡魔附身只是歇斯底里症狀（也就是人格分裂）；另一人則說問題的根源是「思覺失調症」。一名好萊塢魔術師寫信來指出，這個案件是一場鬧劇，而起因是「精神問題」。而後電視影集《神勇法醫官》（Quincy,M.E.）的其中一集演出了妥瑞氏症的病例（也就是所謂的咒罵疾病），於是出現了好幾百封信件診斷大衛不是被附身，而是妥瑞氏症的患者（茱蒂指出，大衛在一九八〇年秋天接受過精神科醫師的檢查，檢查結果是他既沒有罹患妥瑞氏症，也沒有罹患其他疾病）。依據他們收到的所有信件，大衛和厄尼已經罹患過從人格障礙到精神官能症、從精神變態到思覺失調症的所有病症——還有一系列病理性疾病，包括強迫說謊症。唯有真正的案件成因沒有出現在信件裡。

二月這樁謀殺案帶來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大衛和厄尼徹底失去了透過橋港教區獲得幫助的可能。茱蒂表示，厄尼和葛萊索一家當時曾求助於教會，希望教會能證實附身的說法，但他們卻「遭到教會的第二次遺棄」。

「我去過堂區神父寓所好幾次，但他們不願意開門。我淪落到只能把我自己的聖餐餅偷走；我會把聖餐餅留下來，帶回家拿給大衛，希望上帝能幫助他。」

教區神職人員非但沒有在葛萊索一家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提供支持，甚至還對媒體發布聲明說「從沒有為葛萊索家驅魔」（嚴格來說

這是句實話），又說厄尼和大衛的案件是「兩個不同的案子」（這也是句實話，事實上是其中一件案子導致了另一件案子）。教區神職人員聲稱，教會接觸過的只有大衛，沒有接觸過厄尼（嚴格來說這並非實話）。教會徹底截斷了救命繩索。十九歲的厄尼往後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春天，」艾德·華倫記錄道，「靈體已經附身過兩個人，殺掉另一個人了。其實在謀殺案發生的那晚，名為怪物的靈體把刺殺的過程重現給大衛看，接著大衛向其他家人詳細描述了案件的所有細節。那東西厚顏無恥地藉此展現自己是這個案件的策劃者。他們很顯然需要進一步驅魔，才能預防下一件悲劇的發生。教區辦公室是否曾為了解決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而做出任何反應呢？他們把麥唐納神父和席漢神父調離布飛鎮；找了兩個新神父取代他們的位置，為教區做宣傳；又把我們的所有電話——無論事件是否緊急——全都轉接給一位律師！」

厄尼就這樣被遺棄了，只能孤獨而恐懼地坐在橋港市的監獄裡。儘管厄尼有理由滋生怨恨，但他卻仍保持著一直以來自然單純的性格。我們可以在他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二日寫給大衛的信件看出來。

Cel#A10-8A

嗨，大衛：

你最近好嗎？很高興聽到你的消息，我也很想念你。希望你一切都順利。我或許沒辦法在你需要時待在你身邊幫助你，但我一直都在為你禱告。

希望你在學校的狀況一切都好。你覺得你有機會來這裡看我嗎？我很希望能見到你。若能再次見到你或聽到你的消息，那就再好不過了。這麼一來，我就能知道你過得很好。

我在禱告中祈求能盡快離開這裡。離開後我會馬上去見你。我很擔心你，所以時常閱讀聖經並認真禱告。我不希望你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不希望你像我一樣。別忘了，神總是與你同在。

請告訴其他家人，我很想念他們，我一切都好。所以，大衛，你要照顧好自己。請你盡快再次來信。

為你們禱告，

愛你們的，夏恩

考慮到一九八一年夏天的絕望情況，華倫夫婦認為有必要為了大衛、厄尼與葛萊索一家，向美國之外的地方尋求協助。他們在加拿大的傳統天主教堂獲得幫助。該教堂不但在後來順利為大衛進行驅魔，也在那年夏天揭露了這個災難事件的成因。

「一九八一年七月，羅琳和我轉而求助魁北克，希望能徹底解決這件事，」艾德解釋，「魁北克在靈性領域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我們

有許多最困難的案子都是在那裡解決的。對葛萊索一家人來說，一旦附身案件在美國變得眾人皆知，他們就不可能在美國獲得任何幫助了。美國的天主教會比較在意的是名聲變糟，而不是負起責任幫助一名正在受苦的孩子。加拿大的狀況則截然不同，那裡的教會比較傳統。

「我們透過在加拿大的人脈，聯絡上一位能夠替大衛驅魔的人。他是一位資賦優異的神父，在五十多歲被指派到魁北克市郊的一間小教堂。傑拉德神父（Father Gerard）管理的堂區位於郊區又十分繁忙，我們得知他具備非常特殊的知識。我們在七月二十三日與他見面，在場的還有另一位神父與一位加拿大主教，我們花了四個小時討論布飛鎮案。

「雖然從他的外表與行為舉止看不太出來，不過他其實是位驅魔士，而真正的驅魔士具備所謂的識別能力。意思是，就算沒有人告訴他，他也能知道神祕本質的隱藏資訊或祕密知識。雖然傑拉德神父從沒見過葛萊索一家，在這之前也從沒聽過他們的名字，但他卻能告訴我們先前發生的種種事件。過去一年來，我們都一直試著找出附身的源頭，而他在五分鐘之內就把答案告訴我們了。

「他告訴我們，這家人被詛咒了。而且葛萊索一家遭受的是死亡詛咒。更確切來說，這個詛咒針對的是大衛和小卡爾。這個瀆神的詛咒大約出現在謀殺案的一年之前，出現地點是紐約州北部。他說葛萊索一家把詛咒他們的人視為朋友——最好的朋友。然而那些人其實信奉撒旦，他們想從一名高階惡魔那裡獲得好處，所以故意對這兩名無辜的男孩施加詛咒——也可能是承諾要獻上男孩的靈魂。這隻惡魔開始行

動的日子，是葛萊索家的其中一位成員——黛比——因為十分普通的狀況而踏入一間受到惡魔侵擾的房屋（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傑拉德神父說，一切不幸就是從那裡開始的。」

但是厄尼和這整件卑鄙的詛咒事件有何關連呢？

「傑拉德神父解釋，儘管厄尼在挑釁大衛體內的惡魔時可能救了大衛的性命，」羅琳說，「但同時死亡的重擔也落在他的肩上。嚴格來說，當時被殺掉的應該是厄尼，不過死亡的命運也有可能降臨在任何一個人類身上——包括我們在內。在這個案件中，不幸的受害者是波諾先生，他在脆弱無助的瞬間受到襲擊。傑拉德非常確信地說，波諾先生已經與神同在了。是惡魔在違背了上帝的律法後將他殺掉的！」

華倫夫婦回到康乃狄克州後，立刻去見了葛萊索一家。他們隻字未提魁北克的神父所說的話，只是對葛萊索一家提出關鍵疑問。

葛萊索一家告訴艾德與羅琳，沒錯，他們有朋友住在紐約州北部。他們還說，一直到最近他們都把那些人當作最好的朋友。「但是，」卡爾說，「我們現在不跟他們往來了。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去找過他們之後，家裡總是會出現大問題。」

華倫夫婦問他們，這些人是誰？葛萊索家又是怎麼認識他們的？

卡爾告訴華倫夫婦那些人的名字，並說明他們是在一九七六年騎雪上摩托車時認識的。「那是冬天的某個週末，」卡爾說，「我帶著茱蒂和孩子去紐約州朗湖鎮騎雪上摩托車。我們就是在那裡認識那些人並成為朋友的。我們每年都會約一個週末一起去騎雪上摩托車——兩

個家庭一起。他們是一對和我們年齡相仿的夫妻，有兩個孩子；我們則是有三個孩子。我們處得很好。不過每次和他們出去玩回來之後，我們總是會遇上一些問題。有一年大衛切掉了脾臟；隔年小卡爾試圖要用繩子勒死大衛；一九七九年——也就是我們約出去的最後一年——茱蒂和我都因為坐骨神經而臥床不起。我們就是在那年去了他們家。」

「你們在他們家的時候，」羅琳問，「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可能和神祕學有關？」

「有，」茱蒂想了想後回答，「他們家裡有高腳酒杯、蠟燭、匕首和骷髏頭！還有，他們的狗把地毯弄得一團糟，但他們都沒有清理。他們的臥室有著血紅色的牆壁，擺了很多黑絲絨家具。在那裡設置了一個像是祭壇的東西，上面放了黑色蠟燭、高腳酒杯和彎曲的匕首。」

「你們是在什麼時候去他們家的？」羅琳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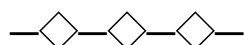
茱蒂走出房間去看那年的月曆。她回來時告訴華倫夫婦，他們是在二月去的。

「二月幾日？」羅琳問。

茱蒂回答：二月十六日——正是布飛鎮謀殺案的日期！

這些事全都連結起來了！華倫夫婦接著向他們解釋，謀殺案和他們在紐約州北部因滑雪摩托車認識的朋友之間有何關連。卡爾和茱蒂非常震驚，那些假裝成朋友的人竟能對他們做出這麼惡毒的事。葛萊

索一家經歷了壓迫、附身、驅魔、生理傷病，甚至還遇上了一名無辜男子的悲劇死亡，但他們壓根不知道這些痛苦的原因與由來。如今他們終於找到了答案。但葛萊索一家無計可施，最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他們只能努力試著幫助大衛重獲自由，避免厄尼遭受牢獄之災。



這項在一九八一年夏天揭露的資訊，終於引導他們找到解決大衛附身案的方法。到了秋天，他們向加拿大交遞了許多信件與資訊，包括長達十二頁的驅魔申請。十月，魁北克的教會經過多方考量後，接受了他們的要求。然而由於大衛現在已經不在附身狀態，所以他們舉辦的並非大型驅魔儀式。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這個下著雪的早晨，他們在魁北克市郊的小型石造教堂進行的是「神恩釋放」(charismatic deliverance)。

這次儀式非常莊嚴。他們採用了名為「按手禮」的傳統驅魔形式，透過驅魔士的軀體來驅除邪惡力量。整場儀式費時不到三十分鐘。在儀式尾聲，終於揭露了侵擾葛萊索一家的惡魔之名，所有人都因此大吃一驚。

這項儀式需要兩名神父。其中一人擔任驅魔士，另一人則擔任宗教媒介。葛萊索家所有成員都到場了。大衛穿襯衫打領帶，看起來就像他的哥哥們一樣，他坐在一張位於家人面前的直背椅上。

擔任驅魔士的傑拉德神父將雙手放在大衛肩上，另一位擔任媒介的麥尤恩神父（Father McEwen）則握住大衛的雙手。

傑拉德神父開口道：

「以聖父、聖子與聖神之名。阿們。」

「全能的主，我們懇求祢的寬容。」

「聖彌格爾，保護我們。」

「以我們的上主耶穌基督之名，祂是救世主，是保護人類不至陷入邪惡之惡毒陷阱的守護者，我以祂之名命令你，離開這孩子的軀體與靈魂，回到你的黑暗深淵。」

附身的惡靈立刻給出了回應。不過令葛萊索一家驚愕的是，他們雖然聽到了怪物的聲音，但這聲音竟然不是來自大衛，而是來自麥尤恩神父。

它命令道：「放開這男孩！」傑拉德神父沒有回答。「放開他！滾開！」

「你是被擊敗的一方！」驅魔士厲聲喝斥，「以上主耶穌基督之名，我命令你說出你的名字並離開！」

「你只不過是個人類！」

「我以人類之軀說話，但我的權力來自創造天地的上主。我以祂之名命令你離開！上帝命令你離開！聖子……」

「停下來！停下來！」

黛比感覺脖子下方傳來一陣刺痛；艾倫忽然發冷；小卡爾全神貫注地向前傾身，盯著他的弟弟，而傑拉德神父儘管仍堅定地把手放在大衛身上，但卻開始顫抖。

不過他仍繼續命令靈體離開男孩的身體：「現身並離開！」

「不——！」

「以基督之名，離開！」

突然之間，卡爾旁邊傳來了巨大的玻璃碎裂聲，緊接著聖母瑪利亞雕像後方的牆壁傳出了重擊的聲響。

「說出你的名字並離開！」傑拉德神父用強而有力的聲音下令，如今他正經歷著強烈的肉體痛苦。

「不——」

「屈服於基督，離開！」

旁邊一張桌子上的紙張開始四處飛舞，彷彿教堂裡面突然吹起了一陣狂風。接著雕像旁的牆壁傳出了更加猛烈的撞擊聲，空氣中充滿許許多多竊竊私語的聲音。

「說出你的名字！」驅魔士下令，現在附身靈體已經進入他的體內了，他正劇烈顫抖。「以基督之名：屈服吧！遵從上帝的命令！馬上說出你的名字！」

所有人都能感覺到強烈的危機感。馬上就要有大事發生了。事情已經來到了最危險的地步，接下來若沒有徹底解決這個事件，整個教堂必定會陷入徹底的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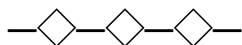
片刻後宛如奇蹟發生一般，靈體被困住了。怪物的聲音最後一次開口說話。他給出了離開的必要徵兆，揭露了它那眾所皆知的名字。它是地位僅次於撒旦的惡魔。它藉由媒介之口說出了自己的身分：

「我……是……別西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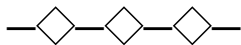
教堂裡陷入一片沉默。驅魔士汗流浹背地把雙手從大衛的肩上收回。這孩子已經潔淨了，傑拉德神父也一樣。

麥尤恩神父開口打破寂靜。令人震驚的是，他發出的竟是大衛的聲音，他說：

「媽咪。媽咪。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灰暗的魁北克天空落下了潮濕的白雪。對大衛來說，對葛萊索全家人來說，混亂已經結束了。所有人都因為在這天解決了一切事端而鬆了一口氣，滿心感謝。不過喜樂卻沒有到達他們的心底深處。儘管大衛已經擺脫了困境，但厄尼卻還沒。怪物留下的陰影還在。厄尼的案子即將進入審判。



厄尼的審判開始於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厄尼在五月的時候曾有過機會，能選擇他是否要認罪，以情節較輕的非預謀殺人罪起訴。不過面對這項認罪協商提議，厄尼的回答是他沒有殺害任何人，所以拒絕認罪。厄尼指出康乃狄克州指控他謀殺，所以該由他們來證明這件事是真的。

基於這個信念，厄尼在市中心的監獄撐過了炎熱的夏天，迎來了秋天，儘管他對於證明自己的無罪感到緊張，不過他也確信自己將會因為真相而獲釋。他一直堅信審判的目的是揭露真相與免除無辜者的罪責。

審判的主辦地點是丹柏立高等法院，那是一個巨大的圓頂建築，位於丹柏立市的主街盡頭。厄尼按照慣常模式，在當天早上乘坐警方的白色廂型車抵達法院；車窗上面裝了鐵條，看起來像是流浪狗之家派出的車子。當地與全美各地的媒體記者與攝影師全都聚集在車輛周圍，拍攝厄尼走進法院裡的樣子。他身穿西裝打著領帶，這套衣服還是黛比幫他買的。

雖然按照預定時間，審判程序應該在早上十點開始，但一直到下午兩點法官才終於敲下了木槌，宣布開庭。在審判開始三十五分鐘後，厄尼遭到了致命的打擊。

厄尼的律師——他在報紙上看到這則謀殺案後無償接下此案——詢問准陪審員是否相信上帝，陪審員說他相信。接著律師試探地詢問：「那麼另一邊呢——你相信有魔鬼嗎？」

這時木槌響起，審判程序暫停了。

審判長羅伯特·卡拉漢（Robert Callahan）詢問厄尼的律師，這個問題是否牽涉到以附身作為辯護。

律師回答是。

審判長面露不虞，立刻提出了預先準備好的專斷裁決，指出他不允許他的法庭中繼續出現以附身作為辯護的狀況。沒得商量。他主張厄尼的律師沒有為了與精神障礙相關的犯罪抗辯，而提出正當程序表格（註3），而且在美國法律中沒有任何合法程序，能讓律師用來提出「不科學」的附身抗辯。

厄尼的律師大驚失色，他極力反對這個突如其來的「偏頗」裁決。他引用了客戶在公平審判中的權利，被告的權利是提出所有能夠證明無罪的抗辯，而且精神疾患抗辯不適用於此案件；最後他指出，附身的證據在厄尼的案件中至關重要，這是因為該證據能證明他的客戶沒有犯罪意圖——這是謀殺罪的基礎。

法官認真聽完後，拒絕接受該律師的所有辯護論點。他反駁說附身是無法證明的，這種事情不會影響意圖；惡魔學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興趣；最後他提出了最不可思議的一個觀點，他說惡魔附身和厄尼被指控的罪行「毫無關連」。

這簡直難以置信，早在審判開始前，法官就已經徹底駁回了厄尼的抗辯基礎。

對厄尼來說，法官的行為令人髮指。康乃狄克州不但指控他謀殺，還剝奪了他為自己辯護的憲法權利。法官之所以禁止以附身作為抗辯，是因為這項無可否認的事實會使社會大眾感到不適，如此一來，厄尼便再也沒有其他的抗辯方式了，除非他要說謊。他身處對他這輩子影響最大的審判之中，然而打從審判的第一天開始，法官就禁止他說出任何為自己辯護的話。

厄尼的審判就此展開。媒體記者與攝影師都離開了，一家報社公開宣稱，「如果這件事不夠駭人聽聞，我們就不會報導它」。要是這間報社知道真相，絕對會進行撲天蓋地的報導！

審判長的裁定非但箝制了厄尼的辯護，也使得康乃狄克州得以隨心所欲地把這個案子扭曲成任何樣貌。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州檢察官充分利用了法官的輕侮裁定，對厄尼直接提出了謀殺指控。令人訝異的是，康乃狄克州對於這個公訴案件的看法，簡直就像是在模擬布飛鎮警局最初對於這個罪案的詮釋。

檢察官主張厄尼在一場酒後爭吵中用刀刺殺了亞倫·波諾。檢察官說真正的惡魔是酒精，厄尼是在酒精影響下失去控制，殺死了亞倫·波諾，這位喜歡穿粗花呢服飾與抽煙斗的小伙子，不幸成為厄尼在過度憤怒時的受害者。

為了證明這個說法，檢察官在審判的第一週帶來一群專家證人：法醫、病理學家、毒理學家和警察。

然而這些專家卻都無法證明厄尼與罪案有直接關連！刀上的血是O型——和亞倫·波諾同樣血型——可是他們卻無法肯定這就是被害人的血。此外，儘管厄尼理應距離被害者極近，可是他的鞋子和衣服上都沒有血跡。厄尼在樹藝師工作時用的大型折疊刀上沒有指紋，因此也無法證明那把刀子確實是凶器。最後，法庭上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能夠證明被害人的傷口與刀子之間有必然關連；任何類似的刀子都能造成這樣的傷口。專家唯一能證明的，只有亞倫·波諾已經死了。

康乃狄克州無法建立實證連結，於是在審判第二週將目標轉向了厄尼的妹妹。原本該是主要證人的黛比從頭到尾都沒有被傳喚。她曾在大陪審團的程序中，描述亞倫死亡時真正看到的景象，因此檢察官不想要她和這個案子有任何牽扯。

接下來發生的狀況醜惡至極，厄尼的妹妹被放在厄尼的對立面，被迫證明他有罪，面對她們在殺人案件當晚於警局所做的、爭議極大的陳述。

但她們拒絕妥協。

她們來到這裡是為了說出事實，完整的事實，絕不摻假的事實。然而康乃狄克州卻堅持，要她們同意厄尼刺殺人與喝醉酒的虛假描述。她們想要告訴法庭厄尼沒有殺人，但康乃狄克州卻說，如果不承認二月十六日晚上由警察提出的陳述，她們就是在作偽證。

女孩們因為這些來自各方的攻擊而在證人席上哭了。但她們不願意說謊，也不願意背叛哥哥。她們三個都沒有說自己看到厄尼用刀子刺殺亞倫·波諾。相反地，她們撤回了在二月十六日晚上被歸咎在她們名下的陳述，因而被判斷為「敵意證人」。

在檢察官描述案情後，厄尼的律師在最後一刻提出了第二抗辯。他主張在殺人案發生當晚，厄尼是去幫助妹妹的，當時他的妹妹被一名喝醉酒的暴力男子箝制，也就是說，那名男子當時已經犯下重罪了。辯護律師指出，厄尼的行為是「為他人自衛」，在當時的狀況下，他必須運用武力才能拯救妹妹受到進一步傷害。律師說，如果亞倫·波諾那天晚上的舉動溫和有禮，厄尼今天絕不會站在法庭上。

州檢察官說厄尼在犯案當晚喝醉了，又把他的妹妹描繪成撒謊的人。當天確實有一個人死了，警方也確實在現場找到厄尼的刀。兇手還能是誰？在兇案發生之前，還有誰曾和被害者有過激烈爭吵？

康乃狄克州最後只是提出問題，而沒有給出答案。沒有人解釋刀子是從哪裡來的，沒有人解釋在回報刺傷數量時為什麼會出現數字上的差異，沒有人解決那些傷口如何出現的神祕難題，也沒有人能證明厄尼有殺人意圖。州政府直接要求陪審團利用檢察官未能成功提供的事實，把表象與真相連結在一起。康乃狄克州沒有辦法證明厄尼犯下這個案件，卻提出了一大堆間接證據與官方證詞，接著便要求陪審團得出結論，要他們推斷出厄尼是罪案兇手。

審判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週五結束。陪審團從頭到尾都沒有在法庭上，聽到那些親眼見證的人描述謀殺的真正過程。陪審團也壓根不知道布飛鎮附身案與此罪案的真正源頭。他們接收的只有單邊

提供的資訊，緊接著法庭就要求他們基於虛假情節完成判決。康乃狄克州提出了正義這個虛假的藉口，不過一切看起來似乎都毫無意義又虛偽。對厄尼、葛萊索一家與強森一家而言，法庭程序只不過是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也就是一年半前開始的邪惡附身案所延伸出來的事件。

別忘了，怪物曾預言「厄尼會在沒有審判的狀況下被關起來」，葛萊索一家不禁覺得，這個附身案件或許永遠也沒有結束的一天。

十一月二十日週五下午三點，法官責成陪審團根據下列三項裁決中的任一項做出決定：謀殺（因意圖殺人而做出的行為）、非預謀殺人（罪行比謀殺輕）、無罪。無論陪審團的裁定為何，都必須經過所有陪審團員一致同意。

下午三點半，陪審團離開法庭，開始審議。他們離開法庭越久，厄尼就越有可能被判無罪。第一天，陪審團一直到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才結束審議，但他們尚未做出裁決。據傳陪審團感到十分「困惑」——他們獲得了一大堆資訊，但似乎什麼也沒有證明。到了晚上十點，法官請陪審團回家度過週末，要求他們週一早上再來。

令人意外的是，儘管經歷了這麼多悲傷與苦難，葛萊索家與強森家仍懷抱著希望。

十一月二十三日週一早上，陪審團回到法院繼續審議。他們整天都沒有給出回答。他們困惑極了，從上了鎖的門中拋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到了下午五點，陪審團仍沒有做出裁決。法官再次命令他們隔天早上回來。

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週二，陷入困境的陪審團在早上十點開始審議。他們再次對坐在上鎖橡木門外的治安官提出許多疑問。

葛萊索一家和強森一家在走廊等待，每一個小時都痛苦無比。但他們仍很樂觀。兩個家庭獲得消息指出，陪審團遇到的問題在於意圖；如果陪審團無法確認意圖，那麼他們最後只能給出無罪的裁決。黛比從車上取了一套燙好的乾淨西裝回到法院，要給厄尼穿。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陪審室門外的治安官收到了消息。他們做出決定了。

下午四點，陪審團魚貫走入陪審員區，顯然因為這幾天冗長又艱苦的經歷而精疲力盡。法官再次開庭。令所有旁聽者大吃一驚的是，陪審團團長站出來後竟告訴法庭，他們無法做出全體一致的決定。陪審團陷入了僵局，無法做出裁決。

法官拒絕接受這件事。他要求陪審團繼續審議並做出判斷——最好是能夠反映多數成員想法的判斷。法官給出了下午六點的時限，要是屆時仍沒有裁決，他將會解散陪審團。

陪審團陸續離開陪審員席。厄尼距離自由只剩下寶貴的兩個小時。

對厄尼的親友來說，這兩個小時簡直度日如年。厄尼的妹妹們透過裝了鐵條的窗戶向厄尼揮手；黛比對他拋飛吻；茱蒂靜靜禱告；卡

爾在走廊徘徊；瑪麗坐在位置上盯著空氣中的一點，手中緊緊抓著聖畢奧神父（Padre Pio）的聖卡。

接近下午五點時，治安官又接到了陪審團的通知。陪審團做出決定了！

夜幕已經降臨，陪審團員最後一次魚貫走入法庭中。儘管他們整天都僵持不下，而且還剩餘一小時的時間，可是誰都猜不到他們最後的判斷會是什麼。奇怪的是，在他們入座時，法庭牆上的燈泡閃爍了一下。

「你們有裁決了嗎？」法官問。

「是的，庭上，我們有裁決了。」陪審團團長回答。

法庭要厄尼站起來，面對陪審團。厄尼的面容打理得很乾淨，繫著領帶，外面套著運動外套，他站起身，至今仍然對於自己被指控犯下的罪行毫無記憶。

「看著被告的雙眼，」法官告訴陪審團團長，「把你們的裁決告訴他。」

團長也站了起來，看向厄尼。「陪審團認為，」他宣布，「被告的謀殺罪不成立！」

強森一家與葛萊索一家所坐的那幾排長椅，傳來鬆了一口氣的大聲嘆息。

但就在這時候，厄尼聽到身後傳來了另一個聲音。那個聲音正對著他說話，也只有他聽得到。那沙啞的聲音只說了兩個字。它說：「當心！」

陪審團團長繼續說：

「陪審團認為，被告的一級非預謀殺人罪成立！」

厄尼的膝蓋軟了一下，他的律師得攙扶他站好。厄尼的母親和黛比、茱蒂都痛哭失聲。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他們接下來聽到的，是治安官的腳步聲，他走到厄尼面前，替厄尼扣上手銬。一切都結束了。

厄尼的人生毀了。

厄尼因為對於一九八〇年夏天發生在家中的悲劇展現出同理心，而被法官判處了毫無惻隱之心的刑期長度。

厄尼被判處了刑期範圍內最長的刑期。

他進監獄中服刑的時間要直到二〇〇一年才會結束。

惡魔贏了。

（註3）原書註：引用：Rule#758,Connecticut Practice Book。↑

惡魔獲勝的唯一必要因素，就是好人袖手旁觀。

——愛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尾聲

一九八三年三月一日

雖然我很想告訴各位讀者，這個案件後來出現了正向發展，但事實上最後並沒有幸福美滿的結局。

儘管明顯的靈異現象已經消失許久，可是怪物依舊存在，而且仍持續對所有相關人士產生負面影響。

事實上，就連幾乎不認識強森一家與葛萊索一家的無關人士也受到了干擾。瑪麗在一九八〇年秋天撤離租屋處後，另一家人在隔年春天接著入住。據當地報紙報導，新房客在那棟房子裡遇到了極為恐怖的折磨，他們因此在一九八一年的夏天逃離了康乃狄克州，發誓再也不會回來。

另一個案例：布飛鎮的一名髮型設計師對一位老顧客說，她相信葛萊索一家說的話，希望厄尼能贏得這場訴訟。在她說出這幾句話的瞬間，朗朗晴空突然出現一道閃電，擊中她工作的美髮店，製造出大量焦痕，損壞了各種電器用品。

更重要的是，葛萊索一家人的生活再也沒有真正回歸正常。他們找不到一開始詛咒他們的那群人；就算他們真的找到那群人，也沒有任何規定能讓他們對犯下這些醜陋罪行的人討回公道。不過，大衛再也沒有因為附身帶來的侮辱言行而不堪其擾。事實證明，驅魔成功為他與小卡爾消除了怪物帶來的直接影響。但大衛仍會接收到怪物傳送

的訊息和影像，其中最令他心煩意亂的事件發生在厄尼輸掉謀殺案的晚上。大衛在那天凌晨忽然驚醒，沒過多久，怪物便穿過臥室的牆，手上拿著厄尼的折疊刀，走到大衛面前。那把刀在發光。靈體站在男孩面前瘋狂大笑，然後逐漸消散。

更為近期的事件，則是大衛說他曾兩度見到亞倫·波諾的人類靈體——他的衣著整潔，一邊抽煙斗一邊問大家會不會到狗舍去工作。

「雖然他沒發現自己已經死了，」華倫夫婦說，「不過他出現在大衛面前時外表潔淨，這就代表他已經成功轉換到死亡的狀態了。」

不過，這個案件中最悲慘的被害人或許是厄尼。他像是身處人間煉獄，沒有得救的希望。他如今只能把人生中最精華的那幾年，浪費在康乃狄克州薩默斯鎮（Somers）薩默斯監獄中看守最嚴密的區域——而他被關在這裡是因為一件他根本沒有記憶、證人也都說他沒有犯的罪行。你得往回追溯到依據新英格蘭法審判的薩柯－梵則蒂案（[註4](#)）（Sacco and Vanzetti），才能找到這麼不公不義的判決。

厄尼在監獄時怪物仍伴隨他左右，打從他入獄第一天開始就是如此。儘管它再也沒有附身在厄尼身上，但他總是用怪異又滿是威脅的惡夢來折磨厄尼，偶爾還會在他面前展現出自己的實體，這個實體通常是一團黑色煙霧。在亞倫·波諾逝世第一年的忌日，怪物還在厄尼的牢房裡用刀刺了他。雖然厄尼的律師宣布他要上訴此案，但卻沒有成功。他的律師甚至在一九八二年春天打輸了減刑的官司。這整個世界都拋棄厄尼了，他感到非常孤單，只有葛萊索一家仍忠實地在週末到獄裡見他。如果這個案件帶來了任何教訓，那必然是無論政治或宗教方面，我們的正式機構都無可救藥又漠不關心到了極點。無論如

何，厄尼都應該獲得新的受審機會，又或者基於道德理由得到減刑（註5）。

在今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初，怪物再次現身了——這次它現身在黛比的小兒子傑森面前。怪物在傑森發著高燒時出現在他面前。那東西坐在蝙蝠組成的王座上，四周是噴湧的火焰。怪物的腦海中充斥著死亡的念頭。它告訴男孩，它在二戰時單靠一己之力刑求與殺掉了成千上萬人。它還傳遞了一個訊息給男孩。靈體說，因為康乃狄克州的人類沒能認出他是誰，所以目前為止發生的這些事件都只是剛開始而已。靈體宣稱，他將會「再次大開殺戒」！

（註4）編註：一九二〇年代美國麻薩諸塞州的著名冤案。被告薩科（Nicola Sacco）與梵則蒂（Bartolomeo Vanzetti）被控強盜殺人，儘管他們申辯無罪，後來更出現其他嫌疑人，兩人最後仍被處決。輿論普遍認為兩人是因為義大利裔身分與政治立場而蒙冤。[↑]

（註5）原書註：更新至本書的二〇二一年版，厄尼成了模範囚犯，在服刑五年後於一九八六年一月離開監獄。厄尼在服刑期間取得了高中文憑，並和黛比結婚。[↑]



圖說：葛來索家的房子與雪上摩托車（艾德·華倫攝）



圖說：通往葛來索家的車道（艾德·華倫攝）



圖說：厄尼·夏恩·強森與黛比·葛來索（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艾德與羅琳·華倫在葛來索家，旁邊是大衛、厄尼、黛比、茱蒂和艾倫
(安東尼·傑格拉梭醫師攝)



圖說：大衛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三日慶祝十二歲生日（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茱蒂和卡爾・葛來索（東尼・史佩拉〔Tony Spera〕攝）



圖說：大衛遭到附身（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大衛遭到附身（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怪物常坐的家庭搖椅（厄尼·夏恩·強森攝）



圖說：照片中氣氛緊張，依順時鐘方向（左起），坐在餐桌前的人依序為卡爾、厄尼、艾倫和艾德·華倫（約翰·肯赫茲攝）



圖說：大衛努力掙脫威脅要勒斃他的隱形雙手（黛比·葛來索攝）



圖說：大衛在附身結束後抱住母親（黛比·葛來索攝）



圖說：在大衛遭到附身時，其他人努力抓住他（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布飛鎮的聖若瑟修道院，第二次嘗試驅魔的地點（艾德·華倫攝）



圖說：厄尼和黛比試著在大衛遭到附身時錄下他說的話（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謀殺被害人亞倫·波諾的狗舍



圖說：在犯罪現場找到的折疊刀。警方認為這就是凶器



圖說：布飛鎮狗舍，亞倫·波諾謀殺案的案發地點。黛比和厄尼住在二樓的公寓
(艾倫·葛來索攝)



圖說：艾德與羅琳·華倫以及大衛，在葛來索家進行彌撒之後拍攝（黛比·葛來索攝）

附錄：華倫夫婦介紹

艾德·華倫和羅琳·華倫從小在康乃狄克州長大，成長過程中遇過數次超自然體驗。兩人從高中開始交往，艾德在十七歲生日那天加入美國海軍，參加二次大戰。數個月後，他搭乘的船沉入了北大西洋，他是少數生還者之一。沒多久，艾德和羅琳便結婚並生下了一名女兒。

一九五二年，艾德和羅琳成立了新英格蘭靈異研究協會（New England Society for Psychic Research），這是新英格蘭區最古老的靈異現象調查團體。從阿米提維爾到東京，他們前往世界各地，參與過成千上萬件調查事件與教會批准的驅魔儀式。他們奉獻出自己的人生與特殊才能，協助教育他人，並在他人求救時對抗惡魔的力量。

別錯過艾德與羅琳的其他著作，包括《墓園》（Graveyard）、《靈異現象調查員》（Ghost Hunters）、《鬧鬼》（The Haunted）、《在暗處》（In a Dark Place）、《狼人》（Werewolf）、《撒旦的收割》（Satan's Harvest）與紐約時報暢銷書《惡魔學家》（The Demonologist）。

想知道更多有關艾德與羅琳·華倫的資訊，請見 www.warrens.net。

疑案辦選書08

審判魔鬼：康乃狄克州附身殺人紀實

The Devil in Connecticut: From the Terrifying Case File that Inspired the Film “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作者：傑拉德·布里特爾 Gerald Brittle

譯者：聞翊均

總編輯：陳思宇

主編：杜昀珩

副主編：林宜君

版權經理：李潔

行銷企劃：林冠廷、陳梅婷

出版發行：凌宇有限公司

地址：103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0號8樓

電話：02-2556-6226

mail：info@linksideas.com

美術設計：兒日

排 版：A Hau Liao

印 刷：造極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前衛出版社 & 草根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10468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樓之3

<http://www.avanguard.com.tw>

出版日期：2024年1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460元

ISBN:9786267315118

EISBN:9786267315149

Copyright © 2021 by Ed Warren, Lorraine Warren, and New Line Productions, Inc.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ymalkin Media, LLC.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